

枕函著

浪里金三什亦

水月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重版

浪墨三集

全一冊

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函索)

著 者

徐 枕 亞

清華書局

發 行 人

樊 劍 剛

印 刷 者

大 眾 書 局

出 版 者

大 眾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 枕亞浪墨三集目錄

## 卷一

經傳井觀

## 卷二

續冰壺寒韻

## 卷三

慾海歸槎記

## 卷四

辟支瓌記

## 卷五

啞啞錄

## 卷六

蝶夢花痕錄

枕亞浪墨三集 目錄

卷七

詩夢鐘聲集

# 枕亞浪墨三集卷一

## 經傳井觀

此枕亞十五年前隨侍先君子讀書時隨筆也當日庭趨已慚鯉對頻年旅食更歎原荒存此數條以見兒時咕嗶狀況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矣壬戌春暮枕亞自識

論語記魯事。其書法本乎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曾居於長府。左傳詳其事。春秋不書。若長府改爲經。無明文。傳并不置一語。魯論特書爲長府。詳之曰魯人。此卽春秋內諱之文。爲長府者。實魯公也。後儒聚訟。有謂左傳明云。公居長府以伐季氏。自後季氏惡公。欲改作舊府。以泯前此見伐之迹。書魯論是指季氏也。有謂定哀之際。三家皆因昭公曾居長府。亦恃其所藏之貨財。今議改作舊府。以隘其規。俾後之君失所恃。無復有如昭公之伐臣者。書魯人是指三家也。此二說皆非。季氏跋扈。欲泯見伐之迹。何弗舉長府而毀之。改作胡爲者。昭公伐季氏無成。後之君必不再居長府。以蹈覆轍。三家又何

取乎。改作且魯論記事自有體例。旅泰山直書季氏富於周公。直書季氏將伐顓臾。又直書季氏胡獨於長府而爲季氏諱。三家者以雍徹亦直書三家胡獨於長府而爲三家諱。爲長府者實魯公公何以改作欲恢擴舊府以儲蓄積爲伐季氏地也。而其事未行故左傳不詳春秋亦不載魯論何以書爲閔子之言書也。閔子之言雖論長府亦隱諷公以無伐季氏也。夫子嘉之亦望公之聽其言無妄動以召禍也。聖賢婉約其詞有心維魯記者書魯人則爲公諱書爲長府又以重公之所居也。

叔孫武叔譽子貢毀仲尼。妄舉聖賢而輕重之。而宮牆日月未窺萬一。聖人之徒若子禽亦與武叔同其議。端木氏直抉其言之失。兩人始從此息喙。其後易春秋爲戰國。妄言者愈甚。孟氏弟子多子禽一流。其他外人皆武叔一流。如公孫丑之譽管晏震之以功。陳賈之毀周公訾之以過。匡章譽仲子之廉不知其罪在辟兄離母。公都毀章子不孝不知其罪在責善賊恩。至於萬章疑虞舜之事怪其能除四凶。胡爲封象則固譽少而毀多。陳相許滕君之賢惜其不能並耕必至厲民則又始譽而終毀更有異者。高子素稱經師而論樂泥聲譽大禹而毀文王論詩言怨毀小弁而譽凱風。至對於孟子一

身亦幾有毀而無譽。朝王不果。景丑以失禮毀之。至齊不遇尹士。以干澤毀之。毀之最甚者莫如滑稽之髡。於天下有溺則毀。其不援於名實未加則毀。其亟去至若臧倉之毀。其不賢王驩之毀。其爲簡宵小之言益不足數矣。且卽及門亦有妄言者兼金宜却。陳臻偏詆不受之。非萬鍾宜貪。彭更反誚傳食之。秦毀譽之口當時若是泛悠。孟子幾於辯不勝辯。故其言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又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所謂易言者卽指妄言毀譽者也。記者以兩章並列蓋能深體孟子欲息人言之意垂戒切矣。

論語記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曰皆罕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曰皆不語。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曰皆四教。獨於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重言以明之。曰皆雅言也。此殊可疑。詩書執禮節目已詳。文義亦足。似無取乎重申。嘗細按之而得一解。詩不言。誦書不言。讀禮何以獨曰執禮。云者集註謂以有執守之事。非徒誦說之常。而魯論二十篇言詩者十有二。言書者二。引書以明帝王之道者二。惟言禮者居多。約之凡三十有三。特夫子言禮未嘗明言執禮。執禮之說亦門人得聞禮教而會其通於言外悟之者。

也。記之曰皆雅言。皆字蒙上而言。謂非獨四書爲子所雅言。禮亦雅言也。且非獨禮爲子所雅言。執禮亦皆雅言也。皆雅言一語爲執禮而發。非贅詞也。

又嘗論六經皆載道之文。子所雅言四書。執禮易春秋。胡獨不與。讀子不語章乃始恍然。怪異勇力悖亂之事。莫備於春秋。夫子修史未嘗盡削鬼神情狀。莫詳於易。夫子繫易亦有明言。獨不舉四者以語人。蓋慎之也。春秋謹嚴。游夏莫贊一辭。而中人以下。胡可語易奇而法其道難明。善易者要不言易。故雅言未及此二者。既非雅言。卽爲子所不語。然謂子不言易春秋恐適開學士荒經之漸。謂子不言怪力亂神。正以杜斯世釀禍之階。此人心世道之大防。記者有言外意也。夫夫子因論中庸之道。明明語及隱怪之弗爲。因解鄉射禮文明明語及爲力不同科。好勇疾貧之致亂。有勇無義之爲亂。亦嘗引伸而語之。與樊遲言敬鬼神與季路言事鬼神亦且鄭重而語之。子於怪力亂神非真絕無一語者。而必誌之曰不語。蓋以明聖人之維世變。謹之又謹之意。所以偶語者如木鐸之警人。所以不語者凜金銘之有戒。無言之教更切於雅言之教矣。



孔子討陳恆。必請命於哀公。非畏事也。乃循分也。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與程子所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均屬腐論。聖人舉動。萬無冒昧。攝行相事。而可誅少正卯。與於夾谷之會。而可却萊兵。權在則然耳。討陳恆之必請。亦欲君之假以權。乃可以行其事。若先發後聞。非特無權。抑且越分。尼山退老家。不藏甲。所欲發者。果何兵。公家甲士。不能擅興。雖有兵。而何以發。且即可發矣。而未聞先發。恐魯人不踴躍。齊人不合力。陳氏亦未必伏誅。發且徒發。而未收發兵之效。轉蒙發難之譏。曾智者而爲此乎。况孔子欲請兵討罪爲魯。非專爲齊也。齊有弑君之賊。魯君得而討之。魯討弑君之賊。三家得而請之。三家不請。而孔子請。魯君不討。而孔子請。討其請也。正以壯弱主鋤奸之胆。并以誅權臣黨惡之心。其不先發而必先聞。則非徒以一請塞。乃責實確見其事之可爲。故敢請而先聞。以待討而後發。至哀公不許。三家不可。孔子不能逆料。而竟爲此。先發後聞之事。以自專而逞其意也。請討之意。但以爲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使果請而得討也。麟經大書曰。某年月日。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豈非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事乎。然卽討不果。討而請者。自請正其罪曰。弑君口誅也。春秋不書而魯論書之。

筆伐也。雖未發兵而亦既聞之不啻發之以堂堂之正論伸煌煌之大義必無可以先發後聞之事。胡氏之說迂疏而不知聖人之心者也。

詩亡之說。創自孟子。朱子謂詩亡者。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後儒有謂王迹熄而採詩之官廢。陳詩之典廢。所以詩亡。詩不獨指雅合全詩言之也。朱子所謂降字。殊未確攷。風雅頌爲詩之三體。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雅者。王者朝會燕饗之樂章。皆作於上者。頌者。合先世功德歌而詠之。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麥秀之詩。刺其君非美其君。故商頌不載。黍離之詩。作於下。非作於上。故二雅不載。此編詩之體例。限之無所謂降也。至以詩亡爲雅亡。及不僅雅亡。二說均誤。小雅褒姒豔妻日蹙國百里。召南平王之子齊侯之孫等語。皆東遷以後之詩。詩何嘗亡。孟子之言。亦謂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霸迹興。霸迹興而詩仍興。木瓜美齊桓渭陽送舅氏。可證也。王迹熄而詩亡。乃暫亡。非眞亡也。霸迹熄而詩乃眞亡矣。今按變風十二國。多作於春秋之世。終以幽風。幽風正風也。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孔子傷之。故係幽風於曹風之後。以見變之可正。曹風實變風之終。而殿以下。泉一詩。尤有深意。黍離閔周室。慨天下之無王。無王。

而詩猶未亡。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無霸無霸而詩乃真亡。故曹風以後無風也。孟子所云詩亡乃就王迹已熄之後霸迹未興之前而言耳。

著此則時先君子見之訓曰。汝所云云。泛論詩亡則可。若謂卽孟子所言詩亡之意。尙近武斷。孟子明云王迹熄而詩亡。可見所亡之詩必其關繫王迹者。鄭夾漈之論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謂之王者之迹。朝覲歌文王大明。緜燕饗歌。蓼蕭湛露。出師歌。采薇。六月。彤弓。杕杜。此詩存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諸詩無所用之。故曰迹熄詩亡。此說於義極圓。亡之云者。非無詩也不能以詩著王迹。詩雖存而亦亡也。孔子以世衰道微而作春秋。以儒生操王者權似僭而原其緣起於詩亡。則春秋與詩相表裏亦平。王東遷後一大關鍵。著王迹之詩不忍聽其亡。昭王迹之春秋烏得而不作。元年書春王正月王迹之維繫僅賴乎此詩亡而王迹不亡。孔子於春秋故不得謂其僭也。說詩須觀其通不可穿鑿。又東遷以後仍有雅皆出於賢人君子思古念亂之所作。非上所制作也。上不制作謂之亡也。亦可。朱子以詩指雅亦未可厚非。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昔人多有疑之者。攷之史。夏桀生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於

桀至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厥後尹之去就亦不詳。並無五就之說。蘇氏轍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其適夏也。湯與知之。五就湯桀之說。或本此書。惜篇亡不可考。是蘇氏亦疑五就之說不足據也。我意孟子此說亦得之傳聞。割烹要湯。戰國時之造言。孟子以其誣聖而嚴辨之。若五就之說。近似有理。故不必辨。而偶述之。况就桀就湯。而至於五亦想當然之詞耳。但伊尹出處不苟。必待湯三聘而始出。湯即薦尹於桀。尹豈肯一就不合。至於屢就而不憚煩者。前何高尚。後何圓通。尹未免自爲牴牾矣。藉曰聖人之心光明坦白。就桀而桀苟悔悟。即可以不征誅。至桀終不悟而就湯。雖說湯伐夏不爲過。尹固何事非君也。然執何事非君之說。則是人臣可以事二君。并一事不已。而可以五就。適爲後世二臣所藉口。是愈推論而愈可疑也。世人蔑侮聖賢。率無忌憚。韓非子以伊尹爲庖宰。鷓冠子以伊尹爲酒保。五就之說。正無庸深辨矣。

魯論鄉黨篇記孔子慎齋之事。有曰。齊必變食。變者易也。蓋易其所常食之食。猶上文齊必有明衣。又必有寢衣。而易其所常衣之衣也。身欲其潔。故易衣。口欲其潔。故變食。然所謂易其常食。非齊之別有其食也。聖人飲食有節。肉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

及亂沽酒市脯并恐其不精潔而不食未齊之時其食已致謹方齊之時其食更加謹惟懼食之不謹而口腹受病思慮或亂不能潔齊以交鬼神變食云者食猶是常食特心主乎齊謹之又謹遂若與常食異故謂之變耳不然易衣明明曰明衣曰寢衣變食何以不言所變者何食大注本莊子說謂爲不飲酒不茹葷葷有二說一云腥屬一云五辛之屬就腥言聖人不茹葷等於人之茹素古人致齊無此例就五辛言亦失之鑿皆未足以括聖人變食之義也

魯論記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言聖人治心之學也孟子與公孫丑論養氣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與四絕之說可相通猶與公孫丑論性善卽本孔子性相近之說也試分別言之意者任意所爲不合於理孔子循理而行無他意故曰母意孟子謂必有事卽以集義爲事義卽理也與母意之說通必者效驗未至預爲期必孔子隨事應付不爲成見故曰母必孟子謂勿正正卽必也與母必之說通固者執而不通物而不化孔子則迎機順應一無凝滯故曰母固孟子謂勿忘忘與固實交相爲害忘卽由於固固必至於忘勿忘與母固之說亦通我者不順乎物妄有造作孔子

聽物自然。不逞聰明。故曰。毋我。孟子謂勿助長。助長。卽自作聰明之一端。與毋我之說亦通。孔子以毋字自警。孟子以勿字警人。於以知聖賢治心養氣工夫本來一貫也。

匡章與陳仲子。皆爲齊人。章子責善於父。見忤而被逐。仲子辟兄離母。居於於陵。世俗論之。未有不廉仲子。而以章子爲不孝者。孟子獨右章子。而左仲子。於章子則以出妻屏子。而想見其設心。此原心之論也。於仲子則直揭其辟兄離母。推其心不啻盜跖。其母與兄。而居已於伯夷。此誅心之論也。孝與廉同爲人之懿行。章子爲父出妻出妻。而不受養。孝也。亦廉也。仲子離母戀妻。戀妻而受其養。不孝。亦不廉也。章子之廉。不必論而孝。則可原。仲子之不廉。不足責。而不孝。則可誅。章子以通國稱其不孝。而抱不白之冤。特舉仲子以問孟子。固非無意。孟子論定。仲子而章子。可以釋然。仲子無不孝之名。而有其實。章子有不孝之名。而無其實。名實之間。不可不辨也。

晉書束皙傳。引竹書紀年云。益干天位。啓殺之。史通亦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按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薨。並無益被啓誅之說。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

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亦無囚堯偃朱事。囚堯偃朱與夏啓殺益事均駭人聽聞，而晉本竹書竟有此說，是必其時有懷不軌者妄造黑白，誣聖人以自文其罪耳。學者每謂古籍可貴，抑知書愈古則愈不可信。卽以竹書論古本，猶不若今本之近情也。又丹鉛錄引汲冢瑣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然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此雖懸揣之詞，亦見其與晉本竹書實一鼻孔出氣者。善乎孟子之言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猶未可盡信，彼竹書汲冢甯足挂通儒齒頰哉。

有讀孟子至天下之士悅之節，而懷疑者，以孟子大賢，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知其色之好？不知婦有四德，古人本講婦容，二女之色如何？雖於載籍無所考，然就娥皇女英之命名按之，卽足徵實其色之好。娥本訓好，方言秦謂好曰娥，故凡誇美色者必舉常娥。英本訓華，詩經云：美如英。又云：尙以瓊英乎？而韻會云：瓊英玉色之美也。堯既以至美之名錫二女，則二女之色縱不必如毛嬙西施之豔，亦決不類無鹽嫫母之媿，可

知。已。况。孟。子。此。節。專。論。人。情。以。人。情。必。以。富。貴。家。之。女。爲。好。總。之。爲。舜。憂。難。解。極。意。形。容。耳。曾。以。大。賢。人。而。如。市。井。兒。任。意。談。人。閨。闈。哉。

魏文侯以下子夏爲師。見李克語。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然三人雖同進。而子方嘗受業於子夏。則卜氏尤翹楚也。孔門高弟。與子夏同時設教者。尙有曾子。曾子居武城。猶子夏居西河也。當時從曾子者。有七十人。忠且敬者。有武城之大夫。特未聞魯侯以曾子爲師。曾子之學。不亞於子夏。而子夏之遇。則榮於曾子。卽曾子之徒。有子思。費惠公亦嘗師之。而事跡不少。概見子思。遇惠公。恐猶不若子夏。遇文侯。道尤尊重也。子夏與文侯論樂。詳哉言之。文侯反復問難。而不知倦。今樂古樂。藉以發明。子夏亦大有功於爲師矣。後世好疑之士。謂文侯之立。去孔子卒五十八年。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又加以五十八年。則八十七。史記年表。又載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則子夏是時。已百有三歲矣。以是疑文侯。或不及師子夏。并謂子夏序詩傳易。亦係後人託名。而非真手定者。不知曾子。子夏。皆享長年。鑿鑿可考。果何所據。而謂子夏必不能壽。至百有三歲。亦可笑。



之甚矣。

胡青坳引閻百詩四書釋地議子游子夏一條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有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閃忽。不可捕捉。語氣隣於皮裏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主儲其德。詣宏其器。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以下。載籍日滋。讀書者乃第尙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自謂無愧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以習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可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青坳此論極暢快。足令閻氏汗顏無地。顧余不解世人何專於年齡上輕議古人。子夏尤不幸少之時。人旣疑其竊文學之名。及其老也。人又疑其假師儒之位。是強將其兩端截去其一生之可恃者。僅有中間一節耳。思之啞然。

禮云。嫂叔不通問。孟子與齊髡論經權。亦以嫂溺爲言。竊不解男女授受不親。何以古人但言嫂叔。獨不及伯兄與弟妻。旣而思之。叔往往有年未成童者。已不能與年長之嫂相爲授受。則弟妻與伯兄。其禮法之防。閑自愈。周至不待言。而可知舉其輕以概其重耳。非有漏義也。

鄉黨執圭一節。集註云。圭。諸侯命圭。江慎修議之曰。集註承包氏之誤。以命圭釋之。命圭。是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此論似是而實非。蓋未能細意研求。朱注四字之用意也。明明曰。諸侯命圭。不曰天子命圭。卽謂圭係諸侯所命。亦卽諸侯命大夫所執之圭。所謂瑑圭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此命圭二字。卽命於其君之義無疑也。若必以命字指天子說。解作諸侯受命於天子之圭。不嫌語太簡。而意反晦乎。朱注本明瞭。江氏自入歧途矣。且包氏原文亦云。執持君之圭。君之圭。三字。明是臣所受命於君之瑑圭。瑑圭受命於君。而後執。仍是君圭。不得謂旣命之後。卽爲臣之圭也。是則包氏亦初未嘗誤。故朱

子承之。正是執圭的解。江氏自欠體會。爲此妄說。學者復盲從之。能令古人心服哉。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人以犬馬喻父母。未免不倫。改以喻人子。朱子或問及王氏題鏡。均宗是說。不知古人樸直。凡物皆可設喻。不如後人之多忌諱。可以詩經證之。唯鳩小鳥也。可興好逑之文。王達小羊也。可頌先生之后稷。螽斯至微王者之子孫。比之鵲巢。何物諸侯之嫁女。擬之如此類者。甚多。孔子以犬馬喻人之父母。又何不倫之有。家語孔子云。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彼議犬馬喻親不倫者。獨未讀家語乎。夫以孔子之聖人。且比之以喪家之狗。此雖笑談。亦可以證古人不忌以人畜相比也。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蟄之思。顏之推譏其方。父於蟲。此亦惑於犬馬喻親不倫之說者也。

蘇氏軾論武王非聖人曰。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謂大哉巍巍乎。堯舜禹無閒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謂武盡美未盡善。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弑君。恥不食其粟。孔子予之。其罪武甚矣。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問弑君。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證。

皆孔子之罪人。胡青坳竇存駁之曰：蘇旣以武王非聖人，豈非弑君逆臣歟？論伐紂是非公私之間，毫釐千里。如蘇氏言，獨不憶中庸一書乎？孔子以文得子武，而無憂武果弑君，則文之至德聖人也。知子莫若父，謂何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弑君而爲之纘，則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緒乎？周公成文武之德，文與武並提，何弑君者猶以德稱乎？武王、周公達孝，夫孝可作忠，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矧弑君乎？周公聖人也，武王伐紂，何不聞出一言以諫之？且論語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子必非以弑君之黨爲才，而與唐虞並論，可知已。謂韶謂武必非以弑君之賊與舜並論，又可知已。子貢曰：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觀堯曰、咨、章、堯、舜、禹、湯、武之道，昭如日星，則湯武之爲聖人，益不辨自明焉。此論最爲透闢。蘇氏有知能，毋自悔失言乎。

楊用修云：漢儒謂湯武逆取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能順天應人乎？亦能詳人所略與青坳之論皆湯武功臣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方領主乎直。後漢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曲領則別以二寸許綴於圓領上，以繫頸後結之，卽所謂袷也。曲禮：視不上於

袷。鄭注曰。袷。交領也。按禮深衣篇。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孔子曰。抱方領之方也。方其義。能抱方也。深衣又曰。曲袷如矩以應方。鄭氏既訓袷爲交領。則曲袷卽領之曲也。後世朝服有方心曲領。卽古者袷之遺象也。曰如矩以應方者。言曲領之制。雖異方領而義仍取乎方。非如曲裾之曲如燕尾之有鈎曲也。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足以證曲裾之異於曲領也。

左傳執牛耳之說。杜注兩見。孔疏亦兩見。杜於定八年。衛人請執牛耳。注云。盟禮尊者。洩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洩牛耳。故請。孔則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洩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是孔說較明。杜於哀十七年。孟武伯執牛耳。注云。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孔則云。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曰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是孔說尤明。燎而孔却不以杜爲非。若劉皙云。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橫規杜過。而孔亦非之。按祭祀用牲。則重牛角。而會盟。

獨重牛耳。說文云：耳主聽。盟用牛耳。殆使與其盟者各聰聽。盟誓之辭，故獨有取於耳也。周禮司盟載盟載之法，謂盟有載焉。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則又與易說卦坎爲耳之義相通。故不但歃血而曰執牛耳也。至執之爲說，鄭君云：割牛耳取血爲之。司盟者執之而亦別無他義。蓋猶之禮少儀云：牛則執鞞，又如贊見之禮，卿執羔，大夫執鴈，云爾。

苞苴之義，其說不一。苞本訓草，或通包，裹也。苴本訓麻，或訓藉，亦包裹之意。按苞當訓包，苴當訓草。如菁茅之屬。子夏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孔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古者下獻於上，或敵等相遺，皆有苞苴之禮。行之最古，逸周書有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之文。夏書有包匭菁茅之文。此下獻於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又禮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此敵等相問，所以示和好。贈答之意。春秋之世，此禮久已不行。觀管仲責楚之詞，可見而木瓜一詩，猶見和好贈答之意。是上雖不行而下猶行此禮。孔子於此見苞苴之禮之行，亦告朔餼羊之意也。迨至後世，乃假其名而行其私，而古人苞苴之禮始湮沒不彰可慨也。

朱子以木瓜爲男女贈答之辭。與詩傳相合。可知木瓜之贈答。乃實有其事。小序謂爲美齊桓之詩。似未足信。

弑逆之罪。無可幸免。左氏傳於趙盾弑君。述孔子之言曰。趙宣子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杜注。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林注。進一解云。越境乃免。當爲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如杜言。則凡不討賊者。皆可借越境以避。夫難事如林言。則凡弑君者。皆可使入代弑。而故遲以時日。已且借越境以避。夫惡名衆說紛紜。殆無一當。而越境一語。必非孔子之言。可知也。孔子修春秋。因舊史而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則是弑君者。盾也。非穿也。鉏魍之賊。伏甲之攻。公欲殺盾。而並非殺穿。穿何讎於公。桃園推刃。穿爲盾所使。明甚。穿方作難。而盾亡。亡未出山。而卽還其迹。又明明顯露矣。正名定罪。但當問弑君者何人。不必論盾之越境。不越境與討賊。不討賊。盾實弑君。亡也。何爲不越境。固有罪。卽越境。而又豈無罪。越境後反而討賊。固有罪。越境後反而不討賊。更安得無罪。罪無可逃。何所謂免罪。無可免。何與於越境。必謂越境一語。爲孔子之言。則經既書趙盾弑君。而又寬其詞。曰。越境乃免。是與經文相刺。謬按諸春秋。討

罪之法不應。若是反覆左氏失之誣。此言尤誣之甚者耳。

兄天嘯云。必以此語爲孔子之言。尙可別得一解。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公羊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據此以釋乃免之義。庶得其正。乃難本一音之轉。故義亦可通。乃免云者。非得免也。難免之謂也。其所以難免者。爲有先王之法存也。故上曰爲法受惡。下曰越境乃免。此說確有根據。因附記於此。

周禮大司徒一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二曰川澤。其植物宜膏物。鄭司農注。膏物。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康成易之云。膏當作爨。是蓮茨之實。有爨韜者。以其是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茨之實。皆有外皮。爨韜其實者。膏於植物。義無所取。可破從爨。爨說均未盡確。以膏物指楊柳。然楊柳並無脂膏。亦非盡植。諸川澤。康成以爲譌字。云膏於植物。義無所取。然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稷。膏黍。據此。則五穀之屬。正爲宜植。川澤之膏物。何得云義無所取。夫水與膏。義相近。膏取乎滋潤。澤亦取乎潤。澤川澤可以說萬物植物植於其間。得水之潤。澤如百穀之仰膏雨。其



性既遂則暢茂條達自然潤而有光滑而如膏可以膏物名之亦不必強斷爲穀類也。月令孟冬之月祈來年於天宗。注以天宗爲日月星辰其說甚偏不足以括天宗之義。按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此皆報功之祭。舜典所謂禋六宗也。又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邾表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此亦有功於民關於來年之豐凶者也。天宗句上文明云蜡以祭羣神羣神卽概八蜡言之。天宗亦概六宗言之。不得謂專指日月星辰也。且魯論亦可宗也。注宗猶主也。程子亦曰凡言宗者以主祭祀爲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故天宗云者不必指所祈者爲何神。宗天以祭卽可謂天宗。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言此外不必親祭也。今云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則是天子親自祈祀其爲祭天也。明甚。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四時水旱等皆屬於天。故祈祀皆以天爲宗。是之謂天宗云爾。

周禮遂師之制有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轡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之役。按大喪指王喪。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壇上張赤轡陰羽轡訓帳。此幄轡亦是帳。吉凶

異事而用物則同。賈疏謂大幕之下宜有小帳是也。抱磨之義。先鄭曰。磨下車也。後鄭不從。以磨爲執紼者之名。疏從之。謂磨下車於義無當。及窆抱磨者。及至也。謂柩車至壙。窆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適歷而校數之也。然竟以磨爲名。於義亦似無當。竊意將下棺時。盤旋不定。如蟻之旋磨。徐徐而行。抱磨云者。蓋力如不勝。若抱持棺而盤旋。以示銜哀致敬之意。此與先鄭所謂磨下車。義亦相近云。

追胥載在周禮。其隸於地官小司徒者。則六鄉之大夫掌之。所謂合伍兩卒旅。以比追胥也。其隸於秋官司寇者。則士師掌之。所謂合州黨族閭。與其民人什伍。以比追胥之事也。追爲逐寇。胥則捕盜。胡安國曰。已去而躡之曰追。如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鄆是也。夫春秋書追戎。譏其寇來不覺。書追齊師。譏其寇已深入。總由平日疏於武備。故書追以貶之。若周禮之設追胥。則以司徭役者爲常備之兵。寓兵於農。而武備未嘗懈。無寇則防。有寇卽追。左氏所謂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胥本爲什長。而有才智之稱。如大胥小胥之類。惟追胥不必有才智。而有時亦須用其小智。以爲窺伺捕盜之術。故亦名之曰胥。此事不同而名同也。宰夫掌八職。七曰

胥。八曰徒。胥與徒皆以給役使。彼爲追胥者。或卽以胥徒充之。然胥徒特司役之通稱。非如追胥之專備寇盜。而特與常役異。此又名同而事不同也。古之禦寇盜卽用同井之民而農。皆爲兵。後代如漢之逐捕吏。猶有追胥遺意。至宋變而爲保甲。至今沿之。古人寓兵於農。無民非兵。後世必召募招呼。雖曰民團。與古制異矣。

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爲商量。是漏刻之名。夏子高蓮花漏銘云。五夜持宵。三商定夕。邵長衡韻略。商字下載。日入三商爲昏。此當爲誤。商爲商之始。錢氏養新錄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刻爲商。且以儀禮鄭注爲周禮。其改日入三商爲漏下三刻。并成臆說云云。高氏之說。誤點甚多。錢氏譏之良是。今通行韻本。悉宗高氏之謬說。謂漏下三刻爲商。與商字異。俗多誤用云。豈非夢囈。今韻本中沿訛之字類。此者甚多。安得通人一一爲之拈出。使學者知所適從哉。

張子  
恂著

# 紅羊豪俠傳

（折五）元五價定册六

自滿清入關。佔據華夏。橫征暴斂。倒行逆施。排漢族。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其中心之士。共謀革命。此彼起。誓復祖國。其中心之士。即記敘其事蹟。○最有成效。亦最令人慕念。○本書

洪秀全起義漢族。率軍北伐。勢如破竹。建都金陵。光榮漢族。○領軍十三省。在位十三年。○確是漢族之革命先覺。楊秀清。石達開。洪大。全。錢東平。馮雲山。李秀成。韋昌輝。蕭朝。貴。陳玉成等。襄贊革命。或效命疆場。或運籌。輾轉。皆慷慨激昂。不愧一代奇才。○

寫——鐵血健兒。上馬殺賊。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讀之大快。

寫——江湖奇聞。五光十色。異人異事。層出不窮。看了足擴眼界！

寫——香豔韻事。纏綿悱惻。入理入情。風味！

細膩熨貼。獨具一般。

##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均有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 枕亞浪墨三集卷二

## 續冰壺寒韻

胡瑗海陽人字晚如。鄭于雅室詠紅梅二絕云。幾回錯認杏花村。染得猩紅淺。復深不道幽香盈。小院林家當日是。知音玉骨冰肌染嫩紅。依依低映粉牆東。莫教狼籍春泥裏。常伴妝臺鬪曉風。二作雅能稱題。

浦映綠無錫人字湘青。黃雲孫室讀牡丹亭傳奇云。情生情死亦尋常。最是無端杜麗娘。虧煞臨川工點綴。阿翁古怪培荒唐。聞尤姬鍾玉爲尼。復欲適人甚急。遙以詩嘲之云。塗箋抹錦忒無端。枉殺多才似易安。此後若參獅子座。如來無髮亦衝冠。調笑入妙亦曼倩之亞也。兩詩均見無點塵集。

吳雯華松陵人字曇素。同郡葉景鴻室。著有香奩詩稿。歸舟一律云。歸舟傍午泛。忽忽短棹輕帆趁。晚風數點飛鴻殘。照外一聲清磬夕。陽中山光遠。近和烟紫。漁火參差映水紅。閑倚蓬窗遙望處。灣灣新月近垂虹。又秋閨一絕云。庭梧葉落氣蕭森。砧杵千家

碎月明何處。小樓人不寐。孤檠相對賦。秋聲次句得唐人鍊字訣。

李瓊字靈玉。不詳居里。與顧佩微爲閨中吟友。閱顧近詠云。林下芳名擬。易安吟成新句。壓詞壇。却憐松柏同心結。也值芙蓉並蒂殘。一種幽香來紙上。數行清淚在毫端。教人惆悵。音容杳。款語論心事。正難。又寄顧一律云。江東渭北界遙思。知己閨房定數伊。識面未曾先有夢。談心莫遂豈無詩。輕寒着體羅衣斂。細雨驚眠玉漏遲。種種淒涼應各受。聊封紅淚寄霜帷。胡孝思許之曰。太華聳巍峨。天產不平。黃河莽奔注。天生不清。讀結語。又生一憾。詩亦見無點塵集。

焦氏江甯人。所適非人。以樗蒲沈溺。費盡家資。終且鬻妻。氏輾轉勸諫。卒復迫令從人。氏賦絕命詞九首。錄其四云。風敲庭竹正喧譁。百轉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還放一枝花。晴啓柴扉恨孰知。妾今視死亦如歸。可憐梁上呢喃燕。來日簾前各自飛。是誰設此迷魂陣。籠絡兒夫暮作朝。身倦囊空歸臥後。枕邊猶聽夢呼么。香焚寶鴨裊青煙。慟哭神前亦可憐。但願兒夫情性改。一坏黃土也安然。情詞悽惻。不作怨語。故佳。

許飛雲吳縣人字天衣。王又溟室有燕游草浮家集行世。七律最工。詠新月云：遠望雲山暮，靄浮初生。纖魄挂南樓，樹頭宿鳥驚。弓影水面游，魚怯釣鈞淡。畫眉微有恨，深學拜便含。愁廣寒風動，銀河淺羅襪。新裁夜出游，妙能貼切新字。又詠庭草云：茸茸細縷軟於茵，點綴幽窗別有神。風過湘簾分翠色，雨餘苔砌藉香塵。好隨萸莢千年秀，長伴桃花玉洞春。一自王孫相別去，至今寂寞倚窗人。渡曹娥江云：臨池曾識孝娥名，豈意萍蹤歷此程。姓氏已隨天不朽，貞魂直與地爲英。蕭蕭枯竹思親淚，漠漠寒濤泣女情。我亦昔罹風木恨，至今汗漫媿閒行。第二聯精警無匹。輓吳烈女云：香毓金闈冠古吳，天桃未賦鏡鸞孤。採芝仙子原無匹，入月姮娥已有夫。操凜霜莖緇不染，淚凝斑管節難枯。他年華表魂歸處，猶是亭亭倩女無。項聯春容大雅，鈞勒甚清。此外尙有感懷集唐四絕云：眞成薄命久尋思，宿雨慳慳睡起遲。杜牧尋春歸較晚，名園剩有牡丹枝。斷雲含雨入孤邨，牕外禽多杜宇魂。禪伏詩魔歸靜域，滿庭芳草又黃昏。故國蒹葭夜有霜，江流曲似九迴腸。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愁人亦斷腸。雲晴雨散北風寒，人物蕭條屬歲闌。憶得王孫歸思切，更無人倚玉闌干。均極自然。

程啓仁和人字意萱史悠楨室懷家大人云有竹不能語含情誰與言洛雲山隔影江  
月夜臨軒俸薄交仍厚官卑品自尊十年違定省何日侍晨昏情至語不以雕琢見長  
戴陵濤揚州人字文姬長洲蔣塞翁側室早卒著有綠窗遺稿行世渡江一律云嬌姿  
生長在蘭房問渡江干上野航南北連雲眞浩瀚水天一色盡蒼茫金山粉黛凝微點  
瓜步牙檣列兩行一自扁舟吳下去不禁回首舊家鄉頸聯海闊天空筆力雄健尋梅  
五律云破臘開偏早尋芳徑轉幽新詩探驛使香夢到羅浮欲着看花屐應來載雪舟  
臨風一檢點春意在枝頭則又閑雅俊逸閨人本色矣又倚闌看月一絕云碧漢迢遙  
夜氣清倚闌看月倍分明何時飛入蟾宮去長伴姮娥弄玉笙下二語自是不壽之徵  
繆樊君江陰人字孟翹守志不嫁號冬青子隱以女貞自處著有恤緯吟草詠菊云月  
籬霜屋幾枝斜三徑荒涼處士家冷豔孤芳誰得並倚闌人更瘦於花詩格清高能達  
其雪潔冰瑩之概

陳素素竹西女子著有二分明月集行世驚才絕艷爲人傳誦者有秋思一絕其詞曰  
白露下庭砌蛩聲不可聞東家有少婦經歲堦從軍置之古樂府中無從識別也



曹月娥。雲山人。字鑑冰。號葦堅。諸生張曰瑚室。夫婦偕隱。家貧。葦堅授經爲女師。詠蓮花云。紅藕花開。夏日長。薰風吹動。一湖香。可憐君子。無人識。却把芳容比六郎。卓識妙論。大足爲蓮花吐氣。

熊好。永康人。字孟嫻。觀察方受女。不嫁事親。守貞盡孝。二十初度云。廿年歲月強支持。自悔聰明得福遲。秋水精神春月照。青山意氣白雲知。詩粗詎敢風騷祖。琴好惟應海島師。只苦已無慈母奉。臨風淒絕淚雙垂。語極清真。

王禮持。杭州人。湖上同柴季嫻。朱順成五律云。向暮游人絕。同君步曲塘。有山盡秋色。無水不荷香。雅調傳金軫。閑情寄筆床。誰言閨閣友。相得在詞章。胸襟何等灑脫。贈朱順成子就姻西江云。此去洪都遂好迷。春江花月送行舟。自來佳婦稱難得。爲汝高堂喜不休。立言亦極得體。又題毛烈婦遺繡云。一代幽貞麗管彤。針神還與薛娘同。開奩忽墮思君淚。滴向當年手澤中。因物生感。結想遙深。諸詩均附見嗣音軒詩鈔。

周氏安邛人。明經東曉女。韓澗水室。以節賜旌。有茹荼吟。春初卽事云。小院春無色。蕭條日景長。竹寒猶斂粉。梅瘦不生香。白髮凋殘雪。青燈對曉霜。一杯新汲水。稽首拜空

王詩境極明淨。

陸湘水。湖廣漢陽人。字秋濤。李文煥室。著有林下吟。錄其賡茗七律云。晝長寂寂蓬門靜。石盃香生午夢高。桑苧只今惟有陸。羲皇隨地不須陶。煙迴南苑驚棲鶴。風送東山響細濤。會見清陰來拂幌。悠然相對獨由敖。頸聯雅切。亦可想見其胸襟之清曠矣。

鄒淑貞。平樂人。茂才李紹祖室。有澡雪齋集。自題齋居云。青山絕變起山房。環珮天風石磴涼。花竹怡情憑領略。園林寫態異尋常。簾前雪鎖蒼松色。檻外雲浮白芷香。忘却塵心來靜坐。澡身欲入閩仙鄉。筆致空靈。令人作天際真人想。

張鑑。蘇州人。別字秦餘山人。徐筠齋室。有望仙樓稿行世。七夕先姑忌辰云。天上相留嘉會夕。人間正是斷腸時。晨昏未遂承顏願。節序空餘罔極悲。渺渺形容何處。卽依依杯棬。不勝思泉臺有路。嗟難赴。淚灑西風酒一卮。又寄長女五絕云。已效於飛去。餘香剩繡幃。高堂有白髮。凝望淚雙垂。兩詩皆從性情中出。重處江村有感云。一別江邨已七年。重來風景覺淒然。畫樓雙燕今何在。惟見哀鴻度遠天。則又慨念勝昔。低徊不已矣。

秦湘筠。臨桂人。字璞貞。明府士緒女。廣文朱昌仁室。春日有感云。不嫌夫婿覓封侯。風絮多情弄影柔。未免難忘兒女意。清吟花下自家酬。縹緲晴雲態自閑。飛來隨意出春山。相思欲得頻相見。願化春雲共往還。情至之言。不加雕飾。

黃漢宮。字幼藻。莆陽塘下人。蘇州別駕黃議女。給諫謙姪女。林儀部啓昌子恭卿婦也。胄緒高華。姿韻韶秀。少受業於宿儒方泰。年十三。四工聲律。旁通經史。所著有柳絮編。錄其竹枝詞二首云。家住橫塘白石磯。門前春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閑看鴛鴦對對飛。已喜燈花燦蕊紅。不勞乾鵲噪紗窗。可中三日郎相見。重繡鏡囊錦帶雙。偶賦二絕云。深院塵消散午炎。圍情白水淨。裝奩綠池菡。菖輕風送獨愛香來爲捲簾。蕭索隆冬百事閑。白茅檐外雪漫漫。身留香閣誰堪比。心許梅花共歲寒。詠雪云。鶴舞元空玉洞幽。瓊花滿樹映瓊樓。乾坤浩蕩塵埃淨。萬里寒生月一鈎。雨中看紫芍藥云。妝樓初下自傾城。冉冉香生繡戶清。厭說廣陵春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白芍藥不開云。萬種爭開鬪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不理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武林秋景云。湖上芙蓉近小舟。悲來清淚對花流。吳州客自傷長夜。蕭索西風怨早秋。尤工短札。嘗製

香囊示外姪云。姪來適倦睡。及起。姪徑去矣。香囊已製成。遣蒼頭走奉。冀姪書譽。有如此。香其詞翰翩翩多致類此。漢宮性尤沈靜。知大節。儀部卒於官。所貽別無長物。姑宋氏。故不喜纖翫。漢宮恐失姑意。傾資以佐。有無不問。生產家。以此益落。然終無怨言。所居不蔽風雨。誰至。戚罕識其面。亦足以徵婦德矣。年三十九。患心痛卒。病中兒姪問字。尙一一簡答。臨絕。誦殘燈無燄。影幢幢而歿。先一日刺繡作小畫。題云。暮鳥宿孤枝。寫去寄君。知家貧。逢歲晏。茫茫何所之。後埋骨於陳宅山。荒艸蕭蕭。一坏莫辨。惟清流翠巘。不愧吟魂耳。節宋比玉黃漢宮傳。

山陰女子薛小英。詩詞兼擅。以所適非偶。抑鬱而死。有無題一律云。昨夜懷人綠瑣窗。燈枝如粟吐銀缸。風聲入樹驚棲鶻。月影移花閃睡龐。撫枕應知腸斷九。窺簾猶憶日成雙。玉奴不省當年約。枉乞春絲繡佛幢。

李懸藜。莆田人。字瑛佩。貢生鄭鄰室。有林大家集。懸藜年十四。父雲銘。官通判。遭變下獄。曾脫簪珥易千緡。謀續父命。匿弟深山。身任家務。父卒。以之免難。鄉里推稱。詩如早發云。客舟清早發。軌軌細流前。晨色篷窗入。山光葭水連。樵歌含嶂霧。漁夢宿江烟。何

處鐘聲落蒼茫。翠裏傳語殊超拔。俗。

朱曙雲。長洲人。李硯芸室。早寡。親欲嫁之。嚙指自誓。以苦節稱。詠鴈云。風高月白凍雲開。砧杵聲中一鴈哀。聞爾關河有書寄。可能爲我寄泉臺。聲情淒婉。如聞巫峽猿啼。李妙惠。揚州人。盧翰室。盧會試不第。誤傳盧死。信至家。父母更爲受江西謝氏聘。李乞爲婢。全節。幸謝母亦揚州人。許之。因隨還。願金山題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重婚婦。生世還尋及第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且挂雲帆過豫章。款署盧翰妻李氏。旣而盧舉進士歸。因游金山。見詩而泣。潛至江西訪得之。仍爲夫婦。才與德兼。宜獲天公之成全矣。

林瓊玉。閩縣人。陳澧室。女史黃紉佩女。以節賜旌。寄表姨許素心云。疎影樓頭。問起居。近來詩思復如何。知君格爲梅花瘦。我比梅花瘦有餘。意新詞雋。讀之令人意消。徐雅閑。歙縣人。諸生芳沅女。曹榜聘室。娶有日矣。忽病篤。著傷心吟。旋沒。詩云。寂寥人遠。未調琴。誰爲求風譜。好音妝閣已拋清。鏡影夜臺應抱白。頭吟薄緣似月還。同缺。舊夢如雲不可尋。回望夕陽松屋裏。空留蒼翠萬峯陰。其他佳作甚多。惜稿皆散佚矣。

錢潔海虞籍。字瑜素。雲南龍氏土司繼女。暨陽陳鐵肩繼室。所著有青螺稿傳世。哭嫂云。風雨蕭蕭。可奈何。瑤琴絃斷。淚痕多。金閨人往。餘釵鳳寶鏡。塵封刺黛。螺豔質。可憐人世。絕才魂。應向玉樓過。董雙成去。無消息。誰索蕭郎畫翠蛾。輓周松筠夫人。余氏云。縹緲西歸。紫氣叢赤蚪。飛駕入瑤空。梁公案冷。三秋月。孟母機虛。五夜風。萱寢方啼。空蕙帳。雲車已笑入珠宮。却憐鳳去。簫聲咽。環佩珊珊。月影中。又贈蘭姑新妝一絕云。春色盈盈立。畫樓不修宮。樣已風流。况兼雙翠雲。肩上學得新梳。燕尾頭。頗有晚唐風格。不意滇南僻陋之區。有此女博士也。

陸眷西。武陵人。字初月。余澹心側室。有憶西河一絕云。記得西湖六月天。藕花如錦斷橋連。至今夢裏猶來往。聽得錢塘喚渡船。寫出癡戀之情。令人神往。詩亦見西湖雜詠。王淑貞。張掖人。楊世雄室。著有塞上吟稿。以節賜旌。邊庭雜詠云。雉堞回環。氣象雄森。森刁斗。震秋風。紅崖紫峪。黃花戍。都在登城一望中。茫茫百感。氣象萬千。

張繫。長洲人。字采于。吳士安室。著有衡樓集。尤悔庵爲之評。傾倒倍至。詩以七律爲最佳。高陽閨秀。遠惠綵花之畫賦。謝云。貧居原不事鉛華。脂粉何由寫竹花。一卷縹緲依。

歲月數聲絡緯。是生涯。何當遠惠。隋宮綵。欲訪還無漢。使樣願作春來雙燕子。飛飛常傍碧窗紗。悔翁評云。林下之風。閨房之秀。可謂兼之矣。歎絕戲爲外子撥悶云。失意休教苦。自煎爲君把卷論。前賢兒頑自笑同。王霸婢鈍何須學。鄭玄滌器當墟情。更洽操春舉。案志猶堅久。藏賴有床頭。醞莫負梧桐月。正圓悔庵評云。相如貰酒爲文君。撥悶今反得此佳偶。雖長貧賤足矣。因羨生妬。評亦可謂癡絕。又贈銀筆詩自序云。孟夏熊滌庵到舍。是日適得一婢。命名銀筆。取晚唐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之句。詩云。香山初覓小蠻回。可是當年鄭婢材。嬌女愛攜撲蝶去。稚兒頻逐簸錢來。低隨未解穿鍼綫。小立偏宜捧硯臺。閨閣聯吟逢盛德。好將銀管記清才。讀之恍有一嬌癡小婢。躍然紙上。眞寫生手也。此外如憶侄女五律云。憶君思舊歲。此夕正聯床。啜茗論詩興。談心喜漏長。歡時偏易過。良會豈能忘。願假莊周翼。今宵到汝旁。又和熊滌庵原韻云。三生曾有契。豈獨足才憐。乍見如逢故。重來應勝先。歡隨難竟日。悵別動經年。莫爲相思甚。妨君夜不眠。二詩情致亦復不淺。

蕭蓮珍武昌人。著有望江樓集。夫婿嘗游宦江浙。故其集中多送別懷人之作。如送夫

之江左云。夜潮初退。曉寒收。柔艣聲中。別畫樓知道。今宵何處。泊滿天風雨。一扁舟秋  
宵云。夜深天半。有征鴻寂寂。星河淡淡。風潮信不來。人去遠。青山無數。月明中。意婉情  
深。雅近正則。

陳卿蕙。江甯人。字淑蘭。鄧宗洛室。著有化鳳軒稿。鄧生墮水死。卽自經以殉。因救得免。  
旋立嗣子。營葬畢後。乘間闔戶。焚香自經。寄外云。小院清香撲面來。拋鍼幾度立蒼苔。  
幽蘭亦有懷人意。素蕊微含不放開。頗有靜致。

汪瑾。江甯人。字潤如。著有味蘂居稿。以清節賜旌。對竹云。萬個琅玕嘆。席門便無風雨。  
也。銷魂生成勁節。淒涼命只替人間。染淚痕。詠竹卽以自寫也。

衛琴娘。天台人。兵亂被擄。抗節不屈。至丹徒。甘露寺。楊公祠。以炭書小序。并二絕於壁。  
遂斃。祠下。詩云。衣片鞋幫半委泥。零丁跋涉總非宜。幾回家國低頭憶。萬苦千辛孰個  
知。目斷天台旅雁長。春山綠水恨茫茫。不知憔悴中途死。魂夢何時返故鄉。音節悲涼。  
不堪卒讀。

何玉暎。侯官人。字梅隣。太守鄭鵬程母。著有疎影軒稿。盼林竹友舅氏滇中。信云。一諾



重。千。金。招。魂。瘴。嶺。陰。老。人。雖。健。飯。闌。夢。總。關。心。義。胆。神。靈。護。征。途。雨。雪。深。此。時。回。棹。未。  
日。晚。盼。鴻。音。讀。書。云。文。采。翩。翩。亦。未。宜。大。家。遺。訓。恰。須。知。古。來。列。女。非。無。傳。不。在。多。聞。  
在。取。資。埽。雪。云。梅。花。片。片。白。無。瑕。吹。落。堦。前。雪。點。斜。未。忍。和。苔。黏。履。跡。月。明。攜。帚。埽。瑤。  
華。道。學。風。華。兼。擅。其。妙。

袁。寒。篁。松。江。人。字。青。湘。有。綠。窗。小。草。行。世。詩。工。七。律。隋。隄。云。汴。水。溶。溶。浸。碧。空。只。今。何。  
處。認。隋。宮。亂。鴉。自。集。斜。陽。外。芳。草。猶。存。斷。岸。中。惟。有。客。舟。依。夜。月。不。留。御。柳。舞。春。風。千。  
秋。豔。態。真。陳。迹。珍。重。羅。衫。淺。淺。紅。詠。鴈。云。雲。輕。烟。淡。月。微。明。夜。靜。時。聞。旅。鴈。聲。肅。肅。每。  
驚。金。屋。夢。嗷。嗷。猶。帶。玉。關。情。陣。衝。天。外。雲。應。斷。影。落。灘。邊。荻。自。橫。待。至。三。春。花。爛。熳。思。  
歸。知。不。戀。香。杭。又。賦。得。風。回。雲。斷。雨。初。晴。云。厭。絕。風。聲。雜。雨。聲。忽。看。雲。散。晚。來。晴。歸。帆。  
路。遠。波。光。直。濃。樹。烟。開。鳥。語。輕。山。翠。有。痕。猶。黛。斂。池。荷。餘。雨。尙。珠。傾。不。知。何。處。漁。邨。好。  
掩。映。垂。楊。夕。照。明。胡。孝。思。評。之。曰。辭。意。輕。倩。當。在。淮。海。山。抹。微。雲。之。上。  
左。北。堂。桐。城。人。州。倅。張。元。表。室。誌。懷。示。孫。曾。輩。云。從。來。功。德。貴。於。陰。救。蟻。埋。蛇。一。片。心。  
迂。腐。莫。嫌。無。警。句。須。知。言。淺。意。偏。深。耕。讀。成。家。善。主。持。養。兒。切。忌。縱。嬌。癡。修。身。立。品。須。

從幼莫到知。知非後悔遲。夫維賢母。正論不刊。

葉蘭谷。崑山人。字又芬。胡秩亭室。有集行世。寄書城姊云。佳致清談。久不聞。只憑青鳥。慰離羣。深知咫尺。無多路。似隔重城。不見君。常憶連床。曾話雨。何時剪燭。共論文。聊歌下里。非無謂。欲乞毫揮。白練裙。以詩代啓。層次亦復井然。又閑步一絕云。風捲湘簾日。半斜。幾竿修竹影。交加。雕闌徙倚。渾無事。閑看雙鬟埽落花。從閑看兒童。捏柳花。句化出。思致自佳。又與書城姊話別集唐云。與君相見。卽相親。相別那能不。愴神今夜不知何處泊。詩成當作獨吟人。亦能一氣呵成。無聯綴痕迹。

俞杏貞。金匱人。茂才金蘭聘室。未嫁夫死。計至絕粒以殉。有過露筋祠一律云。遺烈傳千古。聞名似讀銘。矚膚空幻相。屹石護貞靈。未見野蓮白。惟傷莎草青。崇祠留砥柱。多少女郎經。一時奇烈。誦此詩可見其養之有素矣。

顧可貞。姑蘇人。字含章。同郡胡某室。有集行世。賦得風動荷香散。曉絃用唐人應制禮云。龍樓方曉闕。鳳沼正風清。雅調絲桐奏。紅妝池館迎。香飄十指拂。香散七絃明。灼灼淩波豔。亭亭出水輕。六宮歡律呂。五位樂昇平。縹緲爐烟繞。闌珊星斗橫。銀河看欲曙。

仙仗出宸京。煊染頗王。獨坐五律云。入夜長吟罷。深閨獨坐時。爐香留一室。清曠少人知。燈火寒侵瘦。簫聲風度遲。塵氛何處染。顧影輒神怡。朱友倩評曰。神閑氣靜。纖塵不染。是詩品中之高者。又秋月五律云。屏峯收夕照。孤月破秋烟。一片眼空闊。幾回神寂然。光飛絕域外。影落美人前。終古離憂者。相看長自憐。友倩評曰。風格在初盛之間。射洪諸公作。當不是過也。粹庵評曰。命意鍊局琢句。無一不妙。真得初唐三昧。二評推崇倍至。確非阿譽。又詠綠萼梅二絕云。遲日和風映碧苔。珊珊疑作綠衣來。須知歷盡冰霜後。始向百花頭上開。前生料是九疑仙。謫向孤山閱歲年。贏得疎癯風致好。月明林下自翩翩。則詠梅卽以自况矣。

廖素竹。侯官人。字淑籌。郎中許均室。隨官陳留。適遭寇難。先護叔姑而後及子。著有瓊玕集。南渡歸仙霞嶺云。嶺路鄉關近。危峯欲接天。逕虛編竹補山借。斷雲連客思。憑雞起歸心。趁鴈先籃輿。閑小憩。身在翠微巔。夫沒居里貧不能存。乃寫花竹。藉課諸孫。有清時絃誦貴。廉吏子孫貧之句。亦巾幗中樂道君子也。

章有湘。華亭人。字玉筐。吳江孫振公室。有澄心堂詩稿行世。錄其曉起五律云。窗外鷄

初唱花間露未乾。欲臨明鏡照猶怯。翠眉寒宿鳥翻林。樹歸鴻振羽翰。不知鄉國信何  
以報平安。頸聯清婉有味。

許德瑤侯官人。字素心。明府良臣女。何燧隆室。著有疎影樓稿。酬胡臥雲姊云。年來無  
夢到塵氛。祇有情牽向臥雲楊柳風。微春試茗梧桐月。冷夜論文顏愁對鏡。晨昏別夢  
喜連床。上下分擁卷。自憐還自幸。半生深慰得逢君。頸聯工整無匹。

沈蘭嘉興人。字蘊真。著有繡餘遺筆。雪齋詩餘。行世。和芳姊遷居韻云。心不沾塵俗。何  
妨塵市棲。鳥鳴春樹裏。花落小橋西。文采超今古。風流借品題。於斯堪寄隱。奚更羨林  
溪。詠梅花云。幻出羅浮月下春。離披影獨傷。神芳魂應識。誰知己宜數。樓頭作賦人。  
釣鼈磯觀水云。此是釣鼈磯。鼈隱無從釣。悵望水瀾漫。坐久餘清照。諸詩均閑雅清真。  
無一俗筆。

沈詠南字佩儀。浙江人。嘗以詠滇南四景徵詩。其引云。戊辰夏日。閑居鹿園書室。時花  
柳參差。筆墨在御。偶憶幼時隨先君宦游京都滇黔。所過名山大川。指不勝屈。其最勝  
如銀壺磨盤之山。六百里松陰蔽日。洞庭彭蠡之水。千萬頃鯨浪滔天。至於風花雪月。

在滇南。尤甲字內。風曰清風。驛地無纖塵。人馬飛渡。稍遲。卽吹去。花曰上官花。每朵十  
二瓣。月開一瓣。迨冬時爛熳。勝牡丹。遇閏月。則開十三瓣。相傳爲仙家所栽。云若夫點  
蒼山之雲。春夏不消。洱海底之月。朔望皆圓。倘所稱洞天。非耶。余年幼白腹空疎。未經  
題戰。敢拜文妝。或詩或畫。惠我珠璣。咏南之幸也。初不計磚礫之妄投焉耳。詩云。南游  
千萬里。從小客天涯。山絕雲飛騎。波橫龍戲槎。有心貪看月。無計便移花。風雪多奇致。  
觴歌乞謝家。詩筆蒼動。不類閨中弱筆。附見墨莊詩鈔。

李碧池。臨川人。字芹月。制府文穆公絨女孫。諸生蔡棨室。與妹繫月俱工詩。善書。偃師  
題壁云。西來行路正遲遲。一夕秋風住。偃師此地空餘緜。氏嶺笙寒。月冷有誰知。筆意  
清新。

丘紹英。長洲人。字少雲。號伴航。著有伴航集。送少微游廣陵云。漫折垂楊柳。留牽去日  
情。片帆辭澤國。孤夢繞燕城。江月依人遠。山鐘入夜清。可憐芳草意。偏向故園生。鍊意  
鍊詞鍊字。無一不到。唐人妙境也。又遣懷七律云。人生大抵寄郵亭。巾幘鬚眉。豈徑庭  
脂粉習。消詩有力烟霞病。痼藥難靈。春慵祇費香。供睡露冷。方知鶴伴醒。自笑深閨風。

景。易。橫。陳。書。卷。對。疎。樞。筆。力。健。舉。真。堪。凌。鑠。鬚。眉。

楊。瓊。華。漢。軍。人。廉。訪。重。英。姊。孝。廉。明。新。室。聞。緬。殿。送。父。還。朝。云。廿。載。羈。棲。寄。緬。僧。纍。臣。  
心。跡。玉。壺。冰。九。重。明。詔。稱。蘇。武。萬。口。訛。言。說。李。陵。地。折。金。沙。雲。畫。障。天。開。銅。壁。鐵。爲。繩。  
白。頭。辛。苦。蜻。蜓。驛。痛。哭。迎。親。恨。未。能。格。調。雄。渾。閨。閣。中。大。手。筆。也。

陳。治。筠。崑。山。人。字。洪。園。余。恆。齋。室。詩。以。詠。物。擅。長。詠。走。馬。燈。云。紙。上。孫。吳。善。將。兵。烽。烟。  
初。起。便。長。征。迴。環。不。計。三。軍。數。騰。蹕。爭。看。一。騎。輕。若。使。獻。俘。惟。捕。影。任。教。合。戰。不。聞。聲。  
莫。憂。饋。餉。難。爲。繼。枵。腹。何。曾。呼。癸。庚。又。咏。筆。云。自。拜。中。書。令。斯。文。獨。在。茲。毫。裝。青。縷。巧。  
管。吐。綠。沈。奇。五。色。才。人。夢。雙。灣。少。婦。眉。惟。君。能。領。取。此。外。有。誰。知。當。時。見。者。推。爲。咏。物。  
聖。手。唐。人。中。亦。不。易。覩。非。溢。譽。也。又。詠。扇。頭。洛。神。一。絕。云。姑。射。仙。人。臨。洛。水。凌。波。微。步。  
自。珊。珊。阿。誰。寫。出。傾。城。態。勝。向。陳。思。賦。裏。看。亦。饒。有。意。致。

程。弱。藤。嘉。定。人。字。良。慰。徵。士。宗。傳。女。汪。繩。祖。繼。室。結。褵。一。載。守。節。四。十。年。楊。柳。云。幾。日。  
春。光。到。柳。條。臨。風。細。學。楚。宮。腰。西。湖。十。里。桃。花。路。又。送。鶯。聲。過。六。橋。詞。致。清。婉。著。有。吾。  
士。軒。稿。前。室。女。婢。己。女。婢。均。能。詩。

沈瑛松江人。號冰方。字彩琳。有鍼餘草行世。小詩頗工。雨絲云。釀成半雨。半晴天。密織斜篩。斷復連。最是空濛堪入畫。柳條山色盡含烟。寫景狀物俱臻化境。白菊云。秋英如雪。映蒼苔玉質。盈盈次第開。只合白衣人送酒。臨風相對獨徘徊。以白衣作陪襯。亦貼切。亦便捷。又新篁云。新篁一帶綠成陰。留得鈎輦好鳥音。擬闌幽齋坐。相對與君永結歲寒心。勵志之堅卓可見。

孫藍仙崑山人。字玉田。明經銓女。孝廉汪炳恩室。有思親一絕云。久別庭幃歎遠離。不知何日有歸期。昨宵枕上思親淚。猶是牽衣惜別時。孝思不匱溢於楮墨。

徐夫之蒲之北關人。父梅嵩先生。夫人生而穎慧。父愛之甚於少子。性至孝。事父如母。每夜必焚香祝天。祈父母壽。既筭。字澄渚。俞氏子。紈袴也。合盞之夕。俞促婦早眠。夫人見几上二硯。笑謂俞曰。吾有一聯。句子試足之。點點楊花落。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沈吟至丙夜。不成句。夫人曰。休矣。吾代子。何不曰。雙雙燕子入羅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後抱易安淑真之恨。雖不言。時形紙墨。閨閣妯娌。無可語者。獨與嬾善。嬾林姓。亦好讀書。識大義。每作書相勸。夫人必有報章。往還絡繹。多爲人竊去。又有秋日憶姊。

詩三首云。日夕登郡樓。望遠意悠悠。四顧何蕭條。淒涼景物秋。嗷嗷雲中鳥。翩翩呼其儔。鬱鬱堂前樹。蒼蒼枝相摻。因之懷同氣。撫景雙淚流。臨風無限思。憑軒獨夷猶。夷猶將何見。惻惻使心傷。歷歷衆星光。杳杳夜何長。感時起百憂。淒然懷故鄉。况復高秋夕。兩地遙相望。相望隔雲天。執手在何年。言將玄鳥寄。心與白雲懸。生平懷壯志。慷慨景前賢。窮理期入奧。舉筆思無邊。棣花不復覩。此意與誰傳。願爲雙鶴鵠。寥廓共聯翩。他題詠及著作甚多。俞氏子以爲非婦人所宜。竊爲藏匿。及夫人逝。并所讀書皆焚去。宋比玉爲作傳。

王蓀。長洲人。號秋士。字蘭姒。常熟薛孝穆繼室。有淥水唱酬集行世。錄其除夕一律云。剪燈拈韻每逡巡。此夕論文意更親。鏡聽新詞憑到處。夢吞丹篆屬何人。須知斗酒猶藏臘。且喜盆梅已報春。從此園林風日好。莫嫌香徑往來頻。又人日卽事云。預訂芳辰罷。掩關依君屐。齒過西灣亦趨水。閣看新築並入山。堂認舊顏綴樹無花微。婦懶貼屏有勝學兒頑。道衡詩思尊前發。欲效顰時未許閑。雖無驚人之句。然能不俗。已自可取。張藻。錢塘人。字蘭芳。觀察志鑑女。二尹沈本室。流寓仁南。以苦節著。月夜過高郵云。千



戶田廬。七里城。長堤如線。託蒼生。雲開舟楫來。天際野曠。人家住。水晶兩岸。漁舟頻往。復一泓烟月。嘆虛清。此邦都是忘機客。見慣風波淡。不驚具見襟懷曠放。

趙氏平樂太守佟鏃妻。早寡。依兄公鉉。僑居天津。鞠子濬。成進士。生平作詩最富。不輕示人。而絕無脂粉氣。其祭竈詩云。再拜東廚司命神。聊將清水餞行尊。年年破屋多塵土。須恕夫亡子幼人。又題邊塞圖云。黃沙漠漠迴無垠。萬古關河不度春。今見畫圖腸欲斷。可知當日戍邊人所居。曰殘夢樓。自號殘夢主人。

顏宛在。桐鄉人。字晚思。郎中雪曜女。適人非偶。憔悴以歿。感懷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齋。蘭香燼不成。眠梧窗坐聽蕭蕭雨。挑盡殘燈獨黯黯。黛痕銷滅。兩眉峯強起。臨妝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語工哀怨。如繪長門古愁。

王素娟。蕪江人。字冰蟾。著有鏡閣新聲錄。其和雪君見示韻一律云。香飛金粟一枝枝。正值劉綱偕隱時。怪我病魔偏作敵。憐君書癖又成癡。松庭花影驚風片。竹檻茶烟亂雨絲。五字聯吟聊共賞。深閨誰道不相宜。前半詞意均佳。

陳敬婁。縣人。字髻儒。諸生周忠忻室。著有山舟級蘭草。嘗搜輯古今名媛考略。哀然成

帙惜未竟業。游山示侍兒。云輝煌金碧。寶蓮臺。每占溪山勝處。開儂自耽幽。爲泉石上山原。不拜如來。達理之言。足破迷信。不愧以儒自號也。

程瑜秀。豐山人。淮陰王介眉室。有白怡草行世。看菊有懷云。幾日別知己。看花又一年。雖然隔幽谷。長自念岑川。雲落天光靜。山空鳥語圓。何人如菊淡。惆悵晚風前。雲落山空一聯。饒有唐音。牡丹云。天然濃豔迴殊常。待得春深始吐芳。帶露曉看初拭粉。臨風靜領倍生香。美人在昔誰堪侶。名卉由來汝是王。珍重再三難別去。一鉤新月下迴廊。詠富貴花。却能從淡處着筆。又思親一絕云。十月霜風透綾羅。夢魂常自越江波。近來淚爲思親落。却比瀟湘雨更多。情真語摯。玩月五絕云。雲氣中宵盡。庭前一泓莫嫌人。獨坐獨有小蟲鳴。能領略靜中妙趣。

黃絲。莆田人。字素絹。威略將軍英女。欽牧室。將軍幼曾被掠。後官至水師提督。性喜吟詠。素絹其愛女也。漢賦唐詩。皆其親授。過鶯脰湖云。風光淡淡晚涼天。遙望漁家夕照邊。傍岸綠陰藏釣艇。一竿秋水半湖烟。寫景如畫。

朱中楣。字遠山。江西廬陵人。適李梅公。所著有倡和等集。與梅公石園全集。同刻行世。

錄其春日七律云。小苑焚香逗綠紗。攤書隨意注南華。春衫未剪寒仍怯。午夢初回日又斜。湖外祗堪眠弱柳。雨前誰復餉新茶。中懷脈脈閑無奈。看取游絲綴落花。次年嫂龔眉生韻云。凭欄無事數飛鴉。簾捲晴光翠影遮。却憶江南春欲暮。雙雙燕子夕陽斜。又贈歌姬云。新妝十五正盈盈。唱徹涼州舉座驚。若使甄妃今日見。應須還讓小傾城。姿致殊媚。

郭芬。全椒人。字芝田。孝廉汪履基室。著有望雲閣集。春日寄外云。郊原遙望錦成堆。節候江南又落梅。舊恨不隨雲際散。新愁翻向雨中來。柳因寒重絲常結。草識春歸色可哀。太息年年當此日。寸心那忍便成灰。古意云。天寒河漢高。夜靜秋聲發。思君君不歸。倚門望山月。格古調高。迴非凡響。

林蕙。福建泉州人。字佳英。著有香咳集。爲時所稱。飲新茶五古云。終朝採新茶。烹之甫一甌。味同仙人掌。色與武夷儔。飲茲多異趣。耳目殊悠悠。豁然心胸間。醒睡復清眸。人云。可代酒。我謂酒不侔。飲酒能亂德。啜茗助清幽。玉川與桑苧。所以意氣投。歎息兩人去。高風今尙留。深得茗中佳趣。又詠蘭五絕云。春山隨意佳。兩過香初足。美人在何許。

不語倚空谷亦殊淡而有味。

盛氏相湖人。明經潘天成室。氏於歸時。年將四十。有捉甕舉案之風。贈別外云。十載蛟臺。慣苦辛。爲無柔骨俗生。嗔濟人金散。翻招怨。經世書多轉。受貧志欲冲霄。留勁翮。才能破浪。惜珍鱗。丈夫知己。應非偶。切勿輕干顯。要津規勸得體。而造語尤工。

山陰田玉娥。字表弟童筠而未婚。童游毛大可檢討之門。工詩文。會以事北上。田送以詩云。錢塘相送遠。過此是杭州。月杵春鄉夢。霜砧搗客愁。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歧意。東西水自流。後童竟不歸。而田以天亡。

董氏平原人。尙書訥女孫。巡道思凝女。諸生鄭樞室。題水墨牡丹畫云。魏紫桃黃錦簇攢。春風一夜玉樓寒。何如尺幅藤溪上。富貴常從淡處看。託意甚高。

朱德容。山陰人。字趙璧。西湖閨詠載其游山五律云。寂寞佳山水。樓臺薜荔閒。野橋分竹路。高樹繞溪灣。徑曲留琴語。杯寬破客顏。夕陽鐘磬外。猶有暮雲閑。自是世人語。唐玉弟。灌陽人。郎中之柏女。年十七。與妹聯弟俱未字。遭古田賊亂。避宅後花石岩。岩臨深淵。賊將及。同妹嚙指血。題詩石壁。墜淵死。其詩云。姊妹流離並舍生。長留幽恨作

江聲一泓。渺瀰岩前。水白石粼粼。見底清。志節堅貞。令人起敬。

盛麗珠。姑蘇人。字川媚。新安鄭元蒼側室。擅書翰。工小吟。偶題五絕云。怪來窗上月。瘦影幾枝橫。窗外梅新植。臨風自有情。江月七絕云。冰輪湧出清光潔。照耀乾坤明不竭。笑指長江風浪平。嫦娥倒現淡心月。卽景生情。自饒韻致。又庭梅云。風塵絕色。今誰是。世外佳人。僅有他聞說。孤山風景好。亭東遙擬復如何。詠梅正以自負也。

胡瓊。長洲人。字佩清。朱友倩室。著有小秦臺詩草。寄雲間女史袁青湘一律云。思君常亦爲君愁。何日扁舟擬共遊。心逐雲飛三泖上。夢和月落九峯頭。綠窗句詠吳江冷。金屋人分長信秋。閑倚危闌頻極目。斷雲落日掩重樓。蘇臺懷古五律云。可憐歌舞地。滿目盡蒿萊。誰使繁華歇。空教麋鹿來。烏啼亡國恨。花發故宮哀。剩有吳山月。淒然照舊臺。識者謂其音節悲壯。意味深長。直可壓倒李杜。非妄言也。有詠蘭一絕云。靜日深閨裏。幽篔獨自開。清芬時復發。相對絕塵埃。讀此詩。尤可想見其爲人。顏鉤。山東武城人。浦口陳國瑞室。有偕隱唱酬集。行世。夏日山居云。山靜偏宜暑。松風入夢清。危巖飛雨色。古樹咽蟬聲。刺繡年來課。看雲世外情。不知塵市遠。聊爲證無生。

詩境極恬淡。又代外題袁魯望松菊歸隱圖小照七古云。世人紛紛愛留閑中景。惟花草白覺形神與衆殊。覽之幾令人絕倒。生來氣味不相似。撫列羣芳徒贅耳。况復添毫無佳手。卽今畫肉比比是。惟有袁翁最奇特。生平雅尚惟高潔。超然別具世外情。觀其嗜好真殊絕。隱居淮北白洋河。所好松菊無其他。節擬蒼松操。擬菊以視世人復如何。世人僞情猶未埽。時借畫工寫懷抱。矧茲耿介拔俗士。逸情高致胡不好。苟無虎頭傳其真。誰爲寫貌兼寫情。君貌不外阿堵間。君情卽在好尚清。按圖令我長太息。袁翁無乃今靖節。憶得當年賦歸來。松菊猶存不改色。篇中推崇袁翁言外尤多不可一世之意。非尋常酬應作也。

富順劉氏參將蕭某室。以節賜旌。氏流寓滇南。夫官雅黎。滇南兵亂。氏以七歲子付家奴。遣之蕭任。以驛梅驚別意。隄柳黯離愁。十字仿離合體。題十絕句。旋攜幼女赴井死。詩云。馬革何人解。裹屍四維不振笑。男兒幸存碩果傳。幽閣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祇。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母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雪寒。土兵刮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疋練有緣紅粉盡。堤邊一撮是佳城。木嫁緣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

蕭節窮似聽。征魂泣。柳絮因風不待招。讀之正氣凜然。

吳華生。華亭人。字冰蟾。曹焜室。詩畫兼工。豔曲云。金屋暖。生香瑤堦。人似月。但願如月。圓不願如月。缺其二云。贈妾紫金環。貽郎白玉玦。郎愛環不解。妾心玉比潔。著有忘憂草。采石篇。風蘭獨嘯二集。曹君遭兵亂沒。冰蟾苦節以終。比潔於玉。真能踐其言者。

王端淑。山陰人。字玉映。王遂東女。有玉映堂詩行世。錄其代外贈別毛大可一律云。西泠月落板橋霜。衰柳長隄祇自傷。幾日窮愁兼別怨。一帆秋色帶斜陽。浮雲影逐離亭路。歸鴈聲淒夜夢床。學採芙蓉江上去。黯然回首恨茫茫。朱友倩評之曰。古詩江上採芙蓉。不如就蘭茝。言擇人而事也。結用此意甚切。

王靜淑。字玉隱。玉映妹也。有清涼集行世。集中秋日庵居一律最佳。空齋度深夜。高臥一床秋。苔老渾無色。溪流淺欲流。塵隨紅葉埽。心付懶雲收。蕭瑟聞征鴈。空歸萬籟休。塵心淨。道心生。乃臻此境。蓋以才媛而證淨業者也。

吳婉娥。月娥。未詳邑里。有詩題北園山麓。護花鈴語載之。婉娥云。浩蕩江流接大荒。煙光樹色兩茫茫。六朝舊恨西風冷。賸有蛾眉弔夕陽。玉娥云。恨石成泥馬跡消。孫劉事。

業。付。江。潮。閨。中。偶。檢。閑。興。廢。杯。酒。遙。酬。大。小。喬。後。跋。夢。花。溪。吳。氏。雙。娥。奉。母。命。九。華。行。香。便。道。涉。此。漫。詠。詩。極。個。儻。閨。閣。得。此。亦。不。凡。才。也。

吳學素。婁江人。字位貞。長洲顧偉權室。有蔭。綠閣詩草行世。錄其閨怒禁體一律云。百尺樓頭花一溪。七香車斷五陵西。六橋遙望三湘月。八載空驚半夜鷄。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兩兩啼。朱友倩評曰。此御試題也。中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兩丈尺半雙等十八字。又以溪西鷄齊啼老韻爲限。頗爲棘手。作者獨位置妥貼。游刃有餘。足以規其學矣。

顧芬若。豐潤人。名荃。撫軍諡文毅馬雄鎮室。工書畫。值吳三桂之亂。守節自經。卒。蒙旌表。題其自畫梅竹云。欲寫孤山處士詩。幾回握管注幽思。水邊籬落真清絕。萬箇琅玕玉一枝。語氣高妙。不染纖塵。

彭琰。海鹽人。號婉妹。西湖雜詠載其懷陳夫人一律云。芳草淒迷接柳枝。忽忽良晤夕。陽時纖眉畫就春。山色素紙裁成白雪詩。風送花香沾去袂。鳥啼竹徑冷圍碁。歸來靜掩閑庭月。欲向清光寄所思。風送鳥啼名句可入錦囊。



汪孟景。錢塘人。係韓氏。字藥亭。與金芳圃爲姊妹。有存素堂同懷稿。刻聞笛云。雨霽。蘭  
閨夜。風清。玉笛聲。乍疑山鶴唳。旋訝水龍吟。響過行雲淡。輕和落月明。停針遙和處。梅  
柳不勝情。寒月云薄霧。迷高樹。空烟滯。遠山頗得唐賢三昧。

金孟師。亦錢塘人。字芳圃。韓藥亭妹也。春日云。小閣春寒。雨後晴。塔前細草。半成茵。歌  
聞啼鳥音初滑。香到疎梅味獨清。擬游天台和韻云。層巒深處入山巔。欲訪仙真罷小  
眠。雲霧不迷修道路。登真如在大羅天。詩格亦高。

宋蕙洲。秦淮人。說鈴中載其書壁一絕云。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  
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暮笳。哀音繚繞亦天壤。間傷心人也。

姚棲霞。吳江人。著有剪愁吟。其父冷岩爲之序。蔣再山少尹刻之。春愁云。乍剪剪。春愁  
不剪。翻銜愁入小窗來。別隣姊云。河橋握手感淒淒。其落日孤舟報解維。曲岸隨帆脚  
轉。微茫山向樹頭移。萍蹤漂泊悲前路。繡閣追隨訂後期。最憶分襟連夕話。簾波淡淡  
月微微。曲折微茫一聯。真有繪影繪聲之妙。

葉弘緝。崑山人。號書城。字曉庵。嘉定闕敷在室。著有繡餘草。工集唐。秋暮書感集唐二

律云輕風滴瀝動簾鉤。暗覺年光似水流。去日苦多來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風波自  
日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欲問蒼天更遠寂。寥燈下不勝愁。身似流星跡似蓬。飲  
冰茹蘗志無功。微波有恨歸滄海。世事如花落曉風。千里雲山何處好。一州秋艸思難  
窮。勸君莫慢誇頭角。得喪悲歡總是空。又寒食憶亡妹餐英集。唐二絕。風急簫聲絕。鳳  
歸天自古愁多損。少年風景宛然人。事改每逢寒食一。潛然北邙松柏銚。烟萬事傷  
心去。目前豔骨已成蘭。麝土南方歸去再生天。美人細意熨貼不。裁縫滅盡針綫迹。二  
語可以移贈。又織女歎古風云。有女終朝織。微微聞歎息。舊絲織爲端。新絲未盈疋。永  
夜銀釭懸。曲房還邀明月照。流黃天寒手凍絲。轉亂絡緯聲。聲泣夜長。辛苦織成機。上  
錦不知誰作嫁。衣裳言有盡而意無盡。尤得風人之遺。

俞似晉山陰人。字文淑。秋感云。金風蕭颯怯羅裙。梧葉飄飄月影疎。鴈陣排空多少字。  
歸期不係一行書。雨夜云。雲暗蕉窗雨送聲。神馳驛路香難停。愁懷萬里多於線。竟夕  
相思對短檠。過紅拂碑亭云。回首芳亭綺緒新。英雄不數藥師真。試看旖旎垂楊柳。青  
眼應憐陌上人。清新俊逸兼而有之。

顧步青浦人。字佩微。徐舜庭室。著有絮愁集。題尤恭姪書齋云。芸窗景物不尋常。巨細安排盡有方。粉壁畫懸山色古。銀箋書染墨花香。清幽料易搜佳句。風雅還堪遣斷腸。從此吟唔須倍力。朱衣今頗重文章。贈羸秀布云。物非華美媿無窮。聊取相貽展寸悰。解得愁絲來織就。千端縑帛總難同。又偶成云。瀟灑花陰月清光。分外增倚欄貪玩賞。一任鼠窺燈。詩境幽絕。集名絮愁。洵善於絮愁者也。

徐映玉崑山人。字若冰。號香溪。孔毓良室。著有南樓吟稿。送春云。春光心事兩蹉跎。愁見飛花檻外過。漫說窮愁詩不少。算來詩不敵愁多。七夕云。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鍼瓜果釘妝臺。一宵要話經年別。那有工夫送巧來。意致清新。不落窠臼。

姜桂。吳縣人。字芳垂。可號古研道人。孝廉本渭女。許字張生。未婚而卒。時年十九。聞訃欲絕。父母力阻。乃不復死。矢志於室。以貞孝稱。工畫山水。有題畫一絕云。暖風晴日愛良辰。窗外梅花數點新。更想林泉清淑致。山光樹色寫初春。饒有韻致。

鐵嶺許氏。鎮平將軍字襄毅徐治都室。善騎射。偕襄毅屢著戰功。卒以陣亡。持旨優卹。馬上歌云。快馬輕刀夜斫營。健兒疾走悄無聲。歸來金鐙齊敲響。不讓男兒是此行。雄

烈可想。

歸佩珊名懋儀常熟人工部尙書昭簡公女孫歸上海李復軒學璜佩珊自幼卽喜博覽初學吟詠秀句間發旣適李切磋相長伉儷間若師友益肆力於篇章復軒十試鄉闈凡六薦終不售舉業旣不廢而佩珊尤樂此不疲一燈雙管徹夜吟哦相與唱和爲蓺林佳話焉所著有繡餘草繡餘續稿集外尙多佳什茲錄其歸甯琴川舟中雜詠十首云忽忽小住又辭家行李無多一擔賒添得描金新匣子半安詩稿半盛花唱罷陽關解纜行風前愁聽鷓鴣聲一雙天外浮屠影船尾船頭遞送迎薰風力薄夏初交滿地楊花似雪飄遠樹微茫雲黯淡吟魂多向此中消川原風物望中舒遠景青蒼畫不如半嶺雲濃半嶺淡一村樹密一村疎青山隱隱暮烟浮新月娟娟掛樹頭十部蛙聲青艸路分明鼓吹伴行舟四圍綠樹間邨莊小麥青大麥黃一種田家隨唱樂農夫負耒婦提筐江天一色水瀾漫白鷺羣飛過蓼灘兩岸綠陰人不見溪頭閑却釣魚竿數聲牧笛訴斜陽水面輕風送薄涼開謝百花春已去野田胡蝶尙尋香聽得船頭笑語譁自開鈿匣檢簪花舟人指點三叉路好趁潮平直到家諸詩均情致蘊藉耐人詞

誦惜已遺其一矣。

李筠仙崇善人。茂才劉可則室。少年失偶。畢世堅貞。詠竹云。亭外猗猗碧。幾千清姿勁。節耐霜寒。舞風影作飛鸞勢。嘯月音疑老鳳翰。自是主人甘淡泊。不勞童子報平安。塔前那有孤枝秀。寫出淇園獨倚看。按崇善境隸太平界。隣外域而有此悅禮敦詩之女。亦可異也。

祁德茵字湘君。山陰人。祁世培女。西湖閨詠載其憶修嫣姨一絕云。暮捲珠簾望碧山。山邊孤鳥自飛還。如何百里中秋月。遠近隨人照影閑。懷人之意自在言外。

曹炯直隸長蘆人。字重光。及笄仙去。著有非非集。題愛蓮亭五律云。面水一亭在臨風。繞芰荷香消。長日暑色借醉顏。醞隔浦。棲文鳥。方橋引素波。徘徊何限意。竚聽采蓮歌。起訖均佳。又游仙三絕云。九天天路迢迢闋。苑葩盡吐苞。憶得看時忘日暮。歸來新月挂松梢。朝來洞口飯青精。晚侍金仙宴玉京。憶得昨宵松下坐。月明星朗聽吹笙。九天何事萬仙齊。玉旨傳來賜錦衣。憶得玄都朝謁散。雙鳧仍伴彩雲飛。似此仙才塵世固難容也。

吳佩環。錢塘人有踏青一絕云。蘇公堤畔畫橈停。一路香風百草青。自對春山看花鳥。六橋絃管幾曾聽。閑雅澹逸迴非綺羅叢中人物。

張學象。太原籍。姑蘇人。字凌仙。林屋沈某室。有硯隱集行世。題叔父小像兼石公圖云。霜顏雪骨出塵儀。盡日持竿坐翠微。不作客星驚帝座。願隨野鶴伴漁磯。一湖蓴菜堪爲饌。夾岸芙蓉好製衣。爲問武陵溪上客。此間風物似還非。山居云。泉脈淙淙石溜深。雙扉長掩五湖濱。樓前但看峯千朶。牕外惟容月一輪。已悟幻身同泡影。不隨庸俗試貪嗔。梅芬竹瘦幽如許。合與靈威作近隣。皆盡洗鉛華。不食烟火之作。至如望月有感云。繁華一瞬盡成空。此別無因得再逢。一樣月明泉路隔。夜臺何處照行踪。則又淒測勤人。不堪卒讀矣。

張學典。字羽仙。凌仙姊。吳門楊易亭室。有花樵集唱和吟行世。宮詞一首。爲時傳誦。其句云。內苑繁華柳放絲。御溝流水漲胭脂。欲將心事題紅葉。未識隨流付阿誰。時人謂與鸚鵡前頭不敢言。句春蘭秋菊各臻其妙。此外佳作尙多。如寄書云。欲把音書寄躑。踏向筆端恐添離別恨。難使旅懷寬。蘇蕙機中字秦嘉鏡裏鸞。迢迢憑一紙。何以慰加。

餐詠桂云。和露和雲。月裏栽靈根。曾不染纖埃。棲遲自合。隨高士。攀折還須待。上才黃透。蜜脾新蕊。嫩香飄金粟。滿枝堆春風。日斷無消息。空對秋光。泛酒杯。此詩頗占身分。又江南曲云。落日乘潮去。荆歌戲採蓮。相逢嬌不語。佯笑墮花鈿。亦有情致。

李淑卿安慶人。錢小徐室。小徐二十初度。淑卿卽席賦詩爲壽云。詩成金谷愧無才。堂上華筵次第開。剛屈百花生日後。年年春是爲君來。又妝成卽事云。畫眉人倚小妝臺。折得桃花是乍開。替把金鈿簪未穩。隔簾鸚鵡喚人來。風情旖旎令人妬。羨

柴貞儀仁和人。字如光。有題雲護庵一律云。欹側茆庵靄霧侵。柴門曲徑費幽尋。千林繞屋藏山曲。衆鳥歸巢愛竹深。嶺月夜窺華鬢相。松風幻作海潮音。禪關不是仙源隔。莫遣桃花護洞陰。此詩載西湖雜詠。有無專集待考。

張端秀平陽人。明經春暘女。李起鳳聘室。未嫁而夫沒。訃至賦絕命詞。不食五日死。其詞曰。自古身名不兩全。俗情勘破寸心堅。親恩未報難回首。掌上珠擎二十年。窗明几靜。學塗鴉。曾向閑庭詠物華。此後韶光誰是主。年年風雨泣梨花。卽以詞論亦凄豔極矣。

張靜紈。太倉人。字文琳。張天如女。有月牕詩稿行世。妹在貞。字蕙婉。亦能詩。附刻月窗詩稿。靜紈秋閨云。長夜蕭蕭玉井寒。深閨寂寞漏聲殘。紗窗月轉燈猶在。羅帳人愁淚未乾。在貞題美人圖云。綠徑朱欄薜荔牆。松風常伴美人妝。清秋月照梧桐影。一曲新聲引鳳凰。句雖平平。尙能不負題目。

王文淑。開泰人。適非所偶。夫耽游博鬻以抵償。文淑矢志不從。以刀毀面而免。述志云。人生爲女子。締緣有定分。盛衰不可渝。持躬貴淑慎。奈何林下賢。亦抱王郎慍。落落數語。足見心氣和平。後大歸。夫死。仍收其尸以葬。噫。賢矣。

方氏。豪州人。梁俊業室。夫亡。子夭。零丁以歿。絕命詞云。微生豈不戀。庭幃轉覺鴻。毛寄命。非聞說。殉夫同殉國。太真曾碎老萊衣。寄語家園弟。與兄等閑聞。變莫相驚。孔仁孟義。曾爲讀。此事從容自在行。儒冠而惜死者。讀此甯毋愧死。

龐蕙纒。吳江人。字紉芳。號小畹。同邑吳聞璋室。著有吐香閣集行世。其題二分明月女子集云。朝來窗閣曉妝遲。小婢研朱滴露時。歌罷竹西明月滿。清輝多半在君詩。未見本集錄。此以見一斑。



黃素芳廣昌人字玉蘊饒某室年十九歲而寡六旬述懷云少年勵志矢堅辛刀尺聲  
中度此身雙手未停頭盡白怨天不敢敢尤人北望燕京路幾千可憐白骨葬荒阡一  
孟麥飯何人奠腸斷香閨四十年以命自安以勤自勵求之鬚眉中尙難其人閨人得  
此可以風矣

張昊武陵人號槎雲胡大灤室有趨庭詠行世蓋未嫁時所作也錄其立春感事五律  
云立春何太早春色滿幽居莫羨新年好還憐舊臘除梅花纔欲放柳葉已先舒辛苦  
惟慈父年年一架書句亦妥適惟未甚出色耳

顧長任仁和人字重楣西湖雜詠載其湖上遠眺五律云雨過湖山淨堪描入畫圖浮  
烟迷遠岫落照映平蕪樹帶南宮墨山同北苑鋪橫波移釣艇恐失烏歸途可謂詩中  
有畫

郝秋岩齊河人字仁豐明經張醒堂繼室有秋岩詩及碧梧窗蘊香閣恤緯吟諸集梨  
花和韻云落落晨妝脫絳紅嬌姿羞說倚牆東分宜素影深宜月淺淡清香不借風別  
院春深瑤砌靜空闈夜曉玉烟籠一枝冰雪思貽贈姑射仙山路未通垂楊云紫陌春

風拂碧絲臨歧持贈一枝枝行人自慣生惆悵未必垂楊管別離詞意清真別饒嫵媚  
施坤河南儀封人字資生張鉅卿室著有遏雲吟詠古五古云仗劍出昭關報吳乘節  
鉞一出敗荆師再起覆全越英風震五湖霸圖日突兀奈何長寇讎忠言不能入君王  
賜屬餽臣罪當誅滅鴟夷江水寒天地泣壯烈轉眼問吳宮繁華久歇絕青青館娃柳  
冷冷蘇臺月長嘯海天空涼颯振林樾音節高亢洵不媿遏雲二字也又詠殘牡丹七  
律云東風吹老碧桃枝偏爾能開傾國姿垂首似含亭北恨折腰如怨馬嵬時殘香尙  
足驚凡卉剩粉猶堪入品題寄語東君好珍重莫教風雨葬西施確是殘確是殘牡丹  
是工於刻畫者

黃荃太倉人號逸佩著有蕉隱集錄其春夜雅集一律云碧天如洗露華清獨理殘妝  
照短檠茆舍忽驚喧笑入春風恰稱佩環輕媿無鮭菜延佳客剩有琴書洽舊盟相對  
不知銀箭急柳梢月落各含情詩筆甚清婉

張汝傳松江人徐宗頊室有繡餘草行世詩工詠物天竹云種自西方迥不同勻圓萬  
顆結玲瓏丹枝不改三秋色翠葉能禁五夜風縱使未收書卷內也曾譜入畫圖中莫

教。鳥。喙。珊。瑚。墜。留。占。東。皇。第。一。紅。鐵。馬。云。珊。珊。應。擬。珮。環。輕。清。澈。如。聞。秦。女。箏。庭。畔。驚。  
殘。棲。鳥。夢。樓。頭。敲。動。玉。關。情。高。垂。彷彿。花。鈴。繫。驟。響。依。稀。鐵。騎。行。占。得。一。年。風。力。健。不。  
知。吹。作。幾。番。聲。均。細。膩。熨。貼。親。切。有。味。之。作。又。題。桃。花。源。圖。云。孤。舟。垂。釣。幾。經。旬。此。日。  
尋。幽。渡。碧。津。風。動。落。英。隨。舞。蝶。水。黏。飛。絮。聚。游。鱗。座。中。白。髮。衣。冠。古。世。外。青。山。歲。月。新。  
一。自。武。陵。人。去。後。桃。花。開。盡。不。知。春。通。首。穩。愜。一。結。尤。餘。味。曲。包。

柳靈和江都人字依依方濱室寓居姑蘇遭亂被掠絕粒七日抗節不屈而殞吳人重  
之建祠虎邱有渡江一絕云一葉扁舟萬里程五銖衣重白雲輕三秋曾飲銀河水嘆  
向蛟龍不敢行高視闊步凜然難犯宜其晚節之堅也

分宜嚴氏歐陽生室有意外二絕云三春風色上愁顏二十年來人未還欲涉高岡愁  
我馬雲峯難作望夫山堂上椿萱白髮新倚閨同望未歸人雖供甘旨常愁乏寸艸何  
心不戀春情摯之言可興可怨

桐鄉沈氏姚濂聘室年二十嫁有期而濂卒父母知其志送往夫門遂留靈伴終三年  
喪立繼子作詩自剄不絕復吞針如故夜夢其夫謂曰汝當效夷齊耳遂絕粒死康熙

丙申年事也。詩云：少小曾翻烈女篇，敢將心跡擬前賢。只知從一而終義，畢命追隨到九原。

袁淑秀，安順人。諸生錢鴻圖聘室。年十六，未嫁而錢生死。訃至，賦絕命詞，吞聘時金以殉。詩云：爲守金環約，還傷玉鏡情。無慚環與鏡，祇覺此身輕。語氣和平，卒以貞烈賜旌。事載一統志。

保定郝湘娥，寶鴻側室。湘娥幼鬻寶氏，長工詩畫，爲鴻所寵。鴻戚崔某見之，時有巨族納妾，崔言湘娥巨族力索不得，遂以盜誣鴻死。湘娥卽製絕命詞，投纆以殉。其詩云：一女如何事，二夫甘心畢。命赴黃泉誓，爲厲鬼將冤報。肯向人間化，杜鵑其後。崔某畫見湘娥披頰，遂死。義烈貞魂，精爽不沒如此。

孫伴香，三原人，字書芸。中書枝蔚姪女。父早歿，奉母依枝蔚流寓揚州。錄其雪望一絕云：閨閣消磨春，復秋韶華彈指霰。輕流晨暗偶，啓樓窗望無數。青山也白頭，筆意輕靈何賓垣。婁縣人，字鍾璧。王星遠室。以苦節著，有憶姑一絕云：風雪連宵冷不支，藥鑪茶竈鎖相隨。老姑可得猶強飯，相見無由苦夢思。作孝之懷藹然流露。

陸若筠。濟甯人。字存青。吳孔皆繼室。于歸四載。卽寡。勤十指。供生計。節苦行高。著有森玉堂集。寄長女云。西風吹淚。灑窗紗。回首鄉關。惜舊家。縱使一身貧。徹骨願留清節。對梅花。哀而不怨。風人之遺。

許儷瓊。合肥人。字燕珍。號靜含。汪人鎮室。著有繡餘小艸。題潯陽送客圖云。月冷風清。兩岸秋琵琶。一曲感江洲。天涯不少無情客。豈獨商人重利遊。語意生新。饒有寄慨。

蔣蓮姑。全州人。父母早卒。弟甫四歲。憐弟孤苦。守貞不字。撫弟成婚。而弟歿。復爲立嗣。以延祀。弟婦吳氏。亦守節終。蓮姑後以貞孝賜旌。鄉里爲之合祠。節孝事載一統志。有焚香一絕云。乍寒乍暖。曉春天。一剪香焚小几前。爲惜名花。薰不得。湘簾半捲。任飛烟。託意極高。

陳瑞輝。永嘉人。字蕉窗。同守張太青母。早寡。著有丸熊集。卽景云。獨坐晚涼天。空階秋氣先。蟲吟庭草重。鴈斷野雲連。月皎星潛影。山遙樹見巔。徘徊思往哲。雲抱感淒然。春陰次五妹韻云。閑向金猊試水沈。東風庭院暮雲深。養花天氣春非晚。十二闌干遍綠陰。詩筆清妙。

長沙朱氏遇吳三桂之亂。爲營兵所掠。氏志堅。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屍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跡之。獲其屍。得懷間絕句十首。錄其二云。少小伶俜。晝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狂帆慘。說遇雙孤。掩袖潛潛。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吳淑卿。蘇州人。年十六。適儒士。伉儷三載。卽寡。旣葬其夫。絕粒四日死。詩如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隄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夫亡後賦詩云。淒涼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蕊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詞意哀豔絕倫。

# 枕亞浪墨三集卷三

## 慾海歸槎記

名山古刹每多異僧惜其身世半屬渺茫真能空者捐除塵念謝絕世緣萬不願以亡身來歷曉曉示人故雖有異人無從而窮其異數十年後人僅知某寺有某僧共欽高躅而仰禪宗其他別無表見致足憾也夫僧侶之爲世詬病也久矣而余獨言之嗚呼今日中國社會之不良人心之淪喪可以藥之者惟此空字耳苟人人能空則金錢之勢力失而道德尙矣道德尙而事業降矣雖然空豈易言哉僧侶之所以爲世詬病者卽坐空而未空之病入此門者人品至不齊有官者有盜者有被逐者有無依者有因困難之猝集而遁入者有因情慾之失望而出此者一言以蔽之曰窮途無賴耳末路可憐耳迫而爲此非真空也故多不守戒律橫決所至奸淫邪盜無所不爲而空門遂爲萬惡之門然返觀諸世人所爲亦與僧等耳何獨責僧爲哉僧之真能空者千百中不能得一二非其人有黃金白璧可以獨享有高堂大廈可以安居有嬌妻美妾可

以終老。一旦徹悟。決然捨去。絕不返顧。不足以語此也。

西湖山水甲於神州。靈隱一寺尤多高僧遺蹟。濟顛其尤著者也。濟顛而外有所謂再生和尚者。於三十年前雲遊至此。駐錫未久。又碌碌無所短長。故名未著於六橋三竺間。與再生同時有數僧。知其事未幾而死者。死者去舊侶星散。盡後之來者。無從問訊。梵貝聲中滄桑影裏。而再生和尚之名遂隨此滔滔湖水以長沈矣。

余父壯年好爲汗漫遊。結香火緣。所交多方外友。崇林寶刹到處歡迎。日就僧廚夜眠禪榻。或信宿而去。或得意忘歸。南北東西儼同行脚。無事聚糧三月也。生平酷愛西湖。謂爲人間絕境。歲輒一往。作十日留。靈隱有僧名超象者。舊識也。某年之春相遇於湖濱。因邀入寺下榻焉。超象爲介紹。見一僧老矣。貌奇而古鬚白如銀。蓬蓬若結雲氣。見客不甚爲禮。與言禪理頗奧妙。問其名曰再生。問命名何義。則笑不答。再問之。暝矣。超象謂余父曰。此僧大類苦行頭陀。來此僅三月。終日枯坐。手弄百八眞珠一箇。外無他求。毋煩人擊飯後鐘也。余父曰。風塵中多異人。此僧來歷雖未分明。以余度之。必爲龍象。湖光山色冷落久矣。或將得此人而添一段西湖佳話歟。



次年。余父復續舊遊。入寺訪老僧。跌坐處。則蒲團無恙。竹榻已虛。欲再叩。真如而孤。木寒。雲無言相對。更詢超象。則雲遊未歸。悵然遂出。徜徉三日。復鼓棹渡江。縱覽金焦諸名勝。偶遊金山寺。超象在焉。問何時至此。以昨日對。余父曰。余適從靈隱來。十叩松關。白雲謝客。以爲緣慳。不意乃遇子於此。彼老僧又安往耶。超象曰。吾此行正爲渠也。渠之歷史。余已盡知。初祝髮於常州天甯寺。而金山而靈隱。今復不知何往。此處不見。或歸天甯。天甯不得當。再往他處。求之余。將不復返靈隱矣。余父問訪彼何爲。超象曰。此高僧也。吾殊不能捨彼。今且語君以再生之歷史。（以下皆超象語）

再生雷姓。夏名。豫產也。富甲一郡。其父震。仗義疎財。鋤強扶弱。以任俠名於時。母陳氏。慈善家也。能相其夫。廣周貧乏。時人稱彼夫婦。一爲金剛面目。一具菩薩心腸。佛弟子而衆。父母也。年四十餘。猶抱伯道之戚。禱於某寺。彌勒像。生夏。種善因而得善果。天道固無訛也。

夏生五歲。父攫劇疾。將死。囑其妻曰。余乃不及見此子成人。有楹書在。卿善教之。第勿求仕進。以蹈不測。若能奉母隱居。斯爲最善。不出十年。世將大變。一入宦途。則若敖之

鬼餒矣。父死。母如其命。延明師課夏讀。夏慧甚。七歲畢五經。未幾。母死。彌留時。重申亡父遺命。夏涕泣受教。又三年。學大進。拈筆作文。汪洋恣肆。倒流三峽。師固中科名毒者。慙。慙其應試。夏亦自負。頓忘父訓。一戰而霸。童軍煙霄。得路穩着。祖鞭南宮。再捷出宰。溧陽青燈黃卷之餘。吐氣揚眉之際。開太阿。匣割武城。雞形勞案牘之間。夢斷家山之外。一官匏繫。且與浮沈眼底。浮雲自覺富貴。黏身無從擺脫矣。

宦興初濃。驚魂旋斷。夏蒞任甫五月。適太平軍起。方叫囂乎東西。頻傳風鶴之聲。齋憶尊鱸之味。微官可戀。先業難拋。倘再不捨此鷄肋者。舊田園。鞠爲茂草矣。時寇氛正惡。將由陝趨洛。使夏而功名念熱者。則時勢造英雄。投筆從戎。橫經却敵。龐士元非百里才。區區來陽。本非英雄用武地也。顧夏初無是想。鞞鼓一聲。早驚破黃梁之夢。身家難保。遑問功名。自笑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吾其爲半截武鄉侯乎。乃決棄官。星夜馳歸。又以故鄉非樂土。貶價盡售其產。子身挾巨資南下。纔從宦海收帆。又向長途縱轡。倉皇出走。日暮何之。此蓋爲趾高氣揚之少年。令尹身世。領略困苦第一破題也。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況值亂離時代。荆棘塞途。正所謂路上行人欲斷魂時也。亡人以爲寶。猶有朝不保暮之虞。夏雖子然一身。無妻若孥。牽裾從後。而此纍纍身外物。乃累墜煞人。腰纏十萬匹馬。關山是何異行於死樞之中。烏有不爲象齒之白焚者。然卒無恙以抵吳中。幸矣。夏之來吳。依其戚也。戚包姓。時方爲某縣令。夏至。歡迎甚。館之外舍。虎口餘生。幸逢賢主。夏固深自慶。幸包更曲盡殷勤。此時吳地已平。依舊江南春好。大佳。山水小劫滄桑一角。吳天直是桃源仙境。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流離顛沛之餘。客情快慰。固不僅曰故鄉無此好湖山也。

包小人也。工於夤緣。而嗜財如命。好客無心。夏雖與有戚誼。已疎遠不相聯屬。平日不相聞問。今事急相投。乃深蒙其覆庇。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金錢吸引之力耳。夏旣德包。亦欲稍圖報効。以五百金爲包壽。包力却之。謂爾我姻戚誼良。不薄有情義。在何需此。阿堵物爲雙方結合之用耶。再言此者。願無相見矣。侃侃數言。激昂慷慨。夏益感涕。且謝過曰。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雖然。施而不報。事胡可久。行將別君而他往耳。包曰。遍地烽烟。行將安適。吾意君且住爲佳也。嗚呼。使夏於此時。果能與包脫離。

者甯非大幸。顧夏尙不知包爲何人，方倚之爲護符，而包旣得夏，鳥自入籠，何爲縱之。使去於是夏之一身，乃盡在包勢力範圍之下矣。其不受五百金也，意若曰：彼此來已將身家性命盡付吾一人之手，囊中物皆几上肉耳。區區一變，何足以饜乃公饑吻耶。夷齊其口盜跖其心，包所計者欲借端傾陷死夏而盡攫其貲，且知夏家散人亡孤植危根於客土，正如一葉浮萍吹散便無痕跡，卽含冤作異鄉之鬼，亦決無好事之人激起而爲昭雪者。此沈沈之行囊爲夏進身之媒，卽爲夏殺身之具。幕燕釜魚死機早伏，而夏固懵然罔覺也。時戰禍方亟，羣盜乘之蠶起，會民家有被刦者，盜殺僕婦二人，傷一人，遺刀於地，席捲所有而去。次日報驗，包見刀柄刊有四字，曰雷氏家傳，忽心動，問傷者以刦時情狀，傷者言盜共十餘人，執刀者二，一殺人，一爲之助，餘皆手持木棍，搜括財物，後乃呼嘯俱去。包亟下令捕盜，獲其一，鞫之，則殺人者而助者，不得下盜於獄。豐其飲食，陰遣人唆盜，誣指夏爲同夥，并許以不死，盜如其言。包乃逮夏，夏大駭，問何故被拘，包語之故，令與盜對質。盜直言汝乃不識我耶，汝爲雷某與我同刦某家，汝忘之乎。夏大譁辨而盜喙如鉤，堅啄不釋，且兇器具在柄字，鑿鑿更無夏伸喙地，包勸其

實供當爲設法輕減。夏極口呼冤。包大聲曰：雷某此爲何地？鐵證如山。汝猶狡賴耶？我不忍見汝。殼棘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嚴刑。逼之。夏不能堪。遂誣服。至此始悟。包陷已則大怒。詈包無言。但指揮羣役曳之出。

棘牆高聳。鐵索琅璫。夏於是領略囹圄風味。怨憤之氣。孤寂之況。此中歲月。何止如李後主所云。日夕以眼淚洗面哉。而包於此時。方謂其計得行。探手於囊。掀髯大笑。一時輿論且頌包執法如山。奉之以大義。滅親之美。色包聞之。於意益得。獄上大吏不省盜以正兇。論大辟。夏以從擬絞。同日刑於市。蓋盜亦爲包賣矣。時亂後。乏刑者。每決囚以營兵代。兵未諳絞法。行刑之際。大雨適至。倉卒畢事。夏氣不絕。如縷。夜半復蘇。見死屍在旁。驀憶前事。知己未死。力脫其縛。匍匐前行。約里許。路黑如墨。四無行人。惟聞前巷犬聲撲撲。戰栗不敢前。正趨起。聞瞥見一黑影迎面來。夏急隱避。路旁來者似已覺。卽止不前。撮口作異聲。夏大懼。從昏暗中審視其人。短衣窄袖。背負一巨裹。悟其爲夜遊將軍。方唱凱旋歸也。自顧身衣囚服。襤褸之狀。適與相類。乃亦撮口作聲。以應之。其人卽招與同行。問從何來。得利也未。夏僞曰：我連大惡。連夕鑽營。乃無所獲。不如子也。且

子何名乎。其人曰：我鄧七也。夏曰：聞名久矣。且談且行，抵一茅舍，相將俱入。蓋鄧家也。鄧留夏宿，夏固無所之，卽亦不辭，因相與藉藁臥。以至卑賤之儉兒，萍水相逢，尙知愛客，而彼堂堂爲民上者，一念貪饕，將親誼天良，胥置不問，人情變幻，良可喟矣。

明日失絞犯屍，兵懼獲譴，不敢聲，以埋復命。夏匿身圭竇，惴惴焉恐邏者之至，繼知無事，則轉念此讎必報，知鄧七前行竊被擒，捉將官裏去，備受酷刑，幾斃杖下，亦恨包刺骨，因利用之，欲與鄧同窺縣署。鄧果諾之，夏更向鄧假一匕首，頗銳利，藏之於懷。魚更三躍，兩人從署後穴壁入，鄧注意黃白，已入他室，搜檢夏徘徊於庭堦之下，忽見上房燈火熒熒，似有人語，躡足就窗隙窺之，則包方與其妾同遊芙蓉城，喃喃情語，餘興未闌。夏初意欲於睡夢中刺之，庶易爲力，今見其未睡，不覺嗒然，逡巡間，忽得一計，卽散其髮，赤其足，出懷中匕首，擊於掌，悲嘯一聲，飄忽而入，包驚起，大呼冤鬼。夏已至前，舉首直貫其胸，砉然倒矣。其妾欲逃，并殺之急，棄刀遁，纔出穴，署中人已聞聲，鬻集知鄧必無幸，歎曰：吾乃亦賣是兒耶。雖然，急迫之際，甯復能相顧者，屏息前奔，天明已出縣境，從此去爲黃鶴。鄧七消息亦不復聞，想斷頭臺下又添一個冤魂矣。

夏雖出險而囊金不返。襪被無存。向誰呼籲。難忍飢寒。紙樣人情。況值亂離時代。更無哀王孫而進食。憐范叔以贈袍者。託鉢生涯。固所難免。顧夏以大憾已殲。餘生奚惜。雖歷盡苦辛。始終忍受到處爲家。隨緣度日。從不灑一滴窮途之淚。由吳而浙而楚而秦。足跡遍大江南北。風餐露宿。輾轉泥塗。至此而少年銳氣折磨已盡。悟道之基在是矣。旋復崎嶇入蜀。至成都市。變姓名曰夏雨田。蓋以名作姓而兩分其姓爲名。見江湖論字者。日獲數百青蚨。足餬一人之口。而有餘念。此亦能爲不較勝於飯籃迎月歌板。臨風耶探囊。尙有餘錢。購粗劣文具。就人簷下。闢領土焉。夏書法固精。間作一二長聯。入市求售。筆飛墨舞。見者嘖嘖。歎賞以其取潤至廉。爭相購致。以是硯田收入頗不惡。夏之境遇。乃驟進一步。漸有苦盡甘來之望矣。顧夏自飛東市之魂。微悟南華之旨。此日所求不過鷓鴣一枝之栖。鼯鼠滿腹之水。但得賣文爲活了此殘生。不至瘦死他鄉。於心已足。他復何望哉。

磨蝎宮中初啓沈沈黑幕。飢寒驅人其去也。無可挽留。富貴逼人其來也。亦無從規避。得馬失馬禍福無常。夏其爲塞翁矣。一日有富商某過市。見夏書奇之。曰此名人筆墨。

非江湖下技也。就與語大悅。更詰身世。夏約略語之。商爲扼腕。謂之曰。余正欲覓一善書者爲掌簿。記兼司出納。君能從我歸休。當以一席地相假也。夏固隨波逐流。一身無主。聞言大喜。收拾偕行。吳市吹簫之侶。一躍而爲豪門彈鋏之流矣。

夏素工心計。旣入商家。從事持籌握算。較錙量銖。商倚爲左右臂。且夏誠樸。忠謹儉約。無所欲。涓滴歸公。從未一染指。如是數年。鮮有過失。商嘉其勤慎。分以餘財。使營什一。蜀產固饒。貨殖之益。無不利市。三倍夏以所得者。權之三年。而獲萬金。夏知運數已轉。爭名競利之心。乃作死灰之復活。卽以蜀爲根據地。分途出發。南通滇粵。北達雍涼。旁及京師。齊魯皆貨販往還。無投不利。數十年中。積金百餘萬。娶妻納妾。生子三長。承父業。次登仕版。幼則侍父家居。讀書時。豫境久平。而夏年亦老。刼餘身世。霜蕭蕭。夢裏家鄉。雲山疊。疊倦矣。浩然有歸志。摒擋數日。挈眷而東。至則舊時門巷。半沒蒿萊。人面已非。鄉音未改。語其家人曰。我不意尙能生入此門也。此間樂不思蜀矣。

飄蕩半生。崎嶇萬里。吾廬可愛。而今纔息仔肩。往事思量。眞個不堪回首。人事不常。亘古如此。雞蟲得失。何可恃也。不可恃。斯不足戀矣。況夏復出一生於九死之中。拾黃金。



於乞兒之手。其遭遇之離奇變幻。尤爲得未曾有。至此而猶不悟。魔劫重重。一落萬丈矣。丁年出守。皓首而歸。兵燹之餘。蕭條滿目。昔日親朋多成鬼物。幾家第宅。不住王侯夕陽。如血。尙明劫後之灰。野草空花。難認堂前之燕。低徊憑弔。揮淚神傷。夏以是痛定思痛。燕居深念。兀自寡歡。蓋春婆之夢已醒。慾海之波盡息。此時之志固不復在溫飽矣。

一日。夏謂其子曰。我自逃刑離吳。迄今五十寒暑。偷生已匪伊朝夕矣。不知吳中父老有能談往事者否。我欲一游吳市。爲再來之人。爾可隨行。子諫不聽。遂買舟南下。入吳後。游行於市城郭。如故人民。已非詢包令。被刺事已無有。能道其詳者。偶經司獄監門。指而謂子曰。某年日月。我含冤入此中也。及臨通衢。又指謂子曰。某日某時。我就刑縛而過此地也。淚爲暗下。再至一廣場。指左側曰。此停我囚車。牽身出戮處也。復前十餘步。曰。至矣。指一塊土。可丈餘。慘白不生。寸艸泣曰。此我受刑橫屍之地也。言訖。嗚咽不復成聲。子勸且慰。并戒勿屬人目。夏猶徘徊自弔。不忍遽去。旣歸舟。掩泣良久。忽大笑曰。奇哉。產散千金。陶朱公居然復聚人去。隔世丁令威。還可重來。我以區區一身而官。

而盜而囚而賊而乞丐而傭書復由傭而商而巨富而封翁生而死而死而生富而貧而富前後過渡輾轉如環變幻乃至不可思議凡此者皆魔耳今羣魔已盡萬緣皆空煩惱場中不容再駐矣於是願爲緇流命其子返棹回里且語之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此詩乃爲我詠爾歸寄語家人各自愛我不返矣其子苦諫不從乃涕泣而去

袈裟一領長共烟霞悟徹空花皈依正果所謂平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者夏乃爲此言之實行家矣夏初名再來後更再生其由天甯而金山由金山而靈隱意在避其家人之物色時其次子方游宦吳中求其父不得聞靈隱多名僧姑往一問訊至則再生已於先日去殆已能前知矣其子大失望歎息爲衆僧述其事如此人乃知其取名再生者有由也

超象之言止此其明日卽與余父別謂將遍天下覓斯人也此後余父數遊靈隱遂不再與超象遇再生消息益復沉沉或已攜手白雲共證菩提正果矣

# 枕亞浪墨三集卷四

## 辟支瓌記

蘇東坡詩。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唐書。盧從愿爲刑部尙書。盛殖良田。帝目爲多田翁。北夢瑣言。唐韋宙善治生。積稻如坻。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對曰。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宗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多牛翁。多田翁。足穀翁。名雖異而實同也。

庾子山詩。洞房花燭明。舞餘雙燕輕。洞房花燭。始見於此。

浣紗溪有二。若耶溪以西施嘗浣紗其地。稱浣紗溪。此其一也。又其一在浙江青田長壽峯。相傳謝康樂入此溪。見二女浣紗。嘲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女。箭從何處落。二女答曰。我是溪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又還潭。雲蹤何處覓。遂不見。見輿地志。

堅瓠集。秦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未谷云。五大夫者。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

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詩人云。不羨五株封。又曰。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羸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爲五大夫。失攷甚矣。

古稱寄書之人曰信。陶隱居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墜瓶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今通稱所寄之書曰信。無從糾正矣。

築室時於梁棟之下。以薄板仰成之。謂之承塵。古稱藻井。俗呼爲天花板。按山房隨筆。元好問妹自補天花板。則此三字亦古矣。

輟耕錄。廣中僧有家室者。謂之火宅僧。野獲編。道士有妻者。爲火居道士。火字之義。蓋本古時兵制。以十人爲火。同火者曰火伴。言共竈爲火食也。僧道有家室。則有伴矣。故以火稱之。後世賈客結伴。亦謂之火。訛爲夥爲伙。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如果切。音麼。今作什麼。

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護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軺車。金寶飾。紫錦幟。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然則駕車者馬也。非羊也。羊胡能駕車。晉武帝宮中所乘者。當卽此車。竹

葉引羊之說。不足信也。

六一題跋。後漢北海相景君銘碑銘有云。不永樂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樂。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

清暑筆談。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癡字耐味。東坡文集。李公代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意謂鸚哥之於人言。只能道此數句。真趣謔也。獨異志。宇宙初開之時。止女媧兄妹二人。在昆倫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恥。兄與其妹上昆侖。曰。天若遣我二人爲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悉合。其妹來就兄。乃結艸爲扇。以障其面。今人娶婦。用內外方巾障髻如扇。蓋象其事。按女媧本非女子。前人辨之甚詳。此說真齊東野語也。

方岳文。所到之處。不騷國。則詩鄉。騷國詩鄉。謂文學與盛之處也。

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秦時沙門寶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堅瓠集據此。爲周秦西漢佛教已入中國之證。

李義山詩。網得西施別贈人。此西施乃魚名。東坡異物志。魚有名西施者。美人魚也。出廣中大海。食之令人善媚。又河鮪腹中之白。名西施乳。沙蛤名西施舌。均以味美。得竊美人之名。

青樓集。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酒酣則自起舞。角妓。蓋謂妓之能角技者也。今無此稱。

天啓宮詞注。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人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鬢。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邠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按此與肉臺盤香唾壺相類。客氏以老婦人而豪縱若此。尤可誅也。

扎撲。山東人稱月暈日風圈。蓋本淮南子月暈則知風而名之也。束皙餅賦。肴饌尙溫。則起漉可施。起漉。猶今之蒸酥也。

龍飛錄。天欲雪而日光穿漏爲雪眼。二字可入詩。

廣陽雜記。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像。侍於立旁。名字甚奇。

宋史黃庭堅謫黔戎時假涪州別駕自號涪翁不知漢時早有以涪翁稱者山谷特襲之耳後漢書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

楊萬里詩獨往獨來銀粟地銀粟謂雪也黃庭堅詩赤銅茗椀雨斑斑銀粟翻光能破顏銀粟謂茗花也謝宗可詩銀粟無煙棲碧蘚錢粟謂螢火也詩人狀物無定稱一稱無專屬類此。

譚言長語載唐宮中宮人聚居之巷名野狐落推其命名之意殆以宮人比野狐也。明陸嘉穎有銀鹿春秋一卷編錄古來義僕事攷銀鹿唐顏峴家僮名事顏真卿終身至禍患不避故陸假其名以名書。

金台紀聞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實此兒已三度偷桃矣二說不同。

魚之臭者名茹魚見呂氏春秋如茹魚去蠅蠅愈至而不能禁蓋猶抱薪救火之喻然

此語殊鮮引用者。

野客叢談。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語。頗詰之。石林云。老夫嘗攷之矣。流鶯不能語。啼鶯能語。見禽經。按楊柳二物。而詩人多混用。流鶯啼鶯之分。更鮮知之者矣。

枚乘傳。尙得十半。十半。謂十分中得五分也。白太傅詩。家釀惟殘軟半瓶。軟半。猶言小半也。軟字殊韻。正與強半成對待字。

庸成氏之世。棲糧隴首。言積聚之糧也。晉劉裕曰。餘糧棲畝。言未刈之糧也。棲字均雋。漢劉章歌。立苗欲疎。劉安覽冥訓。田無立禾。立字亦雋。

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角。使視之。果黑牛而布裹其角也。世不知介葛盧外尙有此人。

史記索隱。叔仲曾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今兩廡從祀。獨無璇名。何歟。

國史補。梁武帝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毀。惟此一字獨存。李約見之。買



歸東洛。建一室以玩之。號曰蕭齋。詞章中所用蕭齋字。自應本此。今多解作蕭條之蕭矣。

鸞飄鳳泊四字。原以喻書法之妙。韓愈岫嶺碑詩。鸞飄鳳泊。拏虎螭。又楊萬里東坡真蹟詩。鸞飄鳳泊。蟠銀鈎。皆可證也。今人借以喻夫婦離散。

開天遺事。巨豪王元寶。每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按煖寒卽消寒之意。而消字殊嫌直率。何今人只知消寒。而不用煖寒也。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今人但用韋編三絕一句。趙高相秦。指鹿爲馬。指蒲爲脯。指牛爲犬。今人但用指鹿爲馬一句。唐武后時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盃脫校書郎。車載斗量。已成陳言。權推盃脫。亦無人引之矣。

魯論子路無宿諾。孟子。不宿怨焉。荀子。文王無宿問。管子。有過者不宿其罰。淮南子。文王宿不善。如不祥。大戴記。羊舌大夫不使其過宿。莊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徐無鬼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字均佳。

瓢形圓禿如僧。方岳茶僧賦序。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余爲之賦。呼瓢爲僧。亦雅諱也。范成大詩。鄉山歲晚自蒼官。蒼官謂松也。松色蒼然。故名。二字可增入松典。

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并趨并馳。令伶人踏蹻。蓋始於此。宋書。天興中增修雜戲有之。亦謂之長蹻。

鳩茲俗。女伴秋夜出游。各於瓜田摘瓜歸。爲宜男兆。名曰摸秋。按摸秋可對踏春。一用手。一用足。皆韻。

聞見卮言。南詔苗獠。不能營宮室。倚樹架木以居。四周用長木橫闌之。每面各三。禁猛獸不得越而入。夜則驅各家男女偃息於其中。此所謂闌干十二也。自後人作爲詩料。遂爲富貴家瓊樓畫閣點綴。不復識爲蠻荒陋製矣。

癸辛雜識。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楊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照得二字。後世公牘中常用者。宋時已有之。特昔則自下行上。今則自上行下耳。

梁溪漫志。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臥。邑大夫陸元光侍疾臥內。輟所御懶版以獻。縱橫三尺。偃直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

版以終。後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披懶版卽今床倚所施之靠背。二字可入詩。

後漢張芝。唐張旭。皆稱草聖。同姓張。同稱聖。一先一後。而後者獨傳。有幸有不幸也。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開關。丹遂歸。是鷄鳴度關。不專屬於孟嘗君矣。

粵中見聞云。昌黎作文。驅纏西徙六十餘里。仍復爲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纏害乃絕。其人姓名不傳。昌黎一文獨享盛名。而真有實惠於潮民者。至於姓氏無攷。無文者何喫虧若是。

容齋隨筆。樂府有昔昔鹽。阿鵲鹽。黃帝鹽等名。鹽行雙聲。猶詩詞中吟行曲引也。又碧溪漫志。引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曲曰鹽角兒。此則真鹽。非假鹽矣。

韓愈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又裘萬頃詩。安得飛騰九霄外。鞭笞鸞鳳日相陪。皆謂仙人鞭策鸞鳳。乘之以行也。今人多借用爲殺風景之詞。事文類聚。迂叟病慙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隣。通夕不寐。慙字極妙。可對顛毛。文苑英華。

賀蘭進明詩云。髀裏未堪還宿肉。鬢邊何事遽顛毛。

唐書。骨利幹處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則東方已明。按近北極之地。夏日晝極長。夜極短。冬日反是。梁書所云。指夏日言也。歐陽修詩。邈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此蓋借以喻歲月之速。與熟黃梁同。然後之文人殊鮮引用者。則黃梁真熟。而羊胛殊生也。

晉南海太守鮑靚。爲南陽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談論達旦。始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馬。使人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今人知有王喬。不知更有鮑靚。

觥記注。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卽鞋也。王深輔有雙鳧杯詩。據此則昔人已有鞋杯之戲。今乃以鐵崖爲作俑。甯不冤煞。

袁昂雅有倫鑑。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又晉書。王衍妙擅玄理。嗜談老莊。每義理有不安。隨卽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又梁書。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曰龍門之游。不獨李膺事也。見雲谷臥餘。

俗以碎鼈和菟埋地成鼈。謂之種鼈。又臨海異物志。蚶之大者徑四寸。背文溝文似瓦屋之壘。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之蚶田。鼈與蚶皆動物也。而可稱種。亦猶海中珊瑚。實小蟲集合而成。而稱之曰樹。顛倒生物。造化可以無權。

魏明帝樂府。猛燭繼望舒。猛燭大燭也。猛字極新。

歐陽修與連元禮簡。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有佳兒女如此。朋友當共慶也。韓愈祭女孥文。亦稱小娘子。是小娘子三字。古爲處女之通稱。古人行文每用之。今則以爲俗稱。無形諸筆墨者矣。

抱樸子。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言。按世俗鬧房惡習。卽由此昉。又北史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此亦鬧房故事也。

海濱人突聞海喧。曰海嘯。謂海有溺者。必三日內激怒濤。掀屍於灘。故名清淨大海。淮南子云。海水雖大。不受鬻芥。注云。骨有肉曰鬻。海神蕩而出之。則海濱人良非妄言也。又癸辛雜識。甲戌歲。越中滎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按海嘯

船吟。正堪作對。

蛆爲蠅類小蟲。長三分許。色白。自孵化以至成蠅。約三四星期。溷廁中最多。不潔之食物。亦爲其產生之所。極穢濁可厭者也。然酒面浮澤。古亦稱蛆。陸放翁詩。澆書滿飲浮蛆。又東坡詩。桑落初嘗灑玉蛆。蛆字上加以玉字。轉覺豔絕。

白香山有讀鄧魴詩云。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天不與爵壽。惟與好文詞。鄧魴無攷。玩其詩意。是布衣而早夭者。然竟將其詩擬之靖節。必有可觀。而獨鮮傳作。亦古來不幸之詩人也。

陳直齋香山年譜。引唐闕史。白香山母不得其死。始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而免。後卒斃於坎井。當時江州之貶。卽因言者謂香山之母。看花墮井而死。緣是左遷。此事世鮮知者。

代醉編。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發。後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適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承竟病死。據此則蔡邕當有二女。而此女殊賢。乃邕本傳及列女傳。均止載文姬歸漢重嫁事。以彼方此。賢不肖之相去何如。而羊婦獨湮沒無聞。何耶。

七修類稿。星家年月干支。謂之六十花甲子。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過甲子方開花。結實。按鐵樹卽紅豆樹。今人但知花甲。而詢以花字之義。多瞠目而不能對矣。魏名臣傳。中書劉監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苦酒。注苦酒。醋也。以醋爲苦酒。絕類謎語。然醋實酸而非苦。名殊未確。

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鷄卵。賀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白團。鷄卵也。白團之名殊僻。

宋樓鑰攻媿集。有贈種牙陳安上文云。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據此則鑲牙之術。宋時已有之。特不如今之裝以金質耳。種牙二字亦新。

飯後鐘事有三。一唐段文昌。一唐王播。一宋呂蒙正。事跡相類。可見古今閨黎。無不勢利者也。王播後出鎮揚州。重游木蘭院。向之題詠。皆以碧紗籠之。宋寇萊公亦有此事。開天遺事。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曰。吾五女。各持一絲於幔後。子牽之。得者爲婦。元振牽一絲。得第三女。有姿色。今結婚用牽絲二字。蓋本於此。

少陵詩。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暖眼對冷眼言。猶青眼對白眼言也。

升庵集。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之告身。多渴筆。渴筆者。筆枯而無墨。在書家爲難。公羊傳。不及時而葬。渴葬也。孫楚書。渴賞之士。鋒鏑爭先。渴字均形容得妙。又凡字均有偶。如寒溫飽饑濃淡深淺之類。惟渴字無偶。

太平御覽。介子推不欲明從亡之功。隱於綿山。晉文公焚林以求之。火烈具舉。有白鷗萬翼。繞烟而譟。扇滅其燄。子推得不死。晉人奇之。爲之立臺。名曰思煙之臺。據此則子推實未曾死。亦異聞也。

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而易牙獨傳。以孟子稱之故也。史兒僅一見淮南子。世無知者。以人品論。易牙作亂。負桓公知遇之恩。史兒事無可攷。或較易牙爲優。

秋雨盒隨筆。西湖岳墓。樹枝皆向北。韓城有蘇屬國廟。樹枝皆向南。可爲的對。物性隨感而異如此。然蘇廟之樹。知者良鮮。

今人食醉蟹。醉蝦。醉蚶等物。生吞活剝。風味別饒。東坡老饕賦云。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乃知饒太守已發明此味。不自今始矣。



天祿識餘。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埒於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並不黏牢。因恐燕泥點污。故使風飛動以恐之也。驚燕二字殊雅。

太平御覽。唐胡曾投人啓云。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胆。按諸葛武侯嘗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秤心恰與斗胆成的對。然文家殊鮮引用者。

處士亦稱處子。東晉補亡詩。堂堂處子。無營無欲。又處子。人名也。趙有處子。漢書藝文志。法家有處子九篇。

今人以射一矢爲一發。實非。古以射畢十二矢爲一發。詩經云。壹發五豝。若以一矢連中五豝。有是理乎。

竊賊於白晝掩入人家者。江以南謂之白日撞。廣東新語。凡暴雨忽作而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有云。早禾壯宜白撞。是加雨師以竊賊之名也。

陳造詩。正使病餘剛制酒。一杯要敵滂朝寒。自注。晨起霧久不開。房陵人目曰滂朝。坵掌錄。葉清好奕碁。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率皆失業。故人目茶

枅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又載熙甯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日茶籠爲艸大虫。言其傷人如虎也。艸大虫正可對木野狐。人自陷溺。而令無知艸木。橫被惡名。冤矣。史記。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札樸。謂未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也。又合樂於野。亦稱野合。左傳嘉樂不野合。是也。野戰亦曰野合。後漢書有良騎野合之句。今此二字。專屬於私通男女矣。

束皙賦。乘篋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蘭單猶言耶當。

唐詩。北斗闌干南斗斜。闌干當訓橫斜。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闌干當訓眼眶。皆非眞闌干也。

蘇東坡一字仲和。見佩韋齋輯聞。東坡和玉泉池銘云。仲和甫和之。以維其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一作和仲。

三國志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崖柴。犬吠聲也。

陔餘叢考。世俗輕薄子。互相品目。輒有混號。呂氏春秋簡選篇。夏桀號移大犧。謂其力能推牛倒也。此當爲混號之始。

黃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見列仙傳。借用爲鯉魚之名。山谷詩喜用僻字多類此。詩用七十二字。不知何所祖。玉臺詩。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詩。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按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羣芳譜載之。故李義山詩。盡知三十六鴛鴦。或注云。純舉雌言。合以雄。則七十二也。其說是也。然花開七十二行。又何所本耶。

寓錢紙錢也。寓者爲形象於紙也。見冥報錄。寓字殊切。

文海披沙。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飢餓。過舊識伶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碟羶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羶根。蓋指羊肉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曰。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噉此茶。按此爲飲茶之始。

晉書羊祜傳。蔡邕外孫。討吳有功。將進爵。上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蔡克別傳。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再傳爲司徒謨。據此則中郎曷嘗無後哉。

蘇東坡詩。雖無孔方兄。幸有法喜妻。法喜妻。蓋佛家語。維摩結菩薩以法喜爲妻。慈悲爲女。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然則禪門固自有妻。彼夏擁竹夫人。冬懷湯婆子者。等於外遇矣。

謝承漢書。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一里一置。五里一候。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於道者。時唐羌上書。以爲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請罷之。是則荔枝之獻。漢已有之一騎紅塵。獨令玉環受謗。抑亦冤矣。

丹鉛錄云。汲冢瓊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其說似矣。然論語舉伊尹不仁者遠。注謂不仁者。皆化爲仁。若遠去也。則其時甯尙有小人造作蜚語耶。

五代史。唐莊宗好俳優。能度曲。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按李天下。正可對趙官家。三國志。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唐書。單雄信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爲飛將。宋史。梁適稱向寶爲飛將。以飛將名者甚多。不獨一李廣也。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剖心剝胎。并爲一事。不知何據。

羊欣作筆陣圖。李後主續之。世以屬之右軍。恐右軍亦不願獵人之美也。

瑯環記。楊太真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有道士以少術求見上。畫一女人像。供諸五色帳中。復以五色研絕細。和以諸藥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既入。見太真在帳中。按此類漢武見李夫人故事。

黃山谷云。竹几祇爲憩臂休膝。不足當夫人之稱。曰爲青奴。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祇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二女奴名也。按青奴之稱。可與竹夫人並用。

古人引典。亦多割裂。如友于色斯。貽厥礪乃。干木馬卿馬駿方朔等。不一而足。又夫人娘子。簡稱夫娘。士大夫簡稱士夫。今人用之。以爲典雅。而不以爲病。

孝子傳。尹伯奇采椽花以爲食。椽花。卽棠梨花。曝乾可以充蔬。此類於薇蕨之食品也。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游赤壁。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然張爾歧蒿庵閑話云。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季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

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則舟中客乃李委。非楊世昌。然賦云吹簫。此云吹笛。又似二人。

前人詩。花名十姊妹。鳥號八哥兒。案字書鸚鵡謂之唼唼鳥。戴侗說鸚鵡云。南人以白者爲鸚鵡。綠者爲鸚哥。然則八哥者。實唼哥之訛也。

凡船傍岸。以木板自船首架岸上。謂之跳板。按宋趙潛養疴漫筆。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徘徊不能進。木脚道卽跳板。可入詩文。

古有輓歌。今則易歌而爲聯。石林燕語。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爲相。四遷皆在熙甯中。蘇子容輓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甯四輔中。按此當爲輓聯之始。葭鷗雜識。單于求娶昭君。漢成帝吝不與。取宮人近似其貌者以往。單于寵之。後成帝欲殺毛延壽。延壽逃出關。單于用之。予以近職。後侍宴。昭君出幕行酒。延壽進言曰。此昭君非眞。漢帝嘗令臣圖其容。願間有一紅痣。今則無之。其僞顯然。今何不勒兵前去。必欲得眞昭君。其美便勝於此。單于大怒。罵漢人欺我若此。立將假昭君賜死。使延壽

圖形入漢。必欲得眞者。始和親退師。漢王無計。乃出眞昭君。容華固稱絕代也。昭君入胡之後。不肯爲婚。單于逼之。遂自經死。按此說絕異。不知何據。恐亦無稽之談也。然殊堪爲昭君洗穢。不妨存之。

西陽雜俎。廣動植草篇。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欲其子繁。待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俗謂之嫁茄子。今江東種樹者。凡李不蕃碩。於花朝之黃昏。剪彩繒條一二。或繡絲稍許。繫其枝。酬以卮醴。三旋用饜下灰圈樹底。引外人踏之。名爲嫁李。嫁猶言嫁女之嫁。甚趣。按黃帝語曰。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列子云。居鄭國四十年。無人識者。將嫁於衛。嫁字皆韻。

袁士元詩。天瓢乍滴終傾倒。月額初開斷復連。按金樓子。旦日雨謂之月額。

西陽雜俎。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李義山詩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間。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前覩阿環。王荊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池。據此則西王母又名阿環矣。

山堂肆考。宋高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

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邨。勒石潮鳴寺中。寺在杭州慶春門外。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以爲金兵追至。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潮鳴寺。按此與風聲鶴唳相似。溫庭筠詩。夜明簾額懸曲瓊。蓋本楚詞。砥室翠翹。絳曲瓊些。謂玉鈎也。

文選注。引莊子。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鵠起。蓋以喻遠引之速。今統稱乘時而起者曰鵠起。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青蓮詩。所有青雲人。高歌在岩戶。皆以言隱士之高潔。今稱求名者曰奮志青雲。均失本義。

秋雨盒隨筆。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記載之缺。陸游家世舊聞。有杜支婆者。注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支婆二字甚新。

堅瓠集。岳武穆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葬於北山。後朝廷購求葬處。順之子以告。及啓棺。顏色如生。乃以禮服斂焉。隗順葬武穆。與張子載收文文山骨。史均失載。

韓昌黎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案漢書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是明明有五傳也。鄒夾二氏。何時亡失。不可攷矣。



閩小紀。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名色極新穎。

張衡賦。振子萬童。振子。指童男女也。史記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事。卽得之矣。振女。謂童女也。振字不知何義。待考。

衙署前所懸之牌。上畫虎頭。名虎頭牌。上書禁止閑人等字。不如始於何時。汪无量詩。文武官僚多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此言可帶之以行。當與衙署所懸之牌異。

宣室志。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月圃凝虛殿。命賀與文士輩纂三章。天上差樂。願母無以爲念。此與玉樓赴召說異。均之荒誕。不足信也。

東坡詩。偶爲老僧烹茗粥。按茶錄。吳人採茶。煮之名茗粥。非真以茶煮粥也。

春渚紀聞。近世百器惟新。惟琴略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池拆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有此三代遺製云。孫觀詩。劍包虎皮斑。琴漫蛇腹紋。蓋謂古琴之有斷紋者。如蛇蛻腹下之紋。亦曰蛇蛻。西溪叢話。篔簹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蛻也。故翁詩云。古琴蛇蛻評無價。寶劍魚腸託有靈。

天都載。萬曆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登謝公樓。一友曰。曾見欽天監柱聯云。夏至酉

逢三伏熱。重陽戍遇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重陽無雨云云。皆轉音之訛傳耳。南村隨筆。瓷簫出德化窯。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淒朗。遠出竹上。又汪鈍翁說鈴。閩人有捲紙爲簫者。周侍郎亮工得之。色如黃玉。叩之鏗然。以試善簫者。無不稱善。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以贈劉公勇。公勇爲賦紙簫詩。瓷簫紙簫。皆異製也。

說陶。花尊異於花瓶。瓶口小腹大。尊則腹小於口。瓶高尊卑。尊仿古尊也。二字可入詩。傳燈錄。二十四祖母。夢吞明珠而孕。一羅漢曰。當生二子。一卽祖。二卽芻尼。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道成。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脫無爽矣。按芻尼。楚語謂鷓也。

堅瓠集。引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庵云。徐長卿藥名。隄疾恆談云。艸中有徐長卿。木中有無患子。並可辟鬼。齊民要術。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淡泊甘苦。廣志謂之侯騷。按長卿簡子。可與平仲君遷作對。越絕書載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

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二說不同。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什麼。大梅曰。祖道卽心是佛。僧曰。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按梅子熟矣。可對木犀香否。妙在皆禪語也。

香山集中。有夜聞歌者一篇云。夜泊嬰武洲。秋江月澄澈。隣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如珍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胸終不說。攷香山作此詩時。自京城潯陽宿於鄂州。尙在琵琶行之前。同是天壤間飄零女子。同相見於秋江月夜舟中。何所遇之奇而屢也。然鄂州歌者。今已不挂於詞人齒頰矣。

湯敗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則是扁舟載麗。不自范少伯始也。烏程董遇周有詩云。湖上桃花豔一枝。黃金鑄後杳何之。君王不比鴟夷子。載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西子姓施。妹喜亦施姓。皆扁舟遠遁。古今事

巧合如此。見堅瓠集。同舟浮江之說。殊未可信。

唐書。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拖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今金陵女髮向前者。謂之拋根兒。韓昌黎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注拋青春。酒名也。拋字均妙。

戲瑕。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未嘗言雲雨也。唐人詩多誤用。後之人復習用而不加考正。遂使張冠永爲李戴矣。

韓子通解。及列士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採葛爲衣。時王摩之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復得數日。夷齊思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按周山周薇之難。事或有之。白鹿之乳。已屬怪誕。至謂思念鹿肉必美。是直以夷齊爲老饕矣。思之失笑。

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七修類稿。引古華古今注。謂羊喜舐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今作陰陽之陽者。誤也。

梁元帝詩。宣城投酒。今行熟。投酒。再釀之酒也。二字殊生。

羅隱文。某則困躓於龍津。博士則迴翔於鴛侶。鴛古與鷓通。鴛侶。喻仕宦之同僚也。今以稱男女相悅者。

李賀詩序。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梅聖俞花娘歌。花娘十四能歌舞。藉甚聲名。居樂府。皆指妓也。輟耕錄。倡婦曰花娘。達旦。又謂草娘。艸娘之稱甚奇。

畫鑑。宋元章父子皆工山水。成一家法。翟耆年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懵懂山。懵懂二字。形容冬山絕妙。

三餘贅筆。世俗以金銀爲環。置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受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着於左手。旣御者着於右手。又古人用扇。皆團扇羽扇。摺疊扇。古稱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也。今之御金戒。揮摺扇。揚揚自得者。蓋一考其來源乎。

蒼頭古爲兵卒之號。至漢始以稱僕隸。相沿至今。國策。蘇秦說韓王曰。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鮑彪注。蒼頭。蓋以青帕首。史記。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

頭。謂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着青帽。漢家僕隸以蒼巾爲飾。示異於民。稱蒼頭。見禮記疏。又李義山詩。忽復學參軍。案聲喚蒼鶻。按參軍卽戲劇中淨角。扮演假官者。蒼鶻卽與參軍對演之人。猶蒼頭也。唐與五代有此稱。惡作劇三字。始見劍俠傳。唐士人韋生路逢一僧。要其至寺。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密取弓。彈中其腦。凡五發。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

粵游小志。嘉應稱子女之最小者曰滿子。按何光遠鑒誠錄。陳裕詩。滿子面甜糖脆餅。簫娘身瘦鬼常娥。滿子指其子女。簫娘謂其妻妾也。則以稚子爲滿子。自昔已然矣。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人何名。經傳不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旁立二主。乃閔子兩弟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况以卦命名。尤不謬也。見堅瓠集。其說似以爲可信。究亦絕無攷證。終隣於附會耳。

癸辛雜識。孔子本名兵。後乃去其二筆成丘。真無稽之談。

舜妹名敷手。見漢書。又作敷首。羅泌路史曰。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敷首每爲之解。又作畫螺。畫史會要。畫螺。說文云。舜妹也。畫始於螺。故曰畫螺。又作繫。劉向列女

傳曰。舜女弟繫。與二嫂諧。

陸放翁詩。久緣多病鍊雲液。近爲長齋進玉延。按玉延。薯蕷之別名也。

西湖游覽志云。喬允陸軌。襄漢人。仕周爲殿侍東三班。宋太祖受禪。自宣祐門入。守者拒弗納。乃自移門入。旣受朝賀。卽召宣祐門守者。一班皆自殺。太祖大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入以青紅二色帛爲帽飾。二人旣出。復自殺。太祖義之。立祠祀焉。南渡後立廟於杭州保安坊。適城中大火。空中見青紅二旗。書喬陸二字。火遂息。民益神之。事聞孝宗。賜額曰昭節。按此事不載史冊。而一班之姓氏均不傳。吉光片羽。僅着二人之名於稗官雜志中。亦幸矣。

人知漢高帝父太公。母劉媪。蓋本史記。而父無名。母無氏。按宋孔平仲雜說云。漢高祖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祀太上皇於萬年縣。注名端。趙翼陔餘叢攷云。司馬貞史記索隱。謂漢高帝母溫氏。詩含神霧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復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據此。則劉媪氏溫。而名含始也。

漢書。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注。乳醫。視產乳之疾者。又宋史。宣和三年。都城

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娩。按乳醫蓐母。卽今之穩婆也。

藝苑雌黃。李濟翁云。借書一癡。惜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又聞見錄。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借書還書。人事之常。癡字殊費解。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甌。還書一甌。甌乃酒器。謂盛酒酬之也。據此則癡字實甌字之訛。又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眉。王次回詩云。秋來始擬今宵醉。遠客還書有一鷗。似又可作一鷗。鷗夷本訓酒器。一甌一鷗。似異而實同也。然酉陽雜俎。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噉。借人書送還爲噉也。資暇錄亦云。古諺借書一噉。還書一噉。則又可作一噉。然噉字亦不切。自以從甌或鷗爲是。

梵語比丘。其義爲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按今稱僧爲上人。不如稱爲乞士之確也。

俗語謂暴餐曰作蹋。亦作作撻。蓋猶作踐作藉之意也。二字可入詩。楊廷秀詩。懊惱游人作撻春。又可作作獺。見南唐近事。張崇帥廬州。索錢無厭。嘗因宴會。一伶人假爲死



者。被遣作水族。冥司判云。焦湖十里。一任作獼。

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注顏師古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高士傳曰。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陶潛聖賢羣輔錄曰。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羅泌路史曰。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也。趙吉士寄園獼祭寄曰。綺里李。姓吳。名實。阮葵生茶餘客話曰。綺里李。朱暉。字文季。二說不同。按後漢書列傳。朱暉。字文季。光武時人。去高祖漢興遠矣。時號南陽朱季。遂瀾作綺里季。阮說似未足據也。

晉宣帝因以牛繼馬之譏。深忌牛姓者。乃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宣帝先飲其佳者。而以鳩酒毒死其將牛金。迨恭王妃夏后氏私通牛某。生元帝。非牛金也。此猶唐太宗時。早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之謠。帝以李君羨爲武衛將軍。小名五娘。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其時武護女已在宮中矣。國祚潛移。是有天命。不可以人力挽。牛金與五娘。乃

不幸而被嫌疑以死。通鑑復失考。更令牛金死後。蒙不白之冤。不亦過哉。公羊傳。陳乞使人逆陽生于諸其家。按于諸。作置字解。蓋齊魯間方言也。

元稹詩。光陰三翼過。蓋本越絕書。及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舟名戰船之輕捷者也。以喻光陰之迅甚新。

後漢梁鴻傳。鴻妻孟光。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按案乃古盃字。舉與眉齊者。不使氣觸澆污。極言其妻舉盃之敬耳。今之壽年老夫妻者。輒引用齊眉二字。抑知齊眉何關壽意哉。

宋翻爲河陰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不遜。翻命取彌尾青鑱之。於是威振京師。見北史。枷亦有名。可謂好事矣。

荀子。夫是之謂上愚。按上愚。猶至愚也。今人多用上智下愚。不知愚亦可稱上也。

仲雍字熟哉。見史記注。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注莊子。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傳疏。荆軻字次非。見博物志。莊周字子休。見列子。杜康字仲寧。見魏武短歌行注。師曠字子野。見莊子疏。孤竹君中子名仲遼。見周曇詠史詩注。文翁姓翁。名黨。見張崇文歷代小誌。

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荀悅漢紀。文種字子禽。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介之推。姓王名光。陳仲子名巳。字子終。鬼谷子姓王名詡。叔孫通名河。並見阮葵生茶餘客話。全唐詩話。鄭谷幼年。司空圖見而奇之。曰。曾吟得丈丈詩否。曰。吟得丈丈曲江晚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閑回首。一對鴛鴦落渡頭。卽深意矣。按今人通稱尊長曰丈人。亦可稱丈丈也。

朝野僉載。唐書侯思止傳。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按此卽軍棍之濫觴。

韓蘄王神道碑。韓世忠在軍中。獨騎馳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趨捷善走之人也。按此頗類市井混號。

范攄雲溪友議。李羣玉旣解天祿之任。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春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游。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爲

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案史記舜年三十。帝堯乃以二女妻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四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又楚詞王逸注。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是舜年三十而娶。百有十歲殂落。凡伉儷八十年。二女年在百歲上下。灑淚梧陽。投身湘水。生爲烈女。死爲明神。于數千年後。謬綴以明妝翠黛之詞。已屬誕妄。如友議所載。更狂悖不足誅矣。

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佛狸後魏太武帝小字也。可與帝羝作對。遼主耶律德光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以北去。晉人謂之帝羝。見通鑑。

晉阮裕目王羲之。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見晉書王羲之傳。又唐時李嗣真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見唐書李嗣真傳。夏姬鷄皮三少之外。不意尙有此二典。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節。從上流擲去。兩竹相合。卽成夫婦。俄而果合。遂成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其事迹與名稱均極風趣。

說文段注。姻。嫪。讀若顧。滂。謂婦人所私之人也。今流氓稱婦女曰寡老。疑卽姻嫪之沿訛。而并誤其義。

錄囚唐人每作慮囚。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顏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慮字本錄聲之去者。音力具反。俗不曉其意。遂爲思慮之慮。然唐人稱慮亦自有本。案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其名例內。有會赦會降會慮之文。蓋降卽赦之別文。赦則罪無輕重。降則減重就輕。而慮者又與降同。特降自減免。慮是奏免耳。赦降慮三者名殊而義歸於赦。然則唐俗沿襲爲慮。自非無因也。

法苑珠林。比邱白佛言。世尊復何因緣。故名婆婆。告曰。本爲人時。以婆說私衣布施供養。故名婆婆。按今人稱老婦曰婆婆。直尊之爲佛矣。

蜀妓薛濤。字洪度。在高駢席上。聞邊報賦詩云。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楊升庵曰。含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所著有洪度集。獨不載此詩。何耶。

以龜目倡妓之夫。始於元池北偶談。謂諱龜自明始。誤也。輟耕錄。載嘲廢家子孫詩。宅

眷皆爲撐月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兔望月而孕。喻女子不夫而妊也。諱龜始元。此可爲證。又今人以免喻像姑。不知亦可以喻蕩婦也。

柳耆卿詞。願奶奶蘭心蕙性。今傭僕稱主婦曰奶奶。宋時蓋已然矣。然以之入詩詞。則僅見柳作也。

女郎花唐人謂辛夷也。見陸游詩自注。

# 枕亞浪墨三集卷五

## 啞啞錄

浙江韓觀察朝衡。乾隆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刑部。歷任郎中。宦久益貧。性喜  
詼諧。嘗作司官。歎數閔。揣摩盡致。見者皆爲絕倒。流傳遍畿甸。其詞曰。漫道司曹地位。  
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於。今。低。心。下。氣。空。煩。惱。要  
解。得。個。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曉。一。閔。幾。曾。見。扇。傘。旗。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  
不。坐。轎。只。一。輛。車。兒。代。腿。跑。剩。有。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贏。套。再。休。提。游。翰。苑。三  
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導。一。閔。辦。事。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  
意。都。要。把。心。操。還。有。猾。經。承。弄。筆。蹊。蹺。疲。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纔。約。件  
回。堂。畫。稿。一。閔。大。人。的。聰。明。洞。曉。相。公。的。度。量。容。包。單。只。爲。一。字。寬。嚴。絲。些。計。較。  
小。司。官。登。答。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少。不。得。改。稿。時。顛。頭。簸。腦。說。堂。時。垂。手。呵  
腰。一。閔。西。園。路。非。遙。候。堂。官。偏。難。湊。巧。東。垣。事。更。饒。抄。案。件。尤。恐。欠。早。受。用。些。汗。

流。浹。背。秋。陽。照。砂。飛。撲。面。冬。風。暴。那。顧。得。腿。顫。心。搖。腸。枯。舌。燥。（一闋）百。忙。中。錯。誤。  
眞。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敢。只。望。吃。面。去。捱。些。臉。燥。那。知。道。吃。處。回。嚇。得。魂。銷。若。是。例。  
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就。半。邊。焦。只。恐。罪。誤。因。公。幾。降。調。幸。虧。得。霹。靂。聲。高。雨。點。少。趕。  
辦。過。平。安。暫。保。（一闋）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東。頭。路。須。親。造。急。  
歸。家。柵。閉。溝。開。沿。路。繞。淡。飯。兒。纔。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人。兒。恰。把。家。常。道。（一  
闋）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皮。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  
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啞。巴。牲。口。無。  
麩。料。况。明。朝。還。有。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一闋）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顫。老。休。  
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邈。無。文。貌。沒。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尙。早。回。頭。顧。影。眞。  
堪。笑。把。平。生。意。氣。半。向。近。年。銷。這。便。是。做。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

龜爲四靈之一。今人諱而古人重之人以龜名者如李龜年陸龜蒙楊龜山等物以龜  
貴者如龜牀龜袋龜旒龜紐等皆是也最奇者放翁詩鬚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  
寸冠自註云鬚樽卽皮襲美所云訶陵樽也余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未審此冠以



一龜之殼爲之抑聚衆龜之殼爲之如集腋成裘之類歟。戴於首上較之綠頭巾又如何甯非怪事。

湘南某縣署背山而建。山中多樹木瓜。以土牆環之。牆極矮卑。當深秋木瓜結實時。輒被賊踰垣偷採。有某名士宰是縣時。適邏者獲一賊。袖中猶貯木瓜十餘枚。命掌責十釋之。判曰。偷我以木瓜。報之以嘴吧。匪報也。永以爲戒也。此判風流儒雅。可見一斑。一缺脣者與一禿髮者爲友。一日缺脣者往謁禿髮者。坐談未久。遽興辭。禿髮者曰。竟不能屈（諧音）留片刻耶。缺脣者知其有意戲己。心銜之。越日禿髮者還謁。缺脣者趨而出迎曰。承蒙光顧。蓬華生輝。

吾邑當同光間。有曹某者。以勢力雄鄉里。嘗與邑人某涉訟。恃金錢魔力。反曲爲直。某被罰助華佗殿楹聯一副。某名士爲撰聯語曰。斯世於今多吉利。先生何處下鍼砭。吉利爲曹操。小字語妙雙關。華佗亦爲調侃。今此聯猶懸該殿兩廡間。

某君病痢。戲作詩曰。如廁與更衣。瑣屑史傳載。河魚腹疾。其奈何。患痢不瘳甚矣。憊非過友。慕腹痛生。非飲苦茗。腸石聲渾如廉頗。遭讒不堪使。一飯未畢。三遺矢。又如第五。

頻。視。兄。子。疾。終。夜。之。間。十。數。起。坐。不。安。席。寢。不。安。枕。以。此。謀。國。何。國。不。整。食。必。吐。哺。沐。必。握。髮。以。此。待。士。何。士。不。達。無。奈。將。軍。爲。腹。負。披。衣。時。作。給。事。走。旣。不。能。歐。陽。廁。上。常。得。詩。又。不。能。溷。中。作。賦。如。左。思。只。愁。小。臣。有。晨。夢。負。公。登。天。公。不。知。吁。嗟。乎。劉。漑。糞。臭。殊。可。鄙。神。僧。不。逢。腸。莫。洗。層。空。一。星。號。天。屎。請。禱。或。占。勿。藥。喜。從。來。推。陳。始。出。新。捫。腹。一。笑。忘。愁。呻。此。中。空。洞。已。無。物。應。可。容。君。數。百。人。涉。筆。成。文。運。典。入。化。滑。稽。詩。中。之。傑。構。也。

陽湖錢季重秀才工詩詞飲酒使氣不可一世有子七齡溺愛過甚不令就傅飯後輒引與嬉戲惟恐不當兒意嘗撰一聯懸於兩柱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狂情可想

眼鏡一物原爲有目疾者補助視力而作今人則以爲裝飾之具年少翩翩雙瞳炯炯競以金絲克魯克架爲時髦昔人有嘲戴眼鏡者曰終日耳邊拉短絛何時鼻上卸長枷此謂人不幸以短視而戴眼鏡真大苦事然則今之競戴眼鏡者非與無病呻吟無罪受刑等乎又昔之眼鏡限於男子且必須年老者故有人詠眼鏡云白髮幾人非

借。力。紅。顏。對。爾。獨。無。情。言。婦。人。不。需。此。物。也。今。則。此。風。染。及。於。閨。閣。如。雲。粉。黛。裝。束。新。奇。瓊。瑤。之。鼻。無。不。飾。以。金。絲。藍。片。以。爲。美。觀。又。有。人。詠。之。云。當。他。臨。去。秋。波。轉。總。覺。銷。魂。隔。一。層。

吾。邑。西。鄉。東。張。市。老。吳。市。一。帶。其。地。土。音。與。城。中。迥。異。如。讀。修。爲。蔬。讀。酒。爲。祖。最。奇。者。牛。字。讀。油。音。油。字。反。讀。牛。音。如。曰。一。斤。菜。油。則。曰。一。斤。菜。牛。一。隻。黃。牛。則。曰。一。隻。黃。油。驟。聞。之。幾。致。不。解。余。有。同。學。張。某。亦。該。鄉。人。一。日。入。城。東。邀。諸。友。赴。酒。樓。小。酌。余。適。因。事。遲。至。張。呼。酒。保。曰。再。來。一。個。祖。宗。酒。鍾。余。遽。答。曰。豈。敢。豈。敢。一。座。皆。失。笑。

吾。鄉。又。有。一。鎮。名。五。渠。者。土。著。多。瞿。姓。說。者。謂。彼。處。土。音。與。中。州。韻。相。近。蓋。魚。韻。之。字。多。讀。作。尤。韻。之。音。也。有。瞿。志。雲。者。偶。入。城。謁。客。客。固。與。瞿。不。相。識。者。見。面。後。卽。詢。尊。姓。答。賤。姓。瞿。求。客。又。請。教。台。甫。答。草。字。志。雲。尤。客。又。問。府。上。何。處。答。舍。問。五。渠。求。客。又。曰。請。坐。請。坐。答。勦。拘。勦。拘。鳩。閱。者。試。揣摩。其。問。答。時。連。接。之。語。氣。靡。有。不。發。噱。者。

曩。年。余。寓。居。三。馬。路。右。鄰。爲。某。錢。肆。其。門。上。貼。有。兩。紙。條。一。曰。前。樓。召。租。一。曰。後。樓。出。

租而租字均誤作祖字見者皆掩口越口余戲問其主人曰已召得否答曰尙未余曰汝之祖宗前樓召進後樓出去無怪其永遠召不到也

近年滬上盛傳之逆倫案暗殺案殉情案如凌連生張欣生羅炳生閻瑞生其名字均有生字今惟張欣生苟延殘喘然證據昭彰決無末減之理名生者不生一時至有四人之多亦奇事也又閻瑞生與羅炳生之姓合之適爲閻羅二字那得不把臂向枉死城去

前清有達官某在滬宴客徵妓侑觴妓至未久龜奴連促轉局達官斥之龜奴反唇相譏不稍退讓達官大怒連批其頰並罰食草料一堆以儆座有蘇人某君笑曰此真吳諺所謂烏龜吃游火蟲也（吳人呼螢爲游火蟲腐草爲螢故云）

明季學院喬公課士苛刻歲考各府州縣學劣等既多重杖不稍貸按臨日諸生咸惴惴一時有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之謠喬固徧盲也有以謠語戲一老生老生答之曰小生藤上也走過那怕今朝獨木橋蓋先是有滕學院場規極嚴防諸生交頭接耳傳遞易卷之弊用紙條封鼻尖黏連號板不容展動完卷時驗有脫裂者巡役扭稟卷

面卽識犯規有犯者文筆雖佳亦入劣等云聞滕學院考某郡有一點生年尙稚試日諸生方正容揮灑忽聞蟬聲出坐間而其人又狂叫不覺驚顧而笑之始猶三五人既而衆聞蟬噪聲狂叫聲驚笑聲一時交作遂不覺羣起延望於是通場封條俱迸裂巡役擁幼生上堂巾中嘖嘖之聲猶未絕學院盛氣問之將加杖責其人從容對曰大宗師請息怒生員有下情不得不稟明生員臨入場老母爲生員拭衣整冠囑好好做文以一物入頭巾内生員請問母不明言但曰取吉祥之義汝年穉大宗師又公明倘得高等藝林榮焉此行定有頭名之兆生員奉母命不敢違正專心營構忽聞異聲發頭巾內不覺驚詫失聲並無他故也時噪聲與應對聲相酬答學院亦爲之破顏遂宥之因免封鼻之令自幼生始也按此事曾載笑林廣記而敘述簡單且不詳出處偶閱先君子自怡室叢鈔有此一則亟錄出以示同人俾知此所盛傳之笑話半有所本非盡憑空結構也

吳研人先生以文名雄海上磊落不羈滑稽玩世酷嗜阿芙蓉賣文錢到手輒罄以故阮囊常羞澀也有知友數人恆資助之吳不知謝亦不言償其爲人絕類著儒林外史

之。吳。敬。梓。而。怪。現。狀。一。書。文。筆。亦。不。多。讓。兩。人。均。窮。困。以。死。結。果。亦。相。同。信。吳。氏。之。多。畸。人。矣。聞。研。人。在。時。一。日。窘。甚。致。函。某。友。向。之。告。貸。戲。將。七。穿。八。洞。之。破。襪。一。隻。封。入。函。中。另。取。一。箋。大。書。八。字。云。襪。猶。如。此。人。何。以。堪。其。友。發。函。見。之。大。笑。曰。研。人。又。處。窘。鄉。矣。卽。袖。數。金。往。饋。之。其。風。趣。如。此。

吾。邑。蔣。子。範。先。生。素。喜。文。字。詼。諧。聯。語。尤。工。有。混。號。小。眼。王。大。者。設。一。茶。寮。於。城。西。蔣。贈。一。聯。云。湖。月。大。佳。齊。放。眼。園。亭。小。住。亦。稱。王。嵌。湖。園。小。眼。王。大。六。字。絕。不。牽。強。真。名。手。也。蔣。一。日。游。某。游。戲。場。見。一。年。約。四。十。許。之。婦。人。身。穿。旗。袍。妖。嬈。作。態。戲。撰。一。聯。云。『鶴。髮。鷄。皮。現。世。登。徒。女。奇。裝。異。服。中。國。主。人。婆。』登。徒。女。較。主。人。婆。尤。覺。新。穎。可。喜。

士。人。某。善。掉。文。與。人。談。論。每。喜。運。用。成。語。渾。如。己。出。一。日。偕。其。妻。自。岳。家。返。途。中。遇。一。新。識。之。友。詢。彼。婦。爲。誰。某。答。曰。斯。是。陋。室。陋。室。二。字。假。借。作。拙。荆。之。意。語。妙。無。比。某。家。故。貧。其。子。畢。業。某。中。學。後。無。力。再。入。大。學。邑。紳。某。富。而。好。義。知。某。子。才。實。可。造。欲。助。千。金。俾。勿。輟。業。某。作。謝。啓。中。有。造。化。小。兒。之。句。造。化。作。便。宜。解。亦。妙。又。邑。中。有。某。孀。婦。夫。

死不貞。與無賴子通。有養媳年已及笄。嫌其礙眼。與無賴子謀。乘其睡而污之。以滅口。某戲語人曰。此之謂姑息（息媳）。養奸又可謂之姑奸。養息言養媳爲姑所逼。奸也。又憶曩年偕友人天憤赴崑。入一飯館進午餐。見旁坐之客有呼一個東坡兩個東坡者。訝之。因詢侍者。乃知此館以小碟醬炙肉著名。謂是東坡遺法。一小碟售洋二角。喜食者恆盡數碟。余笑曰。昔人詩有水光盪漾百東坡之句。可見東坡化身本來不少。却不料此間還有一個販賣部天憤食量素宏。因與共食四個東坡而出。

世傳蔡君謨造洛陽橋。遣投文海神之隸名夏得海。其事散見諸家筆記。閩中有夏得海祠。塑像祀之。七閩素盛男風。尤信鬼神。謂冥中掌外寵之神。卽夏得海。凡有心慕而未遂。及勢格而難行者。率備牲醴詣祠虔禱。往往得償。所欲酬神。用生豬腸。屆時攜其所歡。雙拜神前。媚依如夫婦。獻觴既畢。變童輕捻長袂。纖手親奉豬腸塗抹神吻。用以答神。祝而表感忱。以是閩中夏得海祠所在多有。香火極盛。而神像吻邊無不油膏淋漓者。此事殊可駭笑。余謂世間各業多有崇奉之神。如整容匠奉羅祖。伶人奉老郎神。之類。今人都喜揩油。夏得海吻邊常有豬腸塗抹。此揩油老之祖宗也。宜崇奉之。

文酒清話載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維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尋四廂之職紫袍  
窄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又宋王德僭竊執一生作詔云兩條脰  
脰馬趕不前一部髭鬚蛇鑽不入身坐銀交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  
之祖鴛鴦殿上渾如秦始之皇又甲乙剩言某翰林啓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  
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又聞前清某大臣得賜黃馬褂雙眼花翎時屬官賀詞有  
云半身染橘之黃雙眼飄翎之碧倉頡造此「之」字固初不料後人有如此生法也  
又某縣令候其同僚兼祝午釐書有頭映蒼蒲之綠六字尤堪噴飯

一西席講論語至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二句未致詳解其東翁有意挑撥  
謂夫子究是何人講書不應如是忽略西席笑曰朱註却未註出姓名無從檢查以我  
思之當是孟夫子東翁駭甚詰以何所見而云然西席曰孟子不云乎子好游乎吾語  
子游孟子固嘗與子游共語子游所聞非其師孟子之言而何東翁默然

缺唇者多缺其上然亦有缺在下頰者狀尤可醜食物時雖無異常人而一遇湯飲則  
往往從齒縫間淋漓下注滑稽者改千家詩二句以嘲之曰唇亡有酒須當漏一滴何



曾到五臟。

吳祿貞初爲鄂省武普通北洋教員。因與某教習意見相忤。復返北洋。依袁氏於小站。又以事忤袁去職。赴京寓某會館。益落拓窮困不堪言狀。復經良弼爲之推薦。始往東三省。蓋良與吳爲同學。素相得。薦之時。良親赴寓所致意。久候而吳不出見。良怪之。排闥入見。吳妻正覆被臥。而吳則方坐榻沿。穿一女袴。驟見良入。不禁狂笑曰。脫却布袴。浣而未燥。祇能作隆中高臥不意。高軒辱臨。且必欲令余出見。世間惡作劇。乃有如是者。耶。良反爲之大窘。此事曾見近人筆記。憶友人謝君語余。曩年有同鄉友某。素有烟霞癖。一日忽挈眷來滬。就謝謀事。謝以其有痼疾。婉謝之。囑其姑返。俟有機緣。當再函召。某遂去。謝亦旋忘之矣。數星期後。忽得一郵片。則其友自五馬路某小客棧發者。云有要事。屈駕面談云云。急往訪之。見其人形容憔悴。衣履不完。其妻方偃臥於牀。見謝至。以衾蒙首。謝問曰。嫂夫人沾清恙乎。忸怩曰。非也。固詢之。乃知繡袴已付長生庫中。欲起而不得也。謝大駭。笑急出數金。令其人贖袴歸。又爲代購輪船票。立促其返里。噫。何今之無袴公之多也。吳公有知應亦狂笑於九原矣。

某邑城隍廟來一女丐。挈五歲小孩。席地求錢。以黃紙書二詩云。不工奔競不求親。學得吳簫或救貧。託鉢羞同庸俗輩。拯扶饑溺仗斯文。偶遇文人擲一錢。勝如壓線復年年。何妨寄跡卑田院。安置貧家別有天。又一聯云。詩興本無佳。既困貧寒迫。得赧顏求助。去丐中原有道。尙存氣節。偷逢青眼。免嗟來。誰家女博士。飄零至此可歎也。

漢武帝時。田丞相千秋。史載其先齊諸田甚詳。代劉屈氂爲丞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故號曰車丞相。而班孟堅因一時稱謂。遽改其姓氏曰車千秋。標於史冊。遂令堂堂丞相。變成兩姓家奴。又百官志。公車司馬令。掌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按公車乃官署名。非謂公家之車。如安車蒲輪之類也。乃後人於舉子赴禮闈者。每寫公車北上。試問公車如何北上。車字之典。其沿訛有如此。二則者南方人讀車字本作差音。宜其一誤再誤也。

去冬旋里。遇舊友某君於酒樓。暢飲甚歡。適大風雨。不能歸。因就宿於附近逆旅中。翦燭長談。不覺四鼓。酒意全醒。頗復思飲。而時已夜闌。且嚴寒。無處可以行沽。某忽憶及城西某藥肆。兼售白玫瑰露酒甚佳。冒雨往叩其門。藥肆中人從夢中驚醒。詢何事。則

云。產。婦。臨。蓐。忘。備。苦。草。兒。已。下。地。急。需。此。物。幸。速。開。門。肆。夥。聞。係。急。用。不。能。不。起。某。購。苦。草。訖。復。曰。有。陪。侍。產。婦。者。數。人。夜。深。不。得。睡。思。少。得。酒。以。禦。寒。氣。請。更。與。我。白。玫。瑰。一。瓶。夥。取。酒。至。熟。視。某。而。笑。曰。君。抑。何。滑。稽。之。甚。某。大。笑。出。棄。苦。草。於。道。攜。酒。歸。歡。飲。達。旦。

舊。歷。新。年。偶。與。友。人。二。三。作。雀。戰。局。既。罷。友。有。繼。續。爲。押。寶。之。戲。者。余。病。未。能。友。曰。子。不。能。盍。賦。之。余。曰。諾。因。賦。詩。云。一。盃。一。碟。几。中。央。一。偃。一。仰。骰。兩。藏。一。人。中。坐。妙。主。張。右。手。簸。之。聲。琅。琅。環。而。向。者。几。四。旁。屏。氣。不。息。輪。轉。腸。神。注。阿。堵。手。探。囊。青。龍。白。虎。前。後。方。串。心。搭。角。心。口。傷。突。下。孤。注。決。以。剛。肅。然。開。視。衆。目。瞠。負。者。氣。索。勝。者。神。揚。揚。吾。聞。昌。黎。古。大。儒。猶。藉。博。塞。爲。歡。娛。許。身。社。稷。杜。陵。叟。袒。跣。呼。白。無。不。有。飽。食。曾。傳。博。弈。賢。遣。閑。詎。怵。牧。奴。偶。穀。日。過。去。上。元。來。屏。當。百。事。心。頑。開。辛。盤。釘。座。苦。茗。瀾。此。覆。請。看。射。一。回。前。茅。敗。敷。偏。師。捷。青。蚨。來。往。飛。蛺。蝶。斂。几。翻。盃。復。覆。碟。乞。頭。絮。絮。闌。窻。妾。余。兄。天。嘯。素。工。鐵。筆。曩。年。旅。粵。時。有。人。囑。治。一。印。自。題。七。字。云。『。小。事。糊。塗。大。不。糊。』。自。有。印。章。以。來。未。有。如。此。七。字。之。奇。妙。者。也。

谷號彭亡。岑侯不返。坡名落鳳。士元爲驚。口呆之說。自古有之。咸豐癸丑。江南軍至。九江防賊東下。屯兵於老鼠閘。識者謂鼠遇貓必不支。蓋俗呼長髮爲長毛。毛音諧貓。故云。又有蔡某者。饒將也。屢奏奇績。後歿於襄陽之油榨溝。識者曰。菜（諧蔡）經油榨。其能免乎。同治間。淮徐有劇盜畢熊飛。犯案纍纍。屢捕不獲。後聞其遁之金陵。名捕某忽躍起曰。就擒必矣。人問其故。曰。金陵有鐵甕之稱。甕中捉鼈（諧畢）決無倖免之理也。已而果然。

一塾師喜將夏威拍案以警學生。頑童某乘師他出。將夏楚折爲兩截。復以膏黏合之。仍置之案頭。師返不知。夏楚之已斷也。適一生於座間嬉笑。師突取夏楚向案猛拍一下。斷處迸裂。激而上躍。適中師額所戴之玳瑁眼鏡擊成粉碎。師怒詰誰斷此者。諸生皆不敢聲。某從容答曰。夏楚以木爲之本。係無知之物。師自用力過猛。遂致中裂。幸所擊者案。僅碎。先生一副眼鏡。設以擊學生之頭。此時腦漿且迸裂殺人。償命先生獨能逍遙法外乎。師語塞。或曰。此大革命家某君幼時事也。

四絕室主洪獨覺氏。今之詩人也。今春曾詠時事作十一歌。句句均含十一。或嵌字。或

拆字。或增或減。或隱或現。頗有意味。其辭曰。民國紀年六。加五。半誤。文來半。誤。武孫子。兵書刪兩篇。指中山失機自誤。可憐。忠骨埋黃土。土字爲十一。商山四皓游竹林。七加四爲十一。三海八仙嗜豪賭。命短飛龍日。八三。太保附鳳折兩羽。昏皇首領一齊拋。皇字去首爲十一。赤老腰脚半截去。赤字除下截爲十一。塚中枯骨本非人。本字去人爲十一。五年六月黃陂主粗平。三百三十日。計十一個月。丁巳龍旗飛丙午。龍爲辰辰在五位已在六位合爲十一。芝翁馬廠誓師干。干字爲十一。紹軒脫輻心誠苦。軒字去車爲十一。華甫無用任人牽。甫除用爲十一。五角六張動刀斧。別抱琵琶。四絃理七絃。兩院又折黃花。九月。撫三災。八難費調停。尺一面皮厚如鼓。四維缺一亂綱。三常。五。一閣飄搖牽十部。七星舌劍掉四方。九獅寶刀。綬雙組。一等嘉禾。一等文虎。八美。三妻不嫌多。尙欲金釵少。一股忘八。烏龜一縮頭。橫行公子連壳數。廿二行省南北分。三個巡閱添翼虎。虎生翼爲彪。彪字十一畫。或作八省。三巡閱亦合爲十一數。陰謀策士語如簧。士字爲十一。販土督軍心更腐。土字爲十一。債臺高築危乎哉。臺字首爲十一。挖肉醫瘡氣破肚。肚去肉爲十一。

太會希冀收什一代表箝口詞難吐（吐去口爲十一）十一年事略戲書白圭半玷無雙譜（圭字半爲十一）

意見之偏有不可以常情測者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目爲村夫子東坡不喜昌黎畫記目爲甲乙帳簿荆公不喜春秋目爲斷爛朝報劉須溪謂詩至文選爲一厄米元章謂顏真卿書筆頭如蒸餅醜惡可厭司馬溫公深惡孟子朱子謂武侯爲橫武穆爲盜靖節爲莊老以彼索稱賢者其顛倒黑白猶如此世俗悠悠之口尙可論乎至文人相輕積習已久其中尤無真是非卽以唐之王楊盧駱論之當時稱爲四大家者也賓王漢宮三十六秦關一百二謂之算博士盈州類取古人姓氏作句號爲點鬼簿照隣多用金玉翡翠珠璣等字謂之陽翟大賈此種批評直惡謔耳今則大雅云亡異言蠶起新舊不相容文士中尤多敗類雜髮未燥信口雌黃等諸山膏見人卽罵以爲非我族類也某君稍有文名嫉者從而醜詆之至謂其人筆墨直無一字可取某君笑置之不與較人咸服其涵養之深某君曰非也譬之狗能吠而人不能吠人不幸而爲狗所噬祇可自認晦氣必欲將狗反噬以爲報復是尙得謂之人乎聞者以爲然

唐人稱馬嵬詩甚多。而以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十四字爲得。詩人敦厚之遺。玉環雖爲禍水。而致禍者自有其人。漁陽之變。必欲歸獄於一弱女子。殊爲苛論。况美人例應得人憐惜。當時六軍不發。從容就絕於尺組之下。所保全者實多。忍再以風影之談。冷潮熱諷。陷美人於不白乎。曩年鳴社同人。適課是題。余有一律詠之。云。風流薄倖李三郎。千古紅顏一國殤。死有餘冤訴鸚鵡。生無遺恨妬鴛鴦。襪羅零落成多事。珠斛淒涼枉斷腸。我道便宜白居易。一篇長恨噪詞場。頗爲同人稱賞。謂係持平之論。如趙甌北之張均兄弟。今安在。只有楊妃死殉君。又嫌其過於褒獎矣。曩年河南靈寶縣重修楊妃廟。時宰是縣者爲山陰俞士元。爲換一聯云。帝留蜀道思卿甚。妃在唐宮洗子無。當時頗爲人傳誦。此與某君詩早識胡兒天性薄。不該懷抱入宮來。同是有傷忠厚吾輩讀書人不應具此口吻。况金錢洗兒事。本子虛。袁簡齋有句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簡齋人品亦非上上。而此詩殊足爲楊妃解穢。

崑山車站附近有小茶寮。名劈拍園。爲下等社會中人息肩解渴之所。劈拍二字。不知何所取意。今春余因事至崑。下車適過其地。有販夫數輩。在內噉茗。不知因何口角。繼

而用武。掌頰之聲。既清且脆。余顧謂同行之友曰。今日之劈拍園。可謂名副其實矣。友大笑。

前清時有便壺學使二人。便壺云者。鼻煙壺之轉音也。其一人爲滿人溥良之無略識。居然身列詞林。光緒某年溥爲江蘇學政。按臨各郡。閱卷不知優劣。乃異想天開。排列各卷於巨桌之四周。而以常御之鼻煙壺置桌之中央。從而轉之。俟轉定時。烟壺嘴所指卽某方向之卷。入選依次遞轉。以定等第。又一人亦旗籍。忘其姓名。較溥稍知文。而盧後王前亦苦於茫無把握。其常用之鼻烟壺有翡翠瑪瑙各一大小式樣相同。閱卷時置二壺於懷中。且閱且探。手入囊取一壺出視之。如探得翡翠則錄之。瑪瑙則擯之。去取既定。再就取錄之各卷。如前手續。以分甲乙。何物鼻烟壺爲盲主司。代掌文衡。真趣事也。兩便壺學使之外。尙有一篩子學使。亦不記其姓氏。惟知其人居官頗風厲。惜不知書。某年任浙江學政。恐幕友閱卷有弊。乃取各卷置一簸米之大篩中。衣冠長跪於至聖先師神位前。兩手捧篩簸之。如求籤然。其第一卷簸出者卽爲案首次出者。爲第二第三第四等至籤完爲止。按名填榜。此尤想入非非者也。



清高宗最惡飲酒。尤不喜吸煙。然在朝諸臣嗜淡巴菰者甚多。最著者爲紀文達公曉嵐。當時有紀大烟袋之稱。世傳其靴筒內走水一事。至於叩首流涕。備嘗灼膚之痛。而痼癖終未能除也。不知其時尙有二人癖與紀同。亦與紀受同等之痛苦。二人爲陳文簡史文靖兩相國。高宗南巡。駐蹕德州時。問二人嗜烟召之來。各賜以水晶烟管一枝。試一呼吸。火星直達唇際。鬚髯爲焦。乃謝罪不敢再吸。亦惡劇也。吾邑蔣陳錫學士有恭紀詩云。碧碗瓊漿激灑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烟火來。卽詠此事也。

前聞俞君天憤談一笑話。前清米值賤時。尋常飯館碗飯售錢二文。添頭祇需一文。有人入小飯館午餐。命侍者取添頭一個。單湯一碗。醬炙肉一碟。至先以箸夾肉入湯中攪之。仍還肉於碟。食畢計祇需錢一文。蓋單湯例不取值。醬炙肉雖去。其油實未損分毫。亦難取償。堂倌報帳時。略費躊躇。高聲報曰。『來客添頭一個。單湯一碗。醬炙肉。浴會帳一千。找出九百九十九。』真堪噴飯。

吾邑殷厚培侍御李堯。性好吟咏。苦不甚佳。嘗爲御史王鵬運所擲揄。殷銜之刺骨。乃

刺探王之隱事。具摺劾之。謂鵬運性情既屬乖異。面目亦復不全。蓋王嘗染惡瘡。印堂以下。如王道之平平。卽俗所謂開天窗者。故殷以此諂之。摺上留中。越年舉行京察大典。有一部員已列一等堂官。見其姓名爲王鵬運。頓憶殷摺中語。以其人面目既已殘毀。殊玷官方。致引見時。未得記名。而不知其爲同姓名之另一人也。有人拾其事。製一文虎面云。王鵬運京察一等不記名。射孟子一句。爲有鼻之人。奚罪焉。時傳以爲笑柄。宋甯德皇后。從徽宗蒙塵。紹興五年。訃音自北庭來。徽州守唐輝。使休甯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人盡簪乎白柰。白柰見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宮織女死。爲之着服已而杜后崩。唐竇叔向。上正懿皇后哀輓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句陳詞。蓋本此時以爲工。有一富商喪婦。設奠之日。有送祭障者。另四金字。文爲柰花。簪雪花。商胸無點墨。不審四字之次序。問之塾師。塾師亦茫然。乃以己意連綴之。爲柰簪雪花。商問其解。塾師曰。雪花六出。非眞花也。故不可簪。蓋又誤柰爲奈矣。商曰。解釋良妙。惟於祭奠之意。似無所涉。塾師沈吟曰。彼殆惜令正之盛年。摧折如雪之空花。一現耳。商以爲然。如其言綴之。障上見者。

匿笑而已。

前清一。生員。爲人代倩。事發荷校。求脫不得。問計於某訟師。某書額枷上曰。瓊林獨席。又書聯云。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諧枷頸）磨穿鐵硯。而今纔得出頭。又吳令命役往虎邱採茶。役需索不遂。譖僧於令。令怒杖僧而枷之。僧知唐解元伯虎與令善。求救焉。唐不肯。一日偶出見之。戲題一絕於枷上云。縣差皂隸採新茶。只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笑釋之。又乾隆某科會試。有舉人素著富名。以夾帶被搜。枷號同年友見之。笑曰。既富矣。又何加焉。三以枷寓戲謔。均堪解頤。

儒醫某初以教讀爲生。因善讀別字。被東翁辭退。不得已改業岐黃。實係門外漢。懸壺後。連殺人。遂無敢問津者。友某用孟襄陽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二句。書聯贈之。人不解其用意。某曰。二句不照原文。讀須以不才明爲一句。主棄爲一句。多病故爲一句。人疎爲一句也。

有人乞其同鄉友人帶家書致其兄。作小啓云。『聞足下定於某日歸甯。特奉一函。敬頰面交尊兄。勿勿不盡。弟某歛衽。』其友得書大駭。詫面詰之。則曰。吾書無一字無來。

歷也。錢起詩：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吾用歸甯二字，蓋譽君爲才子也。三國志註：袁術與袁紹書曰：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北齊書後主：緯居南宮，其弟瑯琊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嘗于南宮見新冰早，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無？後儼殺和士開，後主緯使人召儼，儼曰：尊兄若欲殺臣，臣不敢逃死。此自稱其兄曰尊兄也。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俗乃於勿勿之中加一點，謂爲忽忽，沿誤已久。遂反以書勿勿者爲別字矣。至男子稱斂衽，雜見於古籍中者尤多。國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酈生勸立六國，後曰：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唐書：后妃傳：序楊氏未死，元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蘇東坡舟中聽丈人彈琴詩：斂衽竊聽激，昂此皆男子稱斂衽之證也。枕亞按：此人因偶有心得，遽爲標新，以啓人詫訝。吾輩讀書，固宜博洽，然時俗通用文詞，亦宜酌量從俗，否則矜奇炫異，適資笑柄而已。

曩年復辟，發生有沈某者，得占某部大臣一席，迨張勳戰敗，復辟取消，其友吳某決沈必死，以報清室。而其姪孫某則反其說，因各作生輓一副，吳聯云：『爲兩問留正氣，爲

中邦扶倫序爲下邑洗腥風五大洲置郵其聞此舉』於宋效陸秀夫於元慕王梧溪於明近瞿式耜三百年食報誰爲無人』姪孫聯云『假託黍離麥秀之悲事成作顯官事敗作逋民公且如斯曷怪世風日下』『謬以道德文章自命在朝竊政聲在野竊虛譽天胡此醉長教若輩偷生』第二聯形容盡致使沈見之將何地自容乎前清時吾族之在徐市鎮者有兄弟二人各擁厚資弟豪奢而兄奇吝其弟嘗爲春日市飛金幾斛往塔頂放之隨風飄蕩滿城皆作金色當時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句其兄以試事赴白門僑寓匝月所記日用簿每日祇腐一文菜一文有友見而笑曰君殊太費紙筆何不總記自某日至某日共買腐菜幾文乎世所傳一文錢傳奇卽指此事某舊居在鄉而城中另營別墅某時往來其間其所蓄雨具有特製之屐三一置鄉一置城一則隨身帶之若有人欲向之借用則兩處均僅有一屐無如之何其心計可謂工矣人或謂之則曰草屐古稱不借言不爲人借用也以草屐之賤猶不可輕於借人况屐乎夫吾亦猶行古之道也

食品之奇莫奇於粵東上等筵席以蛇鼠爲主菜而猶重蛇尾與鼠首其餘則曲鱔蜈

蚣亦登於俎。有一菜名鴛鴦。歡以蜈蚣與鷄合而成湯。不知何味。且二物生時相尅。錫以此名亦殊未當。而最奇者莫如雷神肉。一種本出雷瓊。鮮者不可得。卽醃乾者亦多。贗品貴重異常。余初怪雷神爲人所敬。畏何敢食其肉。且雷神何來多肉。以供刀俎。後閱文海披沙。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雲師如蠶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蛹長七八寸。如蛭味甘可熟而食。嶺南有雷公。秋冬則蟄地中。狀如疏人。掘取卽擊殺。烹而食之。乃知不過一種特異之動物。可供食品者。而顧以是名之。亦太褻雷神之尊嚴矣。使持齋老嫗聞之。必合掌曰。罪過。罪過。不怕天打麼。

貓爲虎舅。凡虎之技能悉貓教之。而獨不教以攀樹登屋。故虎祇能平地跳躍。見劍南詩註亦無稽之談也。吳人以田鷄爲狗舅。尤可笑。以田鷄之骨狗棄而不食也。狗諸骨皆食。獨不食田鷄骨。其理亦不可解。曩聞有渾號田鷄骨頭者。意其人必清瘦異常。故有此稱。後知係一士林。敗類無惡不作。故以此稱之。卽狗彘不食之意。刻毒極矣。前清同光間。燕京有測字者某。頗著靈驗。一日有峨冠博袖者來。拈一卷問功名。測字者視其人年約三十餘。趾高氣揚。類宦途中人。展卷則一靈字。測字者曰。此字中有三。

口一轉移間便成品級。恭喜恭喜。不日榮陞矣。其人聞言喜形於色。測字者復曰：公固貴人，但此官似非正途出身。殆由捐納得來者乎？其人意似怫然。測字者續曰：吾就字論字，勿怪直言。此字上爲雨，下爲巫，字明明指巫山雲雨，卽足下之終南捷徑也。其人面赤過耳，默然遁去。旁觀者咸訝甚，有識其人者謂測字者曰：子禍迫矣，是人乃某權貴之第一信人，初由其妻舅代捐道銜，後詔附某權貴，至出其床頭人，侑酒如白玉蓮花杯故事，其妻恆留宿府中，數夕不返。今子一語道破之，殆矣，殆矣。測字者亦大驚，卽收拾筆硯，跟踰出都。

楊鐵崖脫女鞋載蓋以行酒，謂之金蓮杯。彼以爲韻，而識者以爲褻。鐵崖又有詠楊妃襪一律云：天寶年來窄袖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絃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點翠盤思亂滾，香拈金鐙憶微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綳兒碧眼偷。詩語纖佻已極，不解此公何以專注意於婦人裙底物。詠歎不已，真小人下達之尤者。從前京津間妓女有解去雙行纏以足趾夾紙燃敬客吸煙者，其風味當較鞋杯又自不同。惜鐵崖之生太早，未獲享此豔福。今則天足盛行，北里嬌娃率皆大踏步而來，廉纖褻玩之具不

可復得一般。逐臭之夫。幾於無處。討生活矣。或曰。酒量大者。鞋杯故事。尙可仿行。尺許蓮船容酒。或不止一斗。是宜盛以大海。爲長鯨之吸量。窄如鐵崖。生於今日。亦當望洋興歎耳。

清末科場腐敗。買關節。求鎗替。所在皆是。而南省較北省尤盛。粵省至以闈姓爲賭博。而黑幕不可究詰矣。許孔二姓。皆嶺南舊族。某科鄉試。許姓有許應騏。孔姓有孔廣鏞。二人一以買進。一以鎗替。榜發。士子嘩憤。張其事。遍貼通衢。并附聯云。許氏子應手得心。來路無非走馬。孔方兄廣交結。庸才端藉多金。走馬云者。謂由闈外作文。飛送入場也。

紀文達公喜爲聯語。傳者夥矣。有二聯以市招對市招。似不經見。亟錄之。紀一日從琉璃廠回。謂其門下客曰。向見裝潢店所挂招牌。云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書畫詞繁字縟。苦無屬對。今遇藥店所榜。揀選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可以對却矣。又北人喜以楊柳枝削籤。別齒牙。市肆鬻之。招牌上寫柳木祛風牙杖。客有拈此求對者。紀曰。桂花滴露頭。油蓋亦市招。習見者真絕對也。



前清蘇州某中學。有教員某。學識淺陋。授課時魯魚帝虎。層見叠出。屢爲學生挪揄。竟有諷其去職者。某終堅持笑罵。由他態度。付之不聞不見。一日。又爲學生反對。某急自認舛錯。於黑板上大書諸君不必介蒂六字。而蒂字誤作帶字。衆大譁。因呼某爲介帶先生。又轉其音呼爲脚帶先生。言其靦顏戀棧如臭脚帶纏住不放也。

滬地爲盜賊淵藪。扒竊之事。日有所聞。余旅居此間十餘年。以處處謹慎。未爲若輩所算。一日。與友人偶談及此。頗以此自詡。不意是晚。余乘人力車過四馬路大新街時。新購之呢帽。忽與余顛脫。關係停車追之。已無蹤影。不得已露頂而回。更有一友。素狡獪。亦如余以未曾被竊。自炫於人。不料卽日乘某路電車。失去值洋二十餘元之眞金絲眼鏡一副。事後人以眼鏡架在鼻上。殊不易下手。因詢其失去情形。友啞然曰。非但失去眼鏡。且受渠一拳之敬。蓋當友下車時。賊突上猛擊其面。友出不意。陡覺眼前昏黑。張目左右視。則其人已將眼鏡藏過。且或下車去遠矣。鬼蜮伎倆。固屬防不勝防。而滿招損驕。必敗。余與余友。殆均未明此理也。

古今絕對如『貢禹貢禹貢』。『書生書生問先生先生先生』。無有能對者。近又聞

有一聯云『取二川排八陣七擒六出五丈原四十九盞命燈三分祇想歸一統』聯中一至十字固難湊合而又爲武侯個人事實較前兩聯尤難。

乾隆某年翰院課賦題爲痾瘦丈人承蜩以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爲韻紀文達押乃字一聯云沈機觀變聳肩第覺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將嘲其似乃兩句均用唐詩上聯用長孫無忌嘲歐陽詢詩聳膊山成字埋肩畏出頭下聯用嘲瘦背詩插笏便是及拄杖又似乃成山似乃恰成天然對偶聞當時閱卷者於下聯出處皆茫然也。

北京舊有天然居菜館至今尙存聞昔有一聯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有人對之云人下鄉約所所約鄉下人傳誦已久改革後又有人對云人來外交部部交外來人亦能圓轉如意惜部字可實用而不能活用不能及舊聯之工也。

四馬路某酒樓向有一匾額高懸於小便處額曰飲者留名調侃酒人可謂滑稽之至今此額尙在惟已改懸於他處矣。

前聞人談笑話有內東問其子先生最嗜何物其子曰先生最喜食虱子蓋師在塾中每捫虱而次以齒也於是給丐者以值覓得琵琶蟲升許油釜以進師食之而甘疑是

芝。麻。嗣。詢。得。實。乃。大。吐。此。雖。笑。話。顧。前。人。竟。實。有。其。事。溫。庭。筠。乾。饌。子。云。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每。令。人。採。拾。得。三。五。升。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嗜。好。詭。異。有。若。此。者。劉。邕。嗜。痂。不。能。獨。絕。千。古。矣。

有。業。燭。肆。者。生。平。喜。植。菊。花。多。至。數。百。本。歿。後。滑。稽。者。集。成。句。以。輓。之。云。蠟。燭。有。心。還。惜。別。菊。花。從。此。不。須。開。見。者。叫。絕。

五。馬。路。寶。善。街。舊。有。宏。茂。昌。襪。店。兩。家。專。售。布。襪。行。銷。頗。廣。兩。家。房。舍。櫛。比。均。自。稱。起。首。老。店。只。此。一。家。店。招。均。陳。舊。破。碎。僅。剩。一。半。以。表。示。其。資。格。之。老。而。門。首。又。均。貼。有。前。清。官。廳。禁。止。冒。牌。之。諭。告。并。於。其。旁。繪。有。龜。形。注。云。冒。牌。者。卽。是。此。物。彼。云。然。此。亦。云。然。而。平。日。營。業。則。仍。各。人。自。掃。門。前。雪。並。無。他。種。事。故。發。生。夫。吾。國。商。業。道。德。素。不。講。求。因。營。業。發。達。而。妬。忌。因。招。忌。而。仿。造。因。仿。造。而。咀。咒。人。情。之。常。惟。彼。假。冒。與。影。射。者。大。都。偷。摸。摸。決。不。敢。明。目。張。膽。相。與。爭。競。如。宏。茂。昌。襪。店。者。究。其。內。幕。此。元。緒。公。之。頭。銜。不。知。誰。當。實。授。也。

有。人。想。像。僧。道。鏡。鈸。聲。擬。成。長。短。句。僧。道。在。富。家。其。鏡。鈸。聲。云。『東。翁。富。東。翁。富。東。翁。』



已或曰。妓女呼所歡曰俏。冤家而彼所謂俏冤家者。大半冤桶。滬諺所謂豬頭三而耳。朶又最軟者也。然則將俏冤家名。豬頭肉與豬耳朶。不亦名副其實乎。

有女生某。自號掃眉女史。意欲與掃眉才子並稱也。曩年稅居五羊城中。榜其門曰。掃眉女史。小寓有狂生某。偕友過其處。見之笑曰。吾能使彼女他徙。友不信。狂生乃與賭酒一席。翌日就其對門租賃一椽。入而居之。亦黏紙於門。署曰。至尊居。士寄廬。不三日而女史招牌已卸却矣。蓋生暗用唐詩淡掃娥眉朝至尊一語以調之也。邱劍舒云。

前清某省童試題爲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一卷篇中三用羊血湯三字。閱卷者始而駭。繼而疑。以其文舍此三字外實出色。當行無疵。可摘因疑其心有所本。或者伊尹所謂割烹者。卽係羊血湯一味。惟未審其見於何書。因姑荐之。果獲。售後知試生實不能文。場作由傳遞而來原稿。三用蓋湯字。而蓋字均用僞寫。從羊從皿。生誤爲二字。又誤皿爲血。遂爲割烹二字。下一鐵板注脚。此可與尺二秀才廿一日上天鼎足而三並傳不朽矣。

有數名士設宴於秦淮妓寮。龜奴隨侍左右。吐屬頗風雅。衆異之一人曰。彼操業雖賤。

固猶是斯文一派。此間擔水夫賣菜傭，皆有六朝烟水氣。昔人之言良不我欺。座有一滑稽生笑曰：此何足奇？在昔有之。君等豈未聞學富五車一語乎？（烏龜之龜，南人讀作車音）衆爲粲然。俄而酒酣行令，衆互推作令官，不能決，時龜奴立處適當戶側，滑稽生遽起，強拉之，跨於闔中，謂衆曰：此天然闕字也。請拈之合座捧腹。

前清舉子向于祠祈夢，多有奇驗。散見於諸家筆記者不一而足，亦有性帶滑稽者。尤資談助。如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二句，余已採入醒睡錄中。茲更聞一事與之相類。咸豐某年一孝廉入京會試，祈夢於于祠，夢于公贈以晶章一方，上刊六字曰：杏花春雨江南醒而大喜，以爲有杏花二字，必中無疑。詎入場前一日家中急足至報太翁暴病且危，忽忽出都比至家而父疾已愈，始信科名有數，惟不解于公何以相欺。因再至祠中祈之，是夕夢于公仍以前晶章與之，而囑其倒看，則赫然報道先生歸去六字，是章固兩端皆有鐫文也。大噱而醒。

客問古來饕餮之徒，孰爲最甚？余對曰：莫如孔子與孟子。試讀鄉黨一篇，直是孔氏食譜，而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想見孔老二當時一定涎垂三尺，縱朱夫子強爲解說，究不

免。饑。形。畢。露。孟。子。得。孔。氏。心。傳。觀。其。罵。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哺。餒。也。實。因。子。敖。來。齊。不。曾。請。得。他。老。人。家。所。以。遷。怒。在。樂。正。子。身。上。而。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語。更。大。有。箝。一。吃。二。看。三。之。概。尙。得。謂。非。老。饕。乎。

同治帝冲齡踐祚受賀時因御座過高雙足離地尺許如蕩鞦韆內監取錦墩二承之帝却之曰『蕩蕩好』是年南方肅清漸呈太平景象蓋吳語謂處處爲蕩蕩蕩蕩好三字竟成處處好之語讖矣其後宣統四歲卽位受賀之日醇邸抱持入座帝驚而啼強欲離座而去醇邸撫而慰之曰不要哭一會兒就完了在朝聞者咸謂此非佳讖果一會兒而完矣樞機之發事實應之不亦奇哉

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鑽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製短鞭時謂之沒下梢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後俱成讖皆服妖也見堅瓠集今男子履式日新月異大都其頭尖銳不着足指卽昔之不到頭也昔有辮而今無辮沒下梢也至婦女繡履陸離光怪更有甚於昔之錯到底者以往事例之甯爲佳朕共和共和其足恃乎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此昔人傳誦之中秋感懷句也。有將原句改二字  
嘲烟鬼云。萬事不如鎗在手。一生幾見日當頭。又有將原句改二字。嘲窮鬼云。萬事不  
如錢在手。一生幾見贖當頭。僅易兩字。而神情畢現。友人某。素豪於酒。一日醉歸。時已  
三鼓。叩門久之。始有人出。應某意。爲僮僕乘醉咆哮曰。還不開門。老爺回來了。孰知應  
門者乃其父也。卽舉手中之橫關。痛擊之。某亦頓醒。友人知其事者。改前詩一字。以嘲  
之曰。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棒當頭。與前述二聯堪伯仲。

京師妓女亦分數等。最劣者爲下處。問津客鮮。上流社會中人。往往不卜夜而卜晝。有  
一士人誤入之。欲出不得。爲之勉度一宵。妓知其能文。臨行出聯索書。士人大窘。詢知  
妓名。金紅。忽憶昨晚至某澡堂洗浴。見堂中有聯語云。金鷄未叫湯先熱。紅日方昇客  
滿堂。因借以書贈該妓。妓不知而懸之。見者鼓掌。

方言中所用之字。往往有名不副實者。而打字尤多。就所知者。舉之。已有三打。此外漏  
列者。當尙不少也。十二件曰。一打盛飯。於桶曰。打飯。沽酒於壺曰。打酒。敲石取火曰。打  
火。鬪叶子曰。打牌。注水曰。打水。開道曰。打道。探聽曰。打聽。綰結曰。打結。建醮曰。打醮。要



緊。曰。打。緊。安。排。曰。打。疊。田。獵。曰。打。獵。施。針。曰。打。針。提。轎。子。曰。打。轎。子。梳。辮。曰。打。辮。子。兌。飾。物。曰。打。首。飾。敲。竹。槓。曰。打。抽。豐。敲。鑼。鼓。曰。打。傢。生。倚。人。勢。曰。打。把。勢。猜。文。虎。曰。打。燈。謎。鬪。茶。圍。曰。打。茶。圍。狎。妓。曰。打。野。鷄。偷。和。尙。曰。打。和。尙。修。鞋。後。跟。曰。打。補。釘。亦。曰。打。椿。子。和。尙。化。齋。曰。打。齋。飯。伶。人。上。台。演。劇。第。一。次。曰。打。泡。戲。盤。辮。於。頂。曰。打。打。齊。與。人。涉。訟。曰。打。官。司。搖。電。話。曰。打。電。話。發。電。報。曰。打。電。報。唱。蓮。花。落。曰。打。蓮。箱。鬪。撲。克。曰。打。撲。克。絲。絲。線。店。招。牌。曰。杜。打。絲。線。干。涉。人。事。曰。打。抱。不。平。問。人。自。何。處。來。曰。打。那。裏。來。上。列。打。字。共。有。三。打。其。實。此。三。打。之。打。皆。未。曾。打。也。

短篇創作

溫

存

趙林少著

一册定價大洋四角(七折)

情動。冷。一。一。棚。篇。創。
 感。的。有。一。溪。春。下。作。本。
 。。文。哀。一。邊。天。的。一。毛。的。書。
 字。豔。王。月。的。一。毛。集。為。趙。
 。。的。媽。一。煩。白。毛。君。
 更。故。媽。一。惱。衣。雨。內。最。
 有。事。一。鴛。二。的。一。容。新。
 熱。溫。枕。咪。淚。一。內。新。
 烈。有。存。半。咪。痕。一。容。新。
 的。生。一。邊。一。一。薇。七。

# 戀 愛 的 研 究

(折五) 角五元二價定 册四 著秋涵楊

可。獨。戀。有。戀。成。故。可。際。加。形。戀。
 不。研。到。愛。洋。許。以。愛。案。事。稱。上。以。式。愛。本。
 讀。究。與。之。洋。嘯。資。的。以。全。本。之。斷。及。故。書。
 。戀。深。意。千。天。參。成。後。集。書。研。語。性。事。搜。
 。愛。切。見。言。先。考。語。為。究。質。集。
 者。之。生。或。必。一。以。分。多。
 。見。更。對。之。篇。格。附。每。戀。故。作。一。析。量。
 不。解。有。於。序。首。言。有。一。愛。亦。實。一。其。之。

##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 枕亞浪墨三集卷六

## 蝶夢花痕錄

### 第一章 白楊埋骨地 碧血斷魂時

窮野漫漫風瑟瑟。山糾峯結水滯溪。縈松楸夾峙荒榛沒脛斷碑殘。仲泥沙。晦對狐兔叫羣鴟。啼應似此荒涼寂寞之區。正不知誰家兆域焉。

黃山三十六峯。本爲天下名勝。顧此勝境。類爲有名之山。彼山之前後。怪澗危崖。亂峯疊嶂。寂寥無人境者。更不知凡幾。處其中者。半爲陳死人之墟。墓除是清明寒食麥飯紙錢。偶得聞空谷之足音。非然者。莫不裹足不敢入。一若魏魏之流。叫囂喧噪。充途塞徑。令人不得不毛戴者。

吾今則敍一少年。方彳亍于墓道間。了無所懼。白楊蕭蕭。秋墳落落。彼視之。方若清風明月。徜徉林皋。不亦異乎。惟時晚鴉歸樹。孤雁橫空。野花零落。紛墮於地。隨風疾捲。幻爲舞蜨。冬青側柏。縱橫掩映。枝幹扶疏。相顧勢若攢拳。柏藤疏斷。輒露翁仲之首。凄

其對立外此。惟見石欄高下。滿被苔蘚。黃泥問石之牆。拱如半環。雨淋日炙。日漸剝蝕。而下俯天半層雲。倏開倏合。將墮之日。燦作黃金。挾有餘燄。力劈樹蔭而下。燭狀若對人苦笑。

少年則拂石而坐。展其含淚之雙眸。仰天作猶視境。既岑寂。精神益沉鬱。面容益慘沮。既而少年微俯其首。作囚周之遠眺。第見夫邱原歷歷。綿亙不知其若何里。料此地下白骨。應多黃土。塚上荒碑。幾經磨寫。王建張籍。當千餘年前。已作如是之歎息。用是後之人。有涉足山阿者。靡不悽愴意驚。躑躅魂銷者也。嗟此少年。獨坐曠漠陰寂之地。目所見者。惟殘碑斷碣而已。耳所聞者。惟寒風薄樹澗水激石而已。身所倚者。惟棱石臥樹積藤刺荆而已。足所躐者。惟敗木枯草腐苔落葉而已。森冷之氣。凜然砭骨。於是心所注者。意所接者。志所藉念所至者。一惟黃泉白水。舍生致死。冥寂眩斃。無復有生人氣息矣。

大凡天地之間。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雖曰萬幻。却緣一心。心之所觸。隨遇而發。是故吾人當憂傷憔悴之餘。耳之所應。目之所被。同一境也。同一時也。同一事也。庸常人值之。

而快樂。愉悅。傷心。人。值之。而悲慘。涕泣。而况。愁城。萬障。苦海。千尋。出之。於不知。不覺。終之以。無知。無覺。翻怪。天地間。未嘗。有一樂地。長空。陣雁。一片。傷心。衰草。白楊。悲風。吹袂。此情。此景。能不。令人。魂銷。耶。彼墓石。上獨坐之。少年。正復。類是。於斯時也。外物之感。被既如是矣。逆計其精神之困苦。必有未可限量者。蓋少年心胸之間。思潮正如沸水。或憶前塵影事。或念平生交友。今也行役於萬里千里外者。幾人。傾心披膽者。幾人。足恭匿怨者。幾人。長眠於地下者。幾人。憶之而酸鼻。念之而摧腸。茫茫天壤。生趣渺然。第覺處此困苦。倏焉轉呈樂趣。則猛自起立。翹首頓足。發聲長嘯。然此樂趣。非真樂也。乃苦竭而樂也。樂則苦更不可言喻矣。萬慮縈心。腦海湧洞。目爲之眩。耳爲之鳴。身世自忘。奄然倒矣。

惟時。天容。山色。冥冥焉。漠漠焉。如垂死之人。捐煩滌恨。展其如絲之氣。瞑其垂盡之目。漸漸脫離塵垢。陽光下墮。倏作玄境。少年張其目。昂其首。忽又醒覺而起立。齧齒振腕者。再則繞樹而疾走。宿鳥睡鷗爲之驚起。山魃木怪爲之却走。少年不之顧。惟聞凌亂之踏葉聲。忽起忽落。歷一時許。不稍止。迨夫參橫斗轉。少年逕抱墓石。發聲長號矣。

吾人於墮地之初卽作呱呱之聲一似哭泣涕淚諸事爲人生所應有要而言之不外乎悲傷怨恨四類而已其爲悲也則有孤臣孽子痛家國之飄零旅客羈囚緬風塵之擾攘擣其悲懷無所底止則付之一哭以殺其悲其爲傷焉則有空谷佳人深閨怨女淪落春花秋月鐫心翡翠鴛鴦遁跡荒陲扼腕斯文之不售寄身下里空懷吾道不行於此而欲寫其傷心無可奈何之事則以哭呈露之其爲怨焉則有狂且豎子相期綠樹蒼苔豔女妖姬密約柳梢月上遙矚布帆遠去劇看征雁歸來慘莫甚矣哭之以酌其怨其爲恨焉則有斯人不再舉世難期知恩無酬報之時積怨乏伸冤之術恨無己也則哭之以止其恨然此少年之長號於墓石也悲非悲而悲不勝悲也傷非傷而傷不勝傷也怨非怨而怨不勝怨也恨非恨而恨不勝恨也蓋悲傷怨恨者或有息悲止傷解怨酌恨之一日至非悲非傷非怨非恨之悲傷怨恨乃真可悲可傷可怨可恨者矣

嗟少年。竟夜長號。號已則啓其襟底。出一利刃。就石磨之。霍霍有聲。腕力振疾。兩肩左右閃頭髮披。猖目圓視。齒齧其脣。殆見刃鋒。銛利則倏引其吭。右手按石。左手持刃。

高呼曰。英姑。姑字。方出其唇。刃已入其頸。斷其吭。撒手倒地。不復作響。東方日出。惟見血漬斑斑。滲入墓草。茫茫天地。不復有此少年身世矣。

## 第二章 宦毒徵鄰稅 天緣作女師

黃山之南。有巨族也。黃其姓。金元其字。名曰大同。其先世皆遊宦江南。各擅攬金之奇術。至金元則祖宗餘蔭。藉豐履厚。而團團作富家翁矣。金元得作官之遺傳性。納巨貲。曾出宰某府。年未五十。滿載而歸。名雖致仕。實不啻獲利遄返也。鄉曲淺識之流。羨其多金。則驚趨其門。而傳食之。鄙夫亦得濫竽充其間。脅肩諂笑。無所不至。繼又不耐清苦。則出其造孽錢。大興土木。辟亭泉。樹花木。窮工極巧。以爲娛樂。而其凌傲侮慢之性情。不少改。而且加甚。人莫不畏憚。而無敢指摘之者。有子一曰華。有女一曰英。華年長。英二歲。金元妻梁氏。亦黃山人也。生華而多病。參苓之屬。桂朮之儔。視爲飲啖常品。城中醫士。日夕過其門。均倚爲生機。以資活注。及生英。而病益甚。富貴之家。育兒必不肯自哺。梁旣多病。英遂不得不雇乳媪。以代勞矣。

大凡宦海歸來之人。其心志之中。恆存一官字。何也。蓋其人一生得意事。旣從官中得。

來家業。以官而振名譽。以官而重聲勢。以官而長。以是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官字爲唯一之重大事。迨夫官之理。官之味。官之興。官之氣息。深鑄於腦。銘刻於心。而後若子若孫。目不辨菽麥。性不擇善惡。一心致志。以趨於官。人復從而阿諛之。曰此官種也。嗚呼。官直養成之廢民耳。幸而藉先輩之餘燄。朋儕之推託。一行作吏。良心驟然爲之澌滅。不至自陷其身。已不幸。而出宰入相。託諸夢寐等諸幻泡際。此無聊侘僚之時。則必盛道其作官之口頭禪。以眩其鄉里。又不幸得先人之蔭庇。作一百里宰。頃指氣使胥吏爲之膽寒。暮夜苞苴良善爲之口噤。一旦返居故鄉。蠖屈宇下。必不能清廉自守。以終其年。則必將盡展其作宰之手段。以魚肉其鄉里。以尊崇其官階。又必將盡出其官中之收入。以揮霍於無形。以結怨於鄰黨。彼黃金元之爲人。適類於是。

金元所居之屋。本極崇煥。自宦海歸來。園囿汙池之外。又盡購其所居之東西屋。以巷柵障其左右。晨啓夜閉。恍如東西轅門。所缺者。惟鼓吹與炮點傳呼耳。所購之屋。則重事建築。各爲門閭。各闌院落。門首各編以符號。以之出賃於人。每月之晦。金元必親率一僕。逐戶收其屋稅。有不與。或遲短者。則坐而監之。驅而逐之。必得其償。而後已。以是



近地之人莫不畏之如虎。

是時華已九齡。英已七齡矣。似此富貴家之子女。養尊處優。習以爲常。而華英兩人。反不類是。雖年事尙穉。而志趣頗高。顧金元終日碌碌。更無暇教誨之一日。金元又將出外收稅。步入會計室。會計邢秉三。老奸巨猾也。而金元深倚之。秉三目帶玳瑁鏡。方俯其首。細視左手所持之簿籍。而右手中指與無名指夾持一筆。食大兩指疾撥算珠。上下不已。見金元入。亦不起。立第領首曰。請坐。復續續推算。以示其煩劇。良久乃輟推算。盤置筆掩冊。除目鏡。徐徐起而言曰。居停知宅東第十一號屋乎。其人已於五日前遷去矣。金元曰。房稅乃未之收耶。秉三曰。已收之矣。頃知此屋已另有遷入之人。金元曰。來者爲何如人。余實不憚煩。貧困如乞丐。乃欲留住吾屋。眞吾屋之不幸也。汝不見余收稅之勞耶。秉三曰。知之知之。惟其知之。益不敢代君之勞。金元曰。汝乃以吾之勞爲得計乎。秉三曰。非是之謂也。君爲富貴中人。凡來結鄰者。莫不以望見貴人。顏色爲幸。苟非居停。親往收稅。則蚩蚩之氓。何從而得接歆咳乎。故余雖知君之勞。雅不敢代行其職。金元笑曰。余之鄰人。乃願見吾乎。然此新來者。又爲何地人。秉三曰。粵人也。秦其

姓半齋其名。僅攜一子。曰玉生。與華郎年相若。聞半齋本粵之諸生。有文名。流寓江浙間。今來黃山探勝。苦寓廬之煩雜。乃來賃君之屋耳。金元曰。諸生耶。殆必識字者。秉三曰。是胡待言。天下安有不識字而名列膠庠者哉。且粵之人文。又勝於他省。然賃屋者。君需其納稅充溢耳。文名何與耶。金元曰。汝安知余意。華兒明年且十齡矣。此間苦無良師。惜此秦君爲粵人。否則當可延爲教授。秉三曰。君殆疑其言語之殊異耶。余不言。夫秦君流寓江浙間。蓋已變更鄉音矣。金元曰。若是則甚善。余姑以收稅爲由。往而見之。如何。秉三曰。亦可。僕將與君同往也。

方金元與秉三相率出門之時。正華郎與英姑攜手入門之際。華英見父將出遊。遂隨父行。金元許之。既而四人抵秦屋矣。半齋迎之入。極撝謙。金元大慰。秉三遂露延師意。半齋許之。金元曰。若是則余不取賃值。值卽抵付束修如何。半齋於此方知金元心性之吝嗇。顧先已允許之。亦遂不復却。乃謂之曰。既承寵招。當卽應命。惟擬以豚兒附讀。不識相容否。金元未及答。華英共挽玉生於父膝前。指謂之曰。如此好弟弟好哥哥焉。有不許入我家者。金元大笑曰。我不允者。轉爲子女所迫矣。遂命秉三備束。擇日迎半

齋。而今而後。秦半齋攜子入黃氏。教其子女矣。以宦海中。人驕慢之徒。一旦禮接貧儒。甯非異事。而秦子玉生。又與華郎英姑相歡。愛人間快意至此。備矣。不知天壤中怪異不測之事。其兆始之初。必有令人不可推度者。苟使黃無餘屋。以賃人。則半齋必不至與金元結鄰。金元不親出收稅。則半齋雖賃黃屋。必不能入主黃氏。金元收稅而不與華英偕行。則玉生必不至隨半齋入黃氏塾。惟其如是。而半齋幾陷於死。得英姑拯之。英姑以情死。而玉生殉之一段。掀天動地之慘劇。無不由此蘊蓄。雖然。在當日局中人。固未嘗知之。亦未嘗料及之。可不傷哉。

### 第三章 八年勞問字 兩小喜通詞

秦半齋以書劍飄零。南邦儒士。芳鄰乍結。便擁皋比。吾人不嫌其驟乎。不知凡人一度。脚躡手版。便捐去其固有之良知。而易爲喜怒無常之心。性喜則坐。諸膝而登。諸天。怒則墜以淵。而陷以石。上下其手。以行其權詐。顛倒其情。以眩其掌握。半齋之攜兒入塾。也在吾人可擬之。以天作之合。在金元不過眩其富有。肆其籠絡手段耳。其教子。也不過令其略識之。無爲他日奴顏婢膝之需耳。非真欲其大有作爲也。然半齋當日。固未

嘗知之。知之必不肯往。必不肯受其聘。所快意者。惟華郎與英姑兄妹耳。驟得玉生小兒女。忽增良伴。喜可知已。

半齋本風雅士。課誦之餘。則就園中隙地。自藝嘉卉。書塾本一廣廳。障隔其左楹。清幽絕塵。修桐四五株。皆高出檐頭。尋丈枝葉。凌虛空翠。下滴點映。苔上白石階。除朱欄掩映。窗格鐫雕爲諸花形。嵌配極工。蒙以淡綠紗。輕均若烟霧。窗外湘簾爲風吹動。沉沉欲捲。半齋愛是境地。輒流連賞覽。不至夕陽西下。不返其寓廬。寓廬雖狹小。其庭中亦復植花。殆徧皆粵中名品。爲半齋所攜來。尤可貴者。則爲蝴蝶花。花鬚鈎捲花瓣。翅張風動。花蕊則翩翹飛舞。色紫而葉綠。是花江南本繁多。而皖省則未之見也。半齋愛護惟謹。不願移植園中。初詣黃山。花猶未茂。偶綻一二朵。玉生必招華英往觀之。相與共坐花下。拍掌唱歌。半齋顧之。乃大歡樂。因是半齋與華英師弟之間。不啻父之對子女。發乎性。止乎情。沈澁有不可言喻者。

如是者五年。半齋賓主相得。不復言歸。而蝴蝶花終以地土不宜。屢茁屢萎。籌徧藝術。迄未盡善。是時華郎與玉生年俱十五。嶄然露頭角矣。惟華郎終不脫富貴氣。而玉生

雅。有。書。生。本。色。英。姑。已。十。三。俗。例。女。郎。年。十。三。必。留。髮。輟。學。退。處。深。閨。而。學。習。刺。繡。不。意。英。姑。母。以。久。病。之。身。藥。石。無。靈。遽。以。疾。沒。前。此。倚。梁。氏。病。體。爲。餬。口。者。至。此。乃。絕。望。華。郎。英。姑。哀。毀。一。如。成。人。鄰。里。莫。不。稱。頌。玉。生。觀。此。慘。狀。則。亦。泫。然。謂。其。父。曰。英。妹。失。母。矣。顧。吾。母。安。在。哉。半。齋。亦。爲。之。涕。下。亂。以。他。語。不。之。答。自。是。以。後。華。郎。英。姑。終。日。與。半。齋。相。處。半。齋。愛。護。之。勝。於。金。元。金。元。既。遭。吹。白。之。戚。不。耐。以。兒。女。子。瑣。屑。事。縈。其。心。英。姑。遂。不。輟。業。而。英。姑。之。母。臨。危。長。歎。深。以。不。能。見。子。女。長。大。爲。餘。憾。孰。知。英。姑。他。日。之。慘。狀。其。母。幸。未。見。及。之。耳。見。則。悔。不。早。死。矣。此。天。理。之。可。解。不。可。解。似。是。而。非。者。也。金。元。既。喪。妻。益。惘。惘。然。日。惟。酌。酒。罵。座。兒。女。飢。寒。溫。飽。之。事。悉。賴。諸。婢。媪。而。家。僮。婢。僕。窺。主。人。之。不。事。家。計。漸。謀。逾。越。金。元。亦。不。之。顧。羣。不。逞。之。徒。瞰。金。元。之。心。緒。則。百。計。誘。騙。之。與。金。元。稱。莫。逆。者。惟。某。富。紳。某。顯。宦。及。夫。典。史。守。備。佐。雜。之。流。今。日。甲。宴。乙。明。日。乙。宴。丙。又。明。日。而。丙。宴。甲。周。番。輪。序。無。有。己。時。尤。甚。者。則。徵。歌。選。舞。喝。雉。呼。盧。卜。晝。卜。夜。必。傾。囊。盡。興。而。後。稍。罷。而。一。般。造。言。生。事。訟。棍。罔。法。者。又。從。而。阿。附。之。逆。理。而。縱。獄。順。性。以。款。囚。攬。債。索。償。脅。孀。易。操。通。匪。劫。商。賣。役。平。案。舉。凡。謹。慎。整。飭。之。士。所。不。敢。言。

不敢犯者。金元藉其勢力。一言之犯之。而人之怨黃者。至此乃有加無已矣。顧其待師之誠敬。則極意周至。未嘗一日稍懈。

半齋捐棄故鄉有年矣。徒以主人情重。未敢啓齒。而言歸。而華郎、英姑與玉生既相得。亦不願其一旦離去。華郎雖不甚聰穎。而向學頗殷。一書未熟。必孜孜誦之。一字未解。必殷殷問之。若英姑與玉生。殆天造尤物。薄命厄運之人。其心性必勝人一籌。一似人不聰敏。靈慧其命必不薄。其運必不厄。命如何薄。運如何厄。第視其聰敏靈慧與否耳。半齋嘗命二人賦蝴蝶花詩。英姑有曰。清芬滌紫裳。曉露染蒼葉。東風故相欺。吹墮雙蝴蝶。玉生詩有曰。離離堦畔草。帶露舞翩跹。畢竟含情者。人生亦可憐。半齋讀之。愀然曰。汝等方稚年。何故作此頽喪語。英姑曰。玉哥與我。殆皆無心出之。非有他意也。半齋曰。言爲心聲。心有所發。人固不能自持。出於無心。則汝等之心不言可喻。雖然。余不願汝等作此不祥語也。英姑玉生聞語。皆悚然。

半齋既知金元使其教華郎。不過爲作官之預備。而華郎又非極聰極穎者。則亦就其才而略導之。若夫趨踰應對。窺旨承意。無論半齋必不肯爲。卽彼熟悉官場者。亦復心

領。意。會。而。不。能。實。習。盍。元。亦。明。知。之。不。復。以。之。責。半。齋。半。齋。之。學。術。一。惟。授。之。於。英。姑。玉。生。加。以。二。人。之。友。愛。過。於。尋。常。兄。妹。而。於。切。磋。學。問。之。際。則。又。厲。若。嚴。師。不。肯。稍。假。一。日。玉。生。問。英。姑。曰。曾。聞。父。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耳。余。思。人。生。斯。世。大。率。皆。在。二。萬。六。千。日。以。下。而。此。三。萬。六。千。日。中。自。初。生。以。至。十。五。六。計。之。得。五。千。餘。日。得。父。母。之。廕。庇。無。大。苦。也。其。後。二。萬。餘。日。不。爲。憂。愁。卽。遇。沉。悶。欲。求。如。今。日。之。快。樂。不。可。得。矣。英。姑。曰。此。亦。不。可。預。計。天。既。生。人。必。有。位。置。我。身。之。地。所。可。怪。者。區。區。二。萬。餘。日。天。卽。使。吾。人。凡。觸。於。目。入。於。耳。者。皆。爲。賞。心。樂。事。而。逝。水。光。陰。亦。甚。有。限。能。不。悲。哉。玉。生。曰。是。亦。不。然。天。既。困。吾。以。愁。吾。不。可。自。困。於。愁。天。不。與。吾。以。樂。吾。可。自。尋。吾。樂。所。難。堪。者。事。或。相。左。時。或。不。待。耳。英。姑。曰。此。理。吾。不。甚。明。且。亦。無。以。見。答。容。吾。徐。思。之。或。有。以。告。兄。也。又。越。三。年。英。姑。年。十。八。玉。生。且。弱。冠。矣。能。作。詩。文。既。順。且。暢。當。時。取。士。競。尙。八。股。試。帖。半。齋。見。玉。生。優。爲。之。矣。計。惟。有。過。返。南。邦。使。玉。生。及。鋒。而。試。遂。以。之。請。命。於。黃。金。元。雖。未。之。允。顧。迫。於。情。勢。祇。可。聽。之。惟。以。及。期。方。許。行。嗚。呼。半。齋。可。以。行。矣。然。而。未。行。也。未。行。則。禍。及。眉。睫。矣。

第四章 冷眼窺家變 名花合賞奇

觀人之智愚賢不肖在一微字而觀人家業之興廢久暫亦在一微字今使踵人之門而應門者恭敬將事也登人之堂而設備者整理清潔也入人之書齋而位置者秩然有序也晨訪無高臥夜候無遲歸如是則是人是家是事業必蒸蒸日上若踵其門而俊婢狡童酣嬉而不之顧登其堂而几案器具凌亂而不之理入其書齋而書籍顛倒塵穢而不之拂日高三丈主人披衣跣足以出清談片刻而奴子喧噪指視於後如是則是人是家勢必垂敗而不可收拾尤甚者主人不理家事終日放浪於外致有新至奴僕未得識主人之面貌者淫朋狎友充牣於門衣服玩好浪費於外循至夜不閉戶徒倚以待主人之歸晨不生炊疲玩以候主人之醒堂階庭戶寂若墟墓如是則家業未有。不。立。敗。者。

半齋設講席於金元家。於茲八年矣。金元之心性。金元之行止。半齋諳之熟矣。半齋雖罷課必返寓廬。而晨興必以八時至塾中。至則金元猶未起。內外婢僕。酣笑於庭。見半齋至。則疾走以遁。半齋雖未嘗加以呵叱。而嚴厲之容態。足以威僉壬而懾便佞。其始



半齋猶以金元或以想慮未周。瞻視未及耳。自梁氏沒後。金元。愾。傲。勝。前。朝。夕。不。甯。於。家。而。奴。輩。之。猖。獗。乃。日。甚。一。日。從。前。憚。半。齋。而。稍。事。斂。迹。者。至。此。亦。不。復。顧。忌。大。筐。小。筐。裹。挾。以。出。正。不。知。所。藏。何。物。半。齋。熟。視。之。不。敢。詰。又。不。敢。舉。以。告。英。姑。懼。童。稚。之。口。舌。不。慎。無。所。裨。益。而。轉。生。波。折。惟。私。揣。金。元。家。業。之。不。振。而。加。以。浩。歎。耳。

半齋書塾之位置。余前已言之。乃爲一廣廳。幃隔而成者也。此通彼達。乃無門戶之可扃。半齋朝入暮出。書籍紙筆。固未嘗攜一珍貴者。顧近數日間。案上之塵積。乃逾於往時。而硯屏水盞。必凌雜不可收拾。半齋心疑之。而莫可究詰。惟日自整治一次耳。一日。半齋已自塾返寓矣。忽憶有書一冊。須取歸。乃返身入塾。方步入廣廳之前廊。陡聞嘩笑聲。出自書塾。趨視之。則有一僕曰黃升者。方累几南向而坐。兩婢夾持之。一僕下跪。升自命爲南面王。相與效演劇。見半齋至。則顛越而下。紛遁以去。至是。半齋知案上凌亂之由。乃逕告之會計邢秉三。秉三亦怒。呼升詈之。升知理屈。不敢辨。然恨半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蓋達人之詞也。以半齋之地位言之。八年賓主相得無間。

固無可去之理。夫既冷眼覘變。禍患將至。及於眉睫。又何所戀而不去哉。使半齋而於今日。攜子以去。則半齋可不陷於仇。金元可不尙以氣。英姑可不遇奇變。玉生可不殉餘生。種種變幻。悲慘之事。一天雲散。吾書至此。亦可擱筆。猶不意造物弄人之術。翻雲覆雨。有令人不可測度者。必至玉生因英姑而死。英姑因半齋之事變而死。半齋因黃升書塾之事。而幾陷於死。金元因半齋之事。而欲陷半齋於死。半齋不死。英姑返罹於死。英姑出半齋於死。而半齋不能救英姑之死。玉生知英姑救其父之不死。必殉英姑以死。凡是因果互爲消長之原理。均出於半齋。可以去而不去。坐失其時。致墮苦海耳。夫金元非許半齋之可以歸去乎。乃試期未及。而半齋寓廬中所植之蝴蝶花。不先不後。忽焉而盛開。是花固半齋所心愛者。愛之而不見其盛開。見其繁茂。而卽蒙其患。半齋之不幸。亦花之不幸也。夫蒔花之術。本非易。朝露辛勤。夜雨連藏。晚涼灌溉。烈日掩蔭。一葢之綻。一葉之展。類皆種花者精神所注。心血所系。而况是花已藝之八年。一旦得大放其花。未有不自慶成功者。半齋既遭此快意事。遂賦以佳章。酌以美酒。華郎英姑。玉生亦日夕玩賞。英姑既感師之盛意。則歸與其父言之。金元曰。蝴蝶花。吾亦愛。

之而未之見也。半齋胡爲不我告。殆藏私耶。言已憤憤。走入半齋寓廬。坐而覽之。半齋知金元之往其寓中也。急走晤金元。相對乃無一語。半齋亦不之問訊。坐移時。金元遂去。

### 第五章 蓬門車馬盛 逃僕短長詞

越日。半齋甫睡醒。忽有豪僕十餘人。冲門而擁入。各執箕帚之屬。爲半齋拂除庭事。不遺餘力。半齋駭而詢之。不之答。移時。黃氏僕亦來十餘人。則分攜盃盤壺茗桌椅。吐孟衣。橈架諸具。一一位置之。既整既潔。半齋就而問之。則曰。奉主人之命。如是佈置。他非所知也。且囑先生。今日須留守寓中。不可他出。又有頃。酒樓中之夥。又提榼擔饌。以至一時酒芬肉烈。腥羶之氣。充塞衡宇。徧搜半齋之蓋藏。舉其木柴。掀其甌釜。五味並調。諸物雜糅。玉生走謂其父曰。吾家今日殆將變爲食肆矣。是輩果胡爲乎來哉。半齋曰。余亦疑之。問之而莫肯告我。將奈何。玉生亦惘惘不自安。

天將午。金元至矣。見半齋。則點首爲禮。半齋方欲言。金元已舍之而他顧。目注於門外。以有所俟者。不移時。呵殿聲自遠而近矣。殆及門。金元已踉蹌出迎。迎既入。則肅之坐。

坐則又立而捧茶。茶罷則又競爲寒暄。甲曰：昨日天氣涼。乙曰：今日尙未覺其溫。丙又曰：今日已不及昨日之涼。丁又曰：昨日似不及今日之溫。金元則從而附和之曰：涼亦不覺涼。溫亦未見其不溫。半齋聆是類之言詞，不禁啞然失笑。實則置身宦海之流，其言論泰半如是。半齋特未之知耳。

半齋陰矚諸客，擇黃氏僕之易與言者，就而詢之。則曰：面團團者，富紳陸某也。巨眼高顴者，在籍顯宦李某也。短髭身長，言喋喋者，錢商王某也。墨鏡闊口者，縣令也。尖喙短視者，典史冒某也。冒與金元曾結異姓兄弟，相得益善，與之過從，殆無虛日。今日之聚於此，實冒之主張也。半齋曰：來此將奚爲？僕未及答，而金元呼開筵矣。羣僕噉然應，競奔而運桌椅食具，須臾筵備。金元肅客入座，而門外之輿隸走卒，益嘩噪不止。把酒對花，未始非人問韻事。金元而有此雅懷，亦半齋所樂聞者。獨是所招宴者，皆頂冠束帶，官態充足之流。半齋與玉生見所未見，幾欲蒙眼而走。而半齋心胸之間，尤憤恚者，乃恨金元不與之言不問種花主人之願否，貿然行此挾貴之技，而令人難堪耳。

殆諸客酒酣耳熱，遂解衣滂薄果核肉骨，口吐於掌，舉手遙擲於庭中。腥穢之氣，乃與

花香淆混了。不愛惜。半齋目覩怪狀。頓足嗟訝。而所謂縣令者。兩手除其目鏡。蹣跚而行。正立花前。忽屈一足俯身。而執花狂嗅之。目左右視。乘人之不見。則又折其一莖。籠之袖中。半齋本純謹儒。生際於此時。逆知盈庭之翠葉紫莖。臨風飛舞者。將不旋踵而蹂躪殆盡矣。替花擔憂不禁。噉然而哭。座客聞之。皆大駭。衆目注視。則指之爲發狂。縣令更連擊几案。命役摔之出。半齋大呼曰。此屋我所居。此花我所植。君等看花。旣不問種花之主人。又摧折我花。乃更欲逐去種花之人。有是理乎。客聞言。遂急止役。勿摔。回眸視金元。金元面赤不語。草草終席。不歡而散。

吾不言。夫蝴蝶花爲黃山所不易覩者乎。雖以金元之園林。不惜重資徵集嘉卉。而此花終付闕。如今旣見之矣。則出其從政厚顏之慣技。覩然號於衆曰。吾得此花矣。人聞其語。有信有不信者。殆衆客蒞至。不圖爲半齋所表明。在衆客不過付之一笑。紅帽呼兮。黑帽哈。酒罷。各鳥獸散矣。而金元則恨半齋刺骨。及歸。怒猶未已。英姑窺父怒。婉詢之。金元盡舉以告。且言必逐半齋。英姑曰。半齋兒之師也。父召之來。且及八年矣。師言去。而父且留之。師不言歸。而父忽辭之。於理恐未協也。且花爲師所有。師所植。師愛之。

師自貴之。父往賞花。師必不辭。師本好靜人。對於官吏。必憚其煩。父曷不向師乞花。植之於家。而稱賞乎。遂之之說。父殆過甚之詞歟。金元曰。否。必逐之。我招之來。我逐之去。又何嫌乎。英姑泣曰。師以何罪而見逐乎。金元不語。揮令出。英姑遂告玉生。玉生訴之父。半齋曰。聽之可耳。余固作歸計久矣。

大抵富而貴者。類非清白完人。其從政也。其握權也。非欲爲國爲民也。爲己而已。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特言夫求學耳。獨不意揚。扼政。潮。縱橫。樞要者。其於爲己之學。研究惟精。彼其心。竟直以作官爲謀利之場。既登仕版。未有不貪者。不貪不足以償其所耗也。既貪矣。未有不思據他人之物。以爲己有者。嗚呼。同一爲己之學。天壤迥不同。已彼金元。與半齋相處。不爲不久矣。區區一蝴蝶花。存據爲己有之心。遂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造成無限孽浪。以兒女爲報酬。不亦異哉。

夫蒔花者。供給吾人賞心悅目而已。人藝之人。賞之人。更許我以共賞之人。更許我以與人共賞之快。孰甚焉。必欲入我園。圍供我案頭。博我名義。使他人視之曰。此我之花也。非蒔花者之所有也。如是。則於花何益於人。何益於己。何益要而言之。花之不幸也。

雖然當局者固不自知其貪之爲害也。

賞花後之三日。半齋旣懶於出門。未入塾者亦三日。英姑見師不至。疑師之果被逐也。則往覘之。玉生告以半齋之宣言。惟有速歸以免逐。英姑曰。子計誠良。得其如我。與華哥與子相共硯席者八年。一日相離。我將何從問學乎。玉生泫然曰。父命不可違。奇辱不可受。爲今之計。真無可如何也。余三人苟心心相印。則人各一方。不難以函札通音問也。英姑唯唯掩淚別去。

去未久。胥吏四五人大踏步而入。呼半齋。聲振屋宇。玉生大驚。奔告其父。半齋亦大駭。趨出。吏曰。汝爲秦半齋乎。半齋曰。然。吏曰。然則同我行。半齋曰。行將焉所之。吏曰。至縣署耳。問何爲。言未已。出綑羈之。曳之而去。玉生狂奔追之。牽衣詢其情。吏曰。竊犯也。玉生怒不可遏。欲辯之。顧知力不敵。則戒僕守門。返身走謁金元。金元適他出。乃覓華英姊弟。具告之。英姑曰。此易事。吾師豈行竊之人哉。不問而知爲誣累也。待父歸告之。不半日。師當安然返。惟玉哥須速往偵之。果爲何人所誣耶。玉生允之。忽忽走入署。至則縣令已堂皇升座。開始訊問矣。玉生於人叢中。竭力猛進。方見堂堦之上。一案南。

向紅其幃。綠其沿。左列一木架。架供印勅。案上列筆硯。硯旁有一筒。筒置紅綠簽。殆滿。兩旁對立差役十餘人。案內中坐者。卽前所見之闊口黑鏡之縣令。令身後。又立二三人。似童僕者。覓其父。方挺立於案前。玉生躍入。扶其父曰。果何事耶。令大怒。問爲誰。半齋回顧曰。是吾子也。令曰。公堂之上。非父子相見之所。速下。玉生不得已。退立堦右。令又問曰。汝稱身入庠序。位重師尊。胡爲不自愛惜。效穿窬之伎倆。竊居停之物。半齋夷然曰。公祖所言。是否對我而發乎。令怒。拍案曰。汝猶憤憤耶。呼同犯者入跪。半齋視之。乃黃升也。令曰。汝識之否。半齋曰。識之。令曰。識之亦當。顧謂黃升曰。汝速供。勿隱。升曰。小人迫於先生之命。乃乘主人之他出。竊取主人之衣服。歸之先生。先生不願受。必欲命小人竊主人之金錢。且謂小人曰。吾將歸矣。乃無旅費。苟得財。則可共分。小人遂以衣服陰還主人。又竊金錢約百元。上之先生而逃。昨被主人捕得。小人誠犯罪。惟金錢均先生受之。小人一介未取也。半齋叱曰。惡奴。汝乃小嫌而陷我耶。令冷笑曰。庠序中人。乃如是耶。汝卽不承。余亦不信。命姑押候再審。鼓聲冬冬然。令退堂矣。諸人悉出。玉生冀與半齋語。吏格之。不使近。玉生含淚返寓。不意寓中。乃有人候之久矣。



第六章 幸得深閨援 翻招豎子癡

嗟。玉生寄棲廡下。借住異鄉。痛老父之櫻災。悲一身之乏術。目覩如虎如狼之胥吏。曳其父而去。計無復之。則忽忽返寓。擬懇金元出而緩頰。比及寓廬。則華郎與英姑已坐候久矣。玉生見華英姊弟。則泫然曰。吾父已矣。英姑曰。玉哥勿效兒女子態。速述所見所聞。最要者。吾師曾承認與否。玉生乃斷續其詞。述署中所目擊者。英姑曰。哥知汝父之何以獲罪乎。玉生曰。妹乃不憶吾言乎。吾父蓋爲黃升誣攀耳。英姑曰。誠哉。誣攀妹與華哥固深信吾師之決無此事也。顧事無佐證。救師有心。雪冤無術。且哥能知誰令黃升誣攀乎。玉生訝曰。是則不可知。妹乃知之乎。英姑曰。妹方擬乞吾父出爲吾師營救。忽爲妹之乳媪所阻。妹怪而問之。乳媪告妹曰。竊物者確爲黃升。升竊物而被獲。吾父乃受以計。囑其誣吾師。明日師必受罪。而升則開釋矣。

玉生曰。是果何意哉。乳媪之言確乎。英姑曰。焉得不確。媪蓋于我家婢阿秋口中。誦知之。比聞阿秋已由吾父允給黃升爲妻矣。吾父蓋欲洩前日之恨也。賞花之日。吾父於酒酣忿悵之餘。解外衣。置諸廳事。其明日覓之。不可得。呼問黃升。升亦不假而出。吾父

知必爲升所竊。乃令秉三四出偵之。昨午乃獲之於酒樓中。升知不免於罪。及見吾父。則叩首請罪。吾父以足蹴之。出名片將送之入捕署。比將及門。吾父又令之回。婉顏謂之曰。汝知竊物之罪重且大乎。汝來吾家七八載矣。余待汝未嘗不寬厚。汝奈何負恩而竊余衣。升終不答。惟叩首如搗蒜。吾父又謂之曰。汝欲免罪乎。升曰。是固小人之所願聞也。特已犯罪。又無可道。要惟主人憐而哀之耳。吾父乃揮去。左右攜升入室。室中惟遺阿秋一人。遂指而給之。升又叩謝。乃教之語語。卽今日吾哥在署中所聞者。升既受異數。得密諭卽退。候於外。阿秋知吾父之溫旨。遂侈言於同儕。妹之乳媪乃從而誣之。方得其真相。揆度吾父之心。乃欲令吾師受尋耳。受辱則前日之恨可洩矣。深夜拂紙作函。今晨令他僕持函并挾。升入縣縣令與吾父固相交。有素。竟信之不疑。及拘吾師。初不料而爲他省之生員。不得已而押之候訊。頃者吾父又得令函入署。籌善後之法矣。玉生頓足曰。汝父何憤憤耶。汝父自來我家賞花。當筵斥逐。吾父似此奇辱。人誰能堪。吾父容忍不與汝父較。奈何反以爲恨哉。今若是。吾必與汝父理論。言已。返身而趨。英姑止之曰。哥將何往哉。吾父固在署中也。使哥而見吾父。與之爭論。而吾師受此。

誣陷終不能白。是吾哥欲救父而適以陷父於不義也。且吾父素性剛愎。卽吾亦不敢進諫。爲今之計。首以出師于罪爲第一重要事。此間典史冒炳奎。與吾父爲異姓兄弟。冒之子與華哥相善。炳奎又爲縣令之信人。余意不如納賄於冒。使向令前疎通。則事必有濟。玉生曰。余父之性情。妹當知之。無論客中無此鉅款。卽有之。吾父必以名節爲重。不肯作夤夜苞苴之請託也。華郎曰。余父固富有者。余試往商之。玉生曰。是必不可。借其資以救其所惡之人。乃必不成之事。英姑曰。然則奈何。妹意不如售師之花。得其資以納於冒。使之向令前關說。則事或有濟。蓋賞花之舉。固冒爲倡始也。玉生曰。妹意誠可感。余當請命於吾父。英姑曰。善。

玉生遂行。華郎曰。押所中玉弟一人。必不能入。余當挾資與弟同行。玉生不得已從之。果如華郎言。所丁得資。乃許二人入。玉生見父垂淚不克語。華郎遂代述售花之舉。半齋曰。吾誠不解一花之微。幾陷人於死。花而有知。當與我同伸浩歎也。余老矣。故鄉大好。可以歸矣。所不能置懷者。華郎及英姑耳。似此良子女。乃生富貴家。造物弄人。狡獪一至於此哉。英姑旣爲余設計。聽彼行之可耳。余捫心無愧。毀譽在所不問。余意納

百元於署中。以償汝父之失。則事亦可了。惟此償金。非假手於冒。不可。不過事一假手。卽多一枝節。曷不半售余花。得值以治事。餘花悉贈之。冒以謝其前日投骨之勞。余歸里時。固不願再攜此花同行也。惟餽金之使。誰實能之。華郎曰。冒子與我善。我能爲之。半齋曰。甚善。玉生乃與華郎逡巡出。華郎謂所丁曰。汝須善待先生。所丁鞠躬承命。華玉返寓。英姑尙未返家。遂告以一切。英姑遂倩華郎訪冒子。冒子廉得其情。逕告之。炳奎炳奎曰。百元之數。毋容售花而得也。可令秦氏子盡以其花納於余。余必爲之解其案。冒子遂以告華郎。令以是夜掘花置缶。昇入署中。且曰。此策奇妙。誰爲畫計乎。華郎曰。是吾妹英姑之策也。冒子曰。令妹年幾何矣。華郎告之。冒子曰。真可謂女中丈夫矣。華郎一笑。與之別。歸述諸英姑。并告玉生。依計而行。

明日。半齋果釋出。英姑聞師歸。走謁之。半齋謝其忱。獎其智。令玉生向之叩謝。英姑趨避不受。半齋曰。今而後。余不復入塾矣。入塾必遭汝父之怨。余當整理行裝。擇日歸故鄉矣。英姑曰。黃升竊物。不意吾父乃利用之。誠不知吾父果何心也。半齋曰。黃升恨我耳。汝父未嘗恨我也。英姑曰。師言何所指乎。半齋曰。此事余未嘗爲汝等言之。乃以

前日塾中所見告之。且曰。汝父不理家事。奴僕狡猾。運物門外者。有日矣。余屢見之。特未便與汝兄妹言之耳。汝家奴僕。恨我者多。固不止黃升一人也。今余將歸。汝兄聞已納貲。將出爲顯官矣。汝獨處閨中。事事必謹。必慎。境遇有難處。則以函告我。我力有所逮。必爲汝告。必爲汝謀。以盡吾八年教讀之情。英姑曰。謹謝師厚意。慘然而別。其明日。半齋作辭職書。令玉生授之。秉三。玉生將命往。秉三受其函。玉生乃覓華郎。不可得。詢之。知爲冒子。招去。口哺猶未歸。及夜。華郎來謁半齋。玉生問其與冒子作何語。華郎曰。無他。不過領略官場之儀節耳。玉生笑曰。兄如作吏。弟將詠同學少年多不賤之句矣。華郎亦以笑應之。

## 第七章 長亭慘離別 啞謎費猜疑

江文通有言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夫別者。人生不幸事也。死別則知其人之必死。頌禱乏術。藥石無靈。際於此時。揮淚而已。痛哭而已。其爲慘也。有忘情之日。若夫生別。則明知其人之愛我。厚我。一日天涯海角。目覩歸帆。北轍南轅。關心祖帳。挽之不可。挽留之不可。留逆料。既別之後。又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何地何境。再得相遇。是別。

也。比之死別爲尤慘。知其慘而無計。斡旋不得已。託之夢寐。曰千里或同夢也。不得已。託之心。肺曰兩心必相鑒也。不得已。託之魚雁。曰十日一書五日一檄也。凡此皆天下最傷心最慘情。最無可奈何之事。而人生於世。又莫不身歷其境而不能自解者。

或曰。方今交通便利。汽艘車輪。疾於星火。苟有不忍別者。何難朝發夕至。以圖快敘。不知斯言猶未深造。慘別者之心理。夫慘別之慘。非關路途之遠近也。一水之阻。一山之隔。一牆之界。一簾之障。苟爲心中人。彼處乎內。此處乎外。勢有所格。情有所扞。音響有所割絕。皆得謂之別也。皆得謂之慘別也。更有咫尺相對。脈脈不能作一語者。其不別而別之慘。甚於別而不別之慘。吾今者將一敘英姑與玉生之慘情矣。

金元雖深恨半齋。願其速去。彼蓋以爲兒女長大。本無勞師之培植。而半齋之寓廬。欲賃者不乏其人。半齋不取屋稅。無形損失者。有年。半齋苟自去。則屋稅可收。前恨可雪。故得其函心。乃大慰。旣而欲粉飾其假面。博取待師誠敬之美名。先期令僕祖帳。東門外。半齋攜子往辭。則匿而不見。第令華郎英姑代達其忱。華英不忍師之遽別。則隨之。至東門外。半齋出一紙。上書地址。蓋半齋原籍。粵之三水縣也。授之英姑。爲通訊之預。

備英姑誦之曰。師乃三水人。耶余祖。昔曾出宰三水。今吾華哥亦指任三水之典史矣。明年春華哥必可與師暢敘矣。華耶大喜曰。生實不知師爲三水人。記取明春生必登堂謁師。玉生曰。快哉。余兄弟又得把晤一室矣。第他日兄爲國家樑棟。弟一鄉曲儒生。相見之下。不有貴賤懸殊之感念乎。華耶曰。玉弟甚言哉。吾豈勢利者。半齋乃令二人速返。呼僕戒途。英姑謂玉生曰。哥其從此別矣。玉生慘然曰。相見或有期。妹希善事。珍攝。英姑曰。妹聞師言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今日之事。得毋相似。玉生不答。惟揮手促華英返。急與其父跨鞍南行。蓋是間至輪埠。尙有十餘里。輪將開行。不能不速赴也。

惟時華耶與英姑猶復癡立。睨視第見馬蹄得得冲散。夕陽而去。兩岸疎柳吹拂。其幅簷似欲挽住行人而不得焉。久之極目遙望。則見平地上黑點兩星。已不辨人影。秋風瑟瑟。吹袂生寒。僕人力促華英歸。華英不得已。乃隨返家。自是以後。華耶不復理詩書舊業。日與冒子追隨。欲速成作官之態度。英姑亦深處閨中。倩其乳媪學作女紅。而宅東十一號中。已另有卜居者。不復有華英蹤跡。書齋撤去幃隔。仍爲廣廳。作會客之所。

冒子。或來作竟日談。亦晤對於此也。

英姑自得半齋之陶鎔。已脫離女兒態度。吟風弄月。刻翠黏紅。鬪草簪花。調脂弄粉。尋常女兒。視爲恆課者。英姑概付缺如。以其高尚純潔之襟懷。發爲任俠好義之城府。華郎日事徵逐。研精趨附。詔諛之術。視英姑直有霄壤之別。顧自半齋歸去。英姑百無聊賴。閨中日月。不得不別事消遣。一日。金元呼英姑。英姑聞喚。則亭亭自室內出。修眉素頰。清麗透骨。着粉紅之衣。長裙壓地。輕倩若曳紫雲。霧髻挽雙翼。餘鬢覆額。珠瑱貫耳。容光四發。金元對之大快曰。英兒。汝父酬酢勞心。不復理治家事。儉父逃去。方得與汝敘家庭之樂。不圖汝已長成。若是也。汝父老矣。汝兄將爲宰他省。余得見余子之身躋仕途。余心甚慰。所不可置懷者。惟汝耳。汝年已長大。余必令汝得相當之地位。則余可了。向平之願。英姑聞言。亦不答。垂首弄帶。面頰移時。

金元曰。汝兄有客。今客當歸。汝兄或將入內也。英姑曰。客何人。乃終日不去乎。金元曰。客非他。乃吾異姓兄弟。冒炳奎之公子也。此子少年老成。熟於錢穀。徵納之學。吾深愛之。他日必能作健吏。汝兄自納貲後。已得冒公之助。運動此間縣令。密保上峯。三水之



行已在指日三水本繁缺而所入絕鉅會看汝兄一行作吏滿載而歸昨者冒公與余言言其子長大尙未聘媳選擇綦難而余與冒公肝膽相照異姓兄弟不如結爲姻眷則天緣必有易於湊合者余聞斯言頗以爲快冒子旣爲吾所賞識又與汝兄相得苟使親戚他日必得其臂助汝本純孝從無忤我之事余意如斯汝又無母汝不妨向我一言英姑斯時聞其父言本不敢置答顧聞其最後之語不覺驚心怵肺身戰不已耳驟鳴目驟眩倒身於椅面色泛白金元起視大駭曰兒有病乎華郎適自外至見狀亦駭急趨喚乳媪共扶入臥室灌以溫水徐徐始甦

華郎見其醒則走告於父且曰頃與冒茂言茂實有意於英妹已倩媒擇日來詢吾父矣父意將何似金元曰吾實深願方與汝妹言不圖其有疾而昏眩也汝往慰之乘隙一詢其可否華郎承命乃復入英姑室英姑已起坐面色亦輕紅潤英郎曰頃者吾父與妹作何言耶英姑泫然曰兄當已知之何喋喋爲妹願終身事父不作他圖兄其爲妹代達之華郎聞言頗以爲怪轉告金元金元答曰是女兒恆態也婚姻之事屬之父母且此事與汝前程大有關係不能盡顧一人之私見也媒來余自見之汝勿問華郎

曰諾。

第八章 出守南天去 飛槭北雁馳

冒茂者。冒炳奎之愛子也。取茂盛之意。命名曰茂。而人則以冒茂與冒昧嫌名。遂連其姓。而呼之冒。亦受之不辭於此。可知冒之爲人矣。金元與炳奎以金蘭之誼。視之如猶子。實則所爲善於錢穀徵納之學者。不過奉此等因合行仰卽右諭。遵令種種例行公事之口頭禪耳。官家子弟以之眩人。則有餘以之涉世。則不足。華郎年甫弱冠。出自書帷中。驟聆之已足。心折。況復冒茂日事徵逐。綠楊粉陣。春郊走馬。以看花紅杏村中。雨後提壺而拇戰。呼盧繼以喝雉。從舟又復登山鬥雞。則一博千金。奪豔則羣芳繞席。華郎目眩神迷。樂之不倦。日向乃父誑言以學習官方爲。矚名乘三索。賞供其浪用。所不悉其情者。惟金元與英姑耳。在華郎烏知冒茂醉翁之意。在彼而不在此。與之密者。實欲其信任也。導之遊者。實欲其忘形也。餽以運動之靈。通誘以陞遷之敏。捷實欲居奇而要挾也。彼自半齋蝴蝶花。賚夜賄人之際。知此妙策。出自英姑女中丈夫早已心折。無意中又詢其年齡。乘時而動華郎。特未之知耳。殆漸摩既久。華郎對於冒茂之親信。

已臻極點。冒茂乃謂華郎曰：吾二人之心性，自納交至今日，可謂水乳交融矣。願就余思之，朋友之情，有時或替親戚之情，無時或問恨，余不作女子身，否則必嫁君以酬君之情也。華郎曰：以男子而欲變爲女子，天壤間恐無此易事。若以朋友之相愛，欲進而爲親戚，固非不能達到之事。而况吾父於君父，本異姓兄弟，余二人苟情意相合，不妨各效嚴父之所爲，以全吾二人之交誼。冒茂笑曰：此表面之浮文耳，稱兄道弟，何補於真情。余意必使余二人爲最密之親戚，乃克有濟。余又恨無姊若妹，得與君聯秦晉之好，則余志可伸矣。余既與君成最密之親戚，異日宦途之上下，余必顧親情出熱忱。代君設法，想余父亦必以親情爲重而不之辭也。今已矣，夫復何言。華郎曰：是亦何難。君雖無姊若妹，而余固有妹也。余父對於君，本極賞識，余意此事，余父必久有此心。特未之言及耳。君曷不倩一父執，與吾父相善者，乘機言之。余父必不推託，而余與君從此以朋友而進爲親戚矣，不亦快哉。冒茂曰：事亦良佳，惟未識令妹，有是意否。且余聞令妹少小與秦氏子共讀，不知令妹有無感想。華郎曰：君奈何作戲言，侮我妹。無論秦氏子共讀八年，已有兄妹之嫌，卽以今日地位論，玉生已歸去，而君又宦家青年傑出之

才。吾。妹。卽。意。有。所。更。變。亦。有。吾。父。主。張。必。不。使。好。事。多。磨。也。冒。茂。長。揖。而。言。曰。兄。乞。恕。我。譎。言。余。二。人。今。已。爲。最。密。之。親。戚。矣。余。必。力。乞。余。父。爲。兄。設。法。

華。郎。歸。卽。述。之。於。父。金。元。本。有。此。心。竟。允。之。故。有。面。諭。英。姑。之。語。不。意。英。姑。竟。因。之。感。疾。金。元。不。之。顧。迨。冒。氏。以。媒。來。金。元。一。諾。無。辭。遍。戒。婢。僕。隱。闕。其。事。轉。瞬。殘。年。英。姑。病。少。瘥。而。華。郎。榮。任。有。日。矣。華。郎。初。計。得。冒。茂。之。臂。助。炳。奎。之。幹。旋。縣。令。之。推。轂。一。躍。卽。登。仕。途。孰。意。令。之。權。力。終。不。敵。宦。途。資。格。二。字。之。固。有。勢。力。令。不。得。已。夤。緣。其。友。得。三。水。縣。某。卡。總。辦。之。缺。聊。以。塞。責。華。郎。聞。之。大。恚。金。元。頗。不。以。爲。然。乃。謂。華。郎。曰。卡。優。於。作。吏。汝。之。財。運。乃。眞。亨。通。也。速。往。治。勿。憚。華。郎。遂。遵。父。命。治。裝。南。下。

方。秦。半。齋。之。偕。子。南。歸。也。玉。生。以。應。試。期。近。途。中。溫。理。經。籍。聊。破。長。途。寂。寥。比。抵。粵。中。覓。舊。屋。而。居。玉。生。非。生。於。三。水。者。粵。音。乃。不。可。辨。半。齋。亦。已。十。八。年。不。入。故。里。矣。舊。時。相。識。寥。落。如。晨。星。半。齋。雖。苦。岑。寂。願。以。生。還。亦。復。自。足。快。慰。殆。逢。新。歲。華。郎。出。守。三。水。之。約。將。次。屆。矣。乃。遍。偵。官。吏。之。有。無。更。動。新。舊。任。之。姓。名。籍。貫。竟。無。華。郎。其。人。則。亦。聽。之。既。而。縣。試。期。已。屆。半。齋。摒。擋。諸。事。送。玉。生。赴。試。縣。試。畢。竟。得。高。標。而。華。郎。至。矣。半。齋。

見之喜甚。玉生與之言。方知華郎乃爲釐卡之總辦。而非所謂官吏也。則亦一笑置之。自是以後。華郎十日中。必來訪一二次。玉生得一言語相達之人。極快意。便中間英姑近。況華郎第含糊答之。而益信冒茂之言爲有因。顧玉生斯時。方致力於府試院。試是年秋。竟名列膠庠。半齋之喜悅。固不待言。而華郎對之。反覺汗下。蓋玉生雖爲半齋之子。而就華郎與玉生論之。固同爲半齋之及門也。一則泮水芹香。一則關津混跡。相形之下。不能不自愧悚。

一日半齋忽得郵局中來一函。審其槭封。乃自黃山來。折而讀之。其詞曰。

夫子大人尊前。生不幸。生於富貴之家。耳濡目染。無非利祿諛佞。文繡膏粱而已。重以八載絳帳。藉知禮義。廉恥。生幼失所恃。嚴親外務。方殷。家政悉委諸秉三。生以伶仃孤苦之身。得荷指誨。及玉哥切磋。生方自幸。不意毀謗忽來。夫子舍我以去。自此閨中株守。無復名教樂地矣。去年冬。生之兄。因趨仕瑣屑。得冒氏之臂助。冒氏輾轉要挾。生兄志毅。爲重。竟以生爲孤注之擲。此事發生。生未嘗知之。僅得嚴親隱約之諭。事後咀嚼。知必有詭謀。生嗟痛之餘。竟罹二豎之厄。自後藥爐丹竈。困頓者幾三

月而生兄出仕之心已成畫餅。改作稅員。嚴父嘉其能獲利。促裝戒途。而生之一身。竟屬之儉父矣。生承夫子之教誨。知婚媾之事。當聽之父母。惟念生純潔之身。嚴父以生授於利慾薰心之徒。生實不甘。生以遭此奇變。計無復之。而玉哥共處有年。生早心折。今則遠在南天。雖心有所不安。亦無從覲面商略命也。如何天地間已無生立身之地矣。父命難違。兄心不測。生志不遂。誓蹈清流。以報夫子八年誨我之心。以酬玉哥共視相得之義。他日夫子與玉哥便來黃山。當覓生於山巔水涯。食生以麥飯。酌生以酸漿。生苟地下。有知常感夫子與玉哥之深情於萬一也。此書得寓目。生已撒手人間。不復相見矣。傷哉。 生黃英絕筆

半齋讀畢。手顫目眩。不作一語。

### 第九章 殉情甘赴水 報父轉生兒

惟時玉生入省。其父半齋急納函於懷。謂之曰。汝知汝父之何從得脫黃氏獄乎。玉生曰。兒知之。蓋納花於冒氏。賄令而解獄也。半齋曰。誰爲汝劃策。玉生曰。乃英姑也。半齋曰。若是則汝受英姑救父之恩矣。不思圖報。乃以尋常兒女鍾情之談。蠱之耶。玉生駭

然曰。兒未嘗有之也。無論兒未嘗以尋常兒女之情加之。英姑卽英亦非尋常兒女子可比。兒雖不肖。禮義廉恥。兒所深諳。奈何出此卑下之舉動哉。父何所見。乃以此責兒耶。半齋曰。兒勿悲。余亦深信汝無此舉動。然英姑已矣。出函授之曰。汝試讀之。

玉生展而誦之。大哭不已。且言曰。英姑何不幸哉。救父之恩。不及圖報。乃迫於憤激。竟戕其生。傷哉。傷哉。使兒在彼。必有以慰之。必不令其死也。半齋曰。是何待言。英姑惟計無復之。乃出此下策耶。玉生曰。兒必有以報之也。半齋曰。彼已死矣。兒雖欲報之。亦無餘地矣。玉生曰。英姑以救兒之父。輾轉罣誤而死。兒惟以死報之。庶足慰其貞魂。半齋曰。計亦良得。其如父之年老何。置老父於不顧。僅以一死報人。余不取也。且汝知汝母之何以死。汝父之何以受金元之誣陷而不之恨。汝父何以攜汝而遠遊。黃山。凡此皆有一段因果存乎。其間暇當爲汝言之。汝奈何不能容忍棄老父以殉人哉。玉生曰。兒聞命矣。所可怪者。華郎乃無一言語我。兒或問之。亦含糊以相答。不知今茲慘劇。華郎亦知之否。半齋曰。華郎利祿之徒耳。不足責也。彼或有不慊於汝。雖知之而不告汝耳。余意此事。彼不告汝。汝亦無容詢彼。所不可知者。英姑果死於何地。及何日而已。玉生

亦不語。惘惘而出。

今將一敍英姑矣。似此高尚純潔。任俠重義之女子。其臨命之慘狀。余實不能爲之着一字。下一句以增後人之悲痛。所可敍者。惟此正月望之夜。景耳。金元心胸之間。以子得腴缺。女得快壻。樂乃無極。則於是夜設小宴於園中之河亭。攜英姑共酌。英姑之病新瘥。弱不勝衣。得婢媪之扶持。乃姗姗而入。座。金元數盞入喉。狂態遽作。前此隱悶。不令英姑知者。到此自陳無諱。英姑知壻冒之局已成。摧肝裂肺。傷不能已。當筵力自抑遏。勉承色笑。金元頹然醉。

及日。園丁走告金元曰。禍事禍事。英姑失足荷池中。曳之已不省人事矣。金元大驚躍起。跣足往觀之。果英姑也。是時秉三已知悉。急令強有力之僕婦。曳之於地上。撫之如冰。而顏色如生。金元揮淚視之。胸前乃有一函。雖爲水所浸潤。而裂其外封。輕展之。字跡猶可辨。其詞曰。

兒不孝。願終身侍父。不願委身豎子。成局不可毀。惟以一死了之。父勿以兒爲念。金元怒。手裂濕紙。叱曰。癡兒自作孽。乃不慕富貴耶。掉臂不顧。秉三雖奸猾。對此慘狀。



心轉生悲。乃不告金元爲英姑治斂具。遣人往告冒氏。冒氏聞信。詈僕曰。吾家不慣娶死婦。汝速去。僕歸告秉三。秉三曰。是亦聽之。惟須媒氏一往詢之。他日乃有證。遂往告前所爲媒者。囑告炳奎。炳奎託以冒茂童稚癡見。不可勉強。經此波折。而英姑靈魂。乃留清白之名。是則秉三所不易知者也。秉三知冒氏無容納意。遂倉卒含視。覓地於西郊山麓。卽日昇而埋之。以殺金元之悲。在秉三固老於治事者。不知此際。金元固不悲而憤甚。彼蓋以爲失女必失好。於冒氏。冒氏不相善。則華郎不得助。華郎不得助。則他日鏟掘之術。必不利。若夫人情見死之慘傷。金元未嘗有也。由是言之。金元直不能以人類目之矣。

彼英姑之乳媪。其傷心之程度。乃大勝金元。蓋此乳媪抱撫英姑於茲二十一載矣。加以英姑喪母。一切衣食寒暄之瑣屑。悉賴此乳媪爲之維持。目覩英姑長成。苟得佳婿。則一身之溫飽。必有可恃。况復家無儋石。夫死子不肖。子遺之軀。舍依英姑。更無別計。乃一旦英姑玉隕。香消。前次預計之佳運。一齊消滅。俯仰身世。悲不自己。遂請命於秉三。願於英姑墓地。覆一廬以棲身。了其餘年。并爲朝夕奠飯之役。秉三鑒其愚忱。竟許

之亦不告之金元不半月屋已構成乳媪拼擋一切往宿墓廬從此紙錢蝴蝶血淚杜鵑黃土英魂得有幽明之慘伴矣。

若彼英姑所最敬之秦玉生者方洞房紅燭象板鸞笙爛其盈門新秀才作新郎也玉生鑿父之年老欲博父歡心不復提及英姑卽與華郎交亦漸疏粵人重文學見玉生少年英雋競欲壻之半齋乃爲之聘同邑林氏女天桃紅綻之時玉生行合卺禮夫婦相得甚諧林氏女事翁如父半齋心焉喜之玉生一意力學不事進取半齋亦聽之而彼華郎苟相見必力促其進身仕途爲他日榮宗耀祖計玉生笑應之亦不與之辨越三年玉生已得兩子一門之內融融洩洩以視英姑慘冷之家庭蓋不可同日而語。

一日華郎忽忽至謂玉生曰吾父沒矣余將星夜歸與君相善特來一奉別半齋聞此語扶杖而出勸慰之且曰親視含斂人子之本心然黃山距此南北太睽隔令尊旣已疾沒秉三必能料理汝長途跋涉務宜謹慎華郎含淚答曰謹謝師之厚意玉生曰君不慮途中岑寂乎華郎訝曰父死而子奔喪人情之常也奈何慮其岑寂乎玉生曰非是之謂也余渴想黃山舊旅思欲一尋舊夢余父雖年老有媳有孫當不寂寞余意不

如與君同行。在余有重來之便。在君有同舟之伴。不亦各得其所哉。華郎曰。甚願玉生乃發。其行篋似早經備治者。於是拜其父。慰其妻。撫其兩兒。毅然與華郎偕。

### 第十章 受德須酬德 生離不死離

華郎既料理卡中諸事。請假回籍。途中得玉生之伴。稍殺悲感。不半月。抵家。華郎悲哀之情。一如喪母。玉生仍覓宅東之十一號。適無賃居者。請於華郎暫住之。華郎命秉三代之料理。秉三見玉生。幾不相識。玉生問英姑之死狀。則以櫻暴疾對玉生。知其深諱。亦不之窮詰。入與華郎共治喪事。井然有條。華郎深賴之。而秉三頗憚玉生。屢向華郎言。其人不可恃。華郎不加可否。秉三亦無如之何。

既而華郎將葬其父。卜地於西郊。乃在英姑墓之左。華郎偕秉三玉生。共往覘之。果佳地也。遂即日鳩工。苦無監治之人。蓋秉三須料理家政。固無分身之術。彼此兼顧之也。玉生曰。監工者。監工之勤惰耳。余本無事。不妨代君爲之。華郎大感激。稱謝不已。玉生曰。惟住宿之所。山中何從覓得。秉三曰。是不難。英姑之乳媪。本在此間廬守。亦已有年矣。一榻之地。諒足供給。華郎止之。以日。玉生曰。弟胡爲者。令妹櫻疾。以沒。余於三年前。

已。知。之。所。不。與。弟。言。者。乃。恐。令。尊。故。隱。其。事。不。告。弟。耳。華。郎。曰。承。情。可。感。弟。之。不。以。告。兄。者。乃。虞。傷。師。之。懷。抱。耳。非。有。他。意。也。

是時乳媪已由秉三招至。顧玉生曰：是非秦家玉郎耶？長大乃若是矣。嗟我英姑少玉郎，僅兩歲一對璧人，英姑偏遭如是之慘，良可悲也。玉生曰：媪且勿絮絮，速偕我往汝屋中。我儻笑將休息也。玉生遂與華郎秉三別。傍晚華郎又命僕攜玉生行篋來，并餼糧之屬。是夜僕亦露宿於墓廬。詰旦方去。自是以後，英姑墓前乳媪以時上香。玉生必偕往展拜，而金元墓工越一月方竟。玉生奔走督治，不遺餘力。華生得竟工之訊，擇日舁其父棺葬於墓中。臨行將偕玉生俱返，且曰：兄勞矣，盍歸休。玉生曰：墓工今夕乃至要之際，余既留此一月，已不爭此一夕也。華郎不得已聽之。越日諸工悉完備。玉生乃出一函，謂乳媪曰：余有所需，汝以此函入城授之華郎。今夕汝不必歸，余爲汝守屋可矣。明晨汝必偕華郎至此。乳媪曰：此山離城雖曰坦途，然亦不下二十里。今且傍晚矣，入城當在半夜叩關而入。媪慣爲之，畢竟有何要事？乃急急爲玉生曰：媪勿問，第爲之可耳。

媼不得已持函竟行。魚更三躍。乃抵城。叩門而入。忽忽投黃氏柵。柵夫詬諍良久。起而啓之。見媼。又大詈曰。汝報喪耶。半夜入柵。不虞擾人清夢乎。媼曰。城門尙可啓。何況柵門。汝真情極矣。言時。逕造門。連擊之。門者啓而讓之入。媼曰。速報華郎。余有要函奉彼也。門者曰。汝自入內可耳。媼急如其言。叩內扉。華郎驚起。媼如玉生言。授函華郎。華郎折而誦之曰。

嗟我華弟。與汝別矣。自今以後。天之下。地之上。不復能覓我蹤跡矣。今乘未死之際。一切前因後果。急爲弟一剖白之。當二十年前。令先祖服官三水。兄之父母爲仇家所誣陷。幾斃於獄。兄時尙在襁褓。兄母停辛茹苦。撫我育我。兄父母自分無生全。不意令先祖秦鏡高懸。一訊得以平反。兄父母遂得出獄。而兄母悲憤之餘。竟爾病沒。兄以失母之兒。招人乳哺。逾年。兄父獲雋。方冀得報。令先祖恩於萬一。而令先祖適升任以去。兄父株守家園。計無復之。仇家耿耿虎視。在在堪虞。時兄已斷乳。乃挈兄遊閩。遊浙。遊蘇。遊豫。終乃遊皖。抵黃山。而令先祖已歸道山。及身恩澤。未報涓埃。承令尊見招。兄父私心竊喜。以爲不能報於令先祖者。得以轉教其孫爲酬德之地。不

意奴僕構訟。花草生冤。兄父一再容受。不怨令尊。皆所以忍辱而隱報前德也。兄雖年長。此事亦未之前知。令妹捐軀之後。兄父乃細爲告誡。兄以英妹之憤激而死。實出於令尊欲強壻冒氏而冒之。敢延媒妁者。實緣於英妹援救兄父而發生。若是則令先祖之恩未報。幾微而英妹救父之恩。不惟不能報。反致英妹因之而捐生。兄之罪大矣。百身莫贖矣。兄得英妹郵置。兄父之絕命書。卽欲一死以報英妹。徒以老父子身。舍父以死。父將焉恃。不得已歛哀。塞痛。容忍者三年。娶婦而賢生子。而育兄所以報父者。於此略盡。適弟丁外艱。兄得乘便入皖。重以監工之職務。得瞻英妹之佳城。因是兄願索居山隈。相時擇地了我。餘生今茲令尊已棄塵世。家政悉賴弟支持。秉三非善與者。弟宜事事審辨。兄蓋自幼見之。識之不敢不爲弟忠告。兄父兄妻及兩子。遠在粵中。有函兩通。乞爲代轉。兄父或攜家人來皖。尙乞弟念兄平日之情義。一爲照顧。兄今市得霜鋒。乘此月黑天高。風寒星落。將自剄於英妹墓前。以報救父之恩。嗚呼。生前共學。旣作知音。死後遊魂。當能相見。華弟珍重。速收兄蛻。秦玉生

絕命書

華郎讀竟。投書於地。促媪曰。速返。速返。猶可及也。媪曰。究何事耶。華郎急披衣。且著。且言曰。玉生自刎矣。媪大哭曰。傷哉。果何爲耶。華郎不及答。篝燈呼僕二三人。持炬飛奔及城。天已明。投炬疾走。至墓已將午。僕有捷足先至者。則呼曰。死矣。死矣。此後情形。則已於第一章言之。茲不復述。

華郎既遭此變。則發電告半齋。半齋覆電。則曰。挈眷來。華郎遂爲玉生治棺具。停之墓廬。令僕二人守之。媪則留城中。逾十餘日。半齋偕其媳與孫。俱至。華郎留之宅中。玉生之妻。悲傷達極。點幾欲絕粒以死。且曰。吾夫能報救父之恩。吾不能不殉。吾夫厥後。半齋曉以大義。方勉留餘生。華郎乃於己宅爲玉生發喪。半齋曰。及身之恩。不能及身。以報。反令兒輩代償。余所未料也。華郎曰。玉哥與英妹。既共出於義憤。卽不可以尋常兒女比擬。生意不如合葬以全其心跡。半齋允之。自是以後。半齋撫孫留黃山。邢秉三亦辭去。華郎自理家政。不復作從政想。清明寒食。西山山隈。見有滿種蝴蝶花者。卽玉生英姑埋骨地也。

生泣  
輯珠

# 輓 聯 指 南

(折六) 角五洋大價定 册一

輓聯於應酬場中。用途最大。故編爲專書。本編所選。均擇其統用者。以備臨時採用。並詳述其移易典故。變換字句之法。所選各聯。均詳註其典故。細解其意義。初學讀之。可以一目了然。無須再翻字典。各聯門類略備。每類一聯。以爲法式。間有二三聯多至七八聯者。內容自是不同。非駢技也。本編於格式做法。反覆議論。不厭求詳。不獨輓聯。爲然卽壽聯喜聯。亦不能越此範圍。舉一反三。是在讀者。

##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枕亞浪墨三集卷七

詩夢鐘聲集

賀年片

花筒

(分詠)

寸楮迎新應忌白  
丈蓮出劫自生青

喜報寸箋書吉利  
光分一炬現優曇

鐵馬

春牛

(分詠)

檐宇拓開爭戰地  
郊原鞭出豔陽天

千騎風馳乘黑夜  
一鞭日暖逐青陽

角

尖

(嵌字)

巾角效顰名士癖  
鞋尖點拍美人愁  
鴉梳丫角珠娘小

口角春生三寸舌  
眉尖秋鎖十分愁  
名妓自然能角藝

蟹換團尖玉局饒

庸奴只合喚尖頭

南霽雲

送竈輜

(分詠)

嗜粉將軍飢勸食  
含飴司命醉扶乘

指已淋漓驚一座  
肩誰擡舉上諸天

梅妃

鼈

(分詠)

誦詩志趣希周台  
作賦才華並陸潘  
一斛空邀天子寵  
重裙應笑老僧饒

長門秋雨珍珠斛  
元圃春風黝甲裙  
賦物多才伴謝女  
臨門有客笑逋仙

徐福

燈節

(分詠)

千年種裔開三島  
一夕風光占六街

漂母

鸚鵡

(分詠)

一飯能資劉季業  
千秋空惜禰衡才  
淮水流芳人壁絮  
隴山思舊客開籠

醉蟹

公子飲鳩悲入甕  
奸雄鑄雀喜登臺

李清照

一卷琳琅箋漱玉  
萬枝錦繡帳銷金

熊

田河曾叶周王夢  
出塞猶承漢帝恩

曹操

感恩淮市無雙士  
作賦江東第一才  
裙釵名附漢三傑  
簾幕聲呼李十郎

(分詠)

木芙蓉

(分詠)

王昭君

(分詠)

夫婿庸材情婦怨  
神仙豔福酒人緣

爾亦有脂誇白玉  
妄非無貌誤黃金

胆○有○遺○丸○賢○義○範○  
面○猶○遍○炙○義○人○村○

佛印

秋千

(分詠)

新○詩○偶○借○藏○春○韻○  
古○戲○偏○訛○祝○壽○詞○

話○雨○玉○堂○陪○學○士○  
禁○烟○金○殿○戲○宮○人○

秋菊有佳色

(碎錦)

佳○節○有○情○懷○菊○婢○  
深○秋○設○色○到○楓○人○  
菊○餐○秀○色○宜○秋○士○  
萍○賦○佳○篇○有○夏○侯○

有○限○秋○光○籬○餞○菊○  
大○佳○春○色○洞○藏○桃○

謝道韞

菘

(分詠)

解○圍○曾○蔽○青○紗○障○  
試○味○應○推○白○箭○竿○

一○庭○柳○絮○吟○來○似○  
千○里○蓴○絲○愧○不○如○

自有神情伴顧婦  
可無風味慰周郎

西泠橋

(碎錦)

深院梨花西月墮  
畫橋楊柳小風冷  
橋梓西周美姬旦  
宮商中古創冷淪

後先西漢橋楊學

軒輕中泠劉陸評

得名西蜀題橋客

知味中泠品茗人

蠟梅

紅娘

(分詠)

書貯一丸春寄范  
香燒三炷夜隨崔

無味嚼來輸赤脚

有心撮合做牽頭

梁紅玉

(鴻爪)

泥落空梁窈窕白  
玉埋深院淚猶紅

遺老

鷗

(分詠)

江山不與人同壽  
天地能容鳥獨閒

節矢窮山奴戀主  
盟寒秋水鳥嗤人

天中節

(鴻爪)

人間氣節金錢外  
天下英雄掌握中

西瓜燈

汽車

(分詠)

徹蒂空明圓替月  
繞輪旋轉遠拖烟

李泌

雀

(分詠)

瓜熟何堪三度摘  
梅殘猶向一枝爭

身辭宰相還山去  
心怯王孫挾彈來

老少年

蚌

(分詠)

萊衣秋試婆娑舞  
佛像寒生舍利光

梁紅玉

黃包車

雁正來時呈色相  
鷓方爭處誤機心

(分詠)

南渡無人餘粉黛  
中央有客逐風塵

象牙雞肋

(碎錦)

世事雞蟲無味肋  
人心蛇象有貪牙

哈巴狗

地藏香

(分詠)

吠到華人應號桀  
熬殘心事不忘張

千里馬

曹大家

(分詠)

半生汗血老猶壯

幾輩死留金骨貴

一代文章妹助兄  
槽櫪生涯關塞夢  
裙釵身分史官才

雁足書

成行柱雁春調瑟  
足學囊螢夜讀書  
聲驚斷雁衡陽浦  
足笑添蛇孟德書

蘋婆果

綠浮翠鈿前因在  
紅上金箋附尾多

鱸魚

半江紅樹新秋價

印泥

阿兄生入玉關來  
黃金骨為燕王貴  
青史名分漢代香

(鴻爪)

雁聲到枕新寒足  
鯉腹遺書舊誼多

(分詠)

秋娘老去思風味  
名士留題證雪痕

不倒翁

(分詠)

鄉味尊偕三尺雪



一撮黃泥自在身  
空江一尺竿垂雪  
實地雙趺杖謝雲

月餅

蟾

(分詠)

脚跟蓬轉一團泥

一規味勝紅綾供

三足人呼白玉仙

製出輔興愁鏡破

戲來劉海幻錢多

素娥

(三唱)

字宗素旭名成草

魂斷娥英淚染筠

話對素心蘭並臭

恨留娥淚竹成斑

一枝素豔無雙品  
八字娥碑絕妙詞

露珠

咳唾九天留寶相  
慈悲一本證菩提

娑婆樹

風荷乍展看無數  
月桂同栽說不經

(分詠)

芋芳

先生角里收兼栗  
舉子蟾宮折借梯

月中桂

(分詠)

新嫁娘

夫婿多情眉畫月  
主司瞎眼子遭霜  
廚薦春盤羹洗手  
甕藏秋實餅生香

柿

(分詠)

香珠稻

適逢凶歲應同價

自鳴鐘

昨夜心驚今夜喜  
生時味澀熟時甜  
逐犬逐鷄都是命  
近朱近墨兩無心  
粒粒含芳量玉食

(分詠)

催送流光是此聲

鴨卵

鴨蘭蹟尙臨湘著

鴨蒜名從胡國來

鴨頭船制傳諸葛

鴨色天詩詠大蘇

鴨綠波痕春過雨

鴨青天色夜無雲

新世界

鳳閣巢新鳴盛世

鴻溝界定失雄圖

蓉卿

衡嶽蓉峯飛匹練

時時得意作金聲

(二唱)

鴨爐句詠范成大

鴨硯銘傳蘇子瞻

鴨知江水三春暖

鴨累河山半壁危

(碎錦)

新樣頻翻看世事

殘棋亂界劫河山

(三唱)

李耶蓉識占人鏡

杜陵卿月照孤愁。  
一篇蓉詠郎腸斷。  
兩字卿憐我意癡。  
死疑蓉化難忘婢。  
生得卿憐不羨仙。  
秦制蓉冠三伏戴。  
漢稱卿寺九人居。

新世界

文虎

關開天地泥城畔。  
飛入將軍墨壘中。

睡鞋

哈哈鏡

春藏繡鳳尋難見。  
人效山雞舞不休。

王婦卿稱贈藁砧。  
蜀宮蓉月銷金帳。  
虞代卿雲紀瑞歌。  
石寓蓉城仙主夢。  
宋褒卿子冠軍賢。

(分詠)

牆外馬嘶芳草地。  
燈前獵較小圍場。

(分詠)

被底鈎春香一握。  
屏前顧影笑千場。

假山

重陽糕

(分詠)

米聚。巒形。謀。溯。馬。  
 粉團。蠻像。異稱。獅。  
 米。顛。笏。學。蒼。蒲。拜。  
 常。衰。杯。同。惹。苒。嘗。  
 如。對。尙。書。楊。借。白。  
 不。曾。題。字。宋。嘲。劉。  
 澗。石。句。來。裴。相。宅。  
 粉。瓷。香。入。宋。郎。詩。

外交

西風。烏帽。青山。外。  
 大澤。羊裘。白水。交。  
 談禪。學士。輸。方。外。

不藉。巨鼈。施。力量。  
 偏多。小鹿。置。心頭。  
 華孫。戲。錫。三。峯。號。  
 劉子。靳。題。一。字。詩。  
 藥草。上。時。苔。盡。掃。  
 菊花。開。處。棗。分。香。  
 失盡。匡廬。真。面目。  
 製成。獅。鹿。小。模。型。

(七唱)

東去。江流。鴻。氣。外。  
 北來。人。覓。狗。屠。交。

多病。襄陽。疎故。交。

兵

化爲。日月。銷兵。氣。  
別後。風霜。戀舊。巢。  
刺人。而殺。甯非。我。  
作客。難歸。却羨。君。

秋燕

公。寵。州。吁。終。亂。國。  
主。辭。關。盼。剩。空。樓。

(分詠)

西施菊

電話

三。徑。花。明。疑。屨。響。  
一。堂。絮。答。訝。筒。靈。

(分詠)

前。身。舊。屬。陶。家。豔。  
幻。響。疑。聽。孔。壁。經。

漁燈

菊花山

瓜。洲。岸。畔。兩。三。點。  
太。華。峯。頭。重。九。天。  
一。星。幽。火。叉。頭。照。

(分詠)

愁。眠。夜。半。參。橫。北。  
醉。祝。嵩。三。壽。比。南。

九。月。新。霜。嶺。上。多。

蝙蝠

圍碁

(分詠)

驢。背。仙。人。身。後。化。

蕭。寺。夕。陽。飛。暗。壁。

虬。髯。帝。業。眼。前。輪。

徐。樓。勝。跡。占。明。湖。

鳶。口。命。懸。仙。笑。鼠。

果。老。千。年。成。大。道。

虬。髯。局。負。主。驚。龍。

坡。公。一。子。定。中。原。

伯勞

萍

(分詠)

冤。鳴。蘆。絮。三。聲。血。

孤。子。冤。魂。猶。化。鳥。

愁。蛻。楊。花。一。夢。痕。

前。生。薄。命。亦。稱。花。

飛。燕。翦。分。千。里。影。

游。魚。刺。潑。一。池。星。

襪

教書先生

(分詠)

馬。嵬。坡。前。遺。一。握。

塵。生。微。步。春。波。漾。

皋比座上說干場

朴凜嚴威夏楚施

銀瓶

鶴

(分詠)

妾心恨共寒漿迸  
官俸廉分冷署多

岳王死後冤沈女  
丁令歸來骨化仙

燒鴨

電梯

(分詠)

拘頸去毛偏誤客  
摩肩聯步擬登仙

半夏

韭花

(分詠)

鏡圓中伏光生熱  
帖寫晴朝字亦香

薰風靈藥攜鋤候  
夜雨嬌芽試翦時

冰

雪花粉

(分詠)

冷貯玉壺心一片  
光分銀海頰雙勻

蘧章病臥寒生被  
道韞吟成香滿奩



日本人

狗

(分詠)

瀛。客。屐。聲。聽。誤。雨。  
張。仙。畫。像。祭。稱。星。

島。國。下。流。名。說。浪。  
豪。門。上。客。盜。稱。雄。

靈蛇髻

田雞大礮

(分詠)

獻。媚。妖。徵。亡。魏。兆。  
攻。堅。怒。鼓。沼。吳。心。  
銜。珠。羞。縮。同。心。結。  
驚。爆。疑。聞。沸。耳。聲。

魚。水。承。恩。神。助。豔。  
蟲。沙。歷。劫。怒。餘。灰。

穹漢

(二唱)

穹。空。幽。人。薰。伏。鼠。  
漢。與。沛。水。起。眞。龍。  
穹。碑。蝸。蝕。千。秋。字。  
漢。苑。鶯。啼。萬。古。春。

穹。廬。秋。冷。胡。天。月。  
漢。殿。春。回。御。苑。花。

刺然

(七唱)

好學蘇秦錐自刺  
校書劉向杖能然

傍身枝亞薇多刺  
照眼花明榴欲然

趙飛燕

二十四

(分詠)

嬌倚新妝肥瘦別  
集成舊史古今賅  
禍水不懲終滅火  
信風徧試尙餘花

殿角春風妃子舞  
橋頭明月玉人簫  
皇孫奇禍謠成讖  
表聖閒情品到詩

鼠

易牙

(分詠)

嫁女居然人有禮  
殺兒畢竟父無情

穿墉技速亡身禍  
調鼎才多誤國人

葭瑄

彈詞

(分詠)

一線陽和吹乍轉

消息陽春占玉律

幾朝興廢說都難  
消息陽生吹欲動  
是非身死管何能

### 蘭芳

蘭刈穆公徵必死  
芳流元子感平生

興亡華夏訴銅琶

(二唱)

### 文虎

多士從風揚武烈  
是兒奔月認前身  
幼婦妙辭崇正格  
歌耶小字亞名花

### 梅蘭芳

仿從黃絹碑中字  
演出紅樓夢裏人

(分詠)

### 隨清娛

### 電燈炮

(分詠)

蠶室春秋雙命

誤爾終身悲腐史

鮫宮世界一浮漚

方斯幻影證禪經

九曲橋

陳情表

(分詠)

織女迴腸期鵲渡  
慈孫瀝血寫烏私  
折腰人向飛虹繞  
隕首官辭洗馬徵

節節鞭痕東海跡  
行行墨淚北堂思  
人效蟻旋行水面  
臣知烏哺乞天恩

尼姑

愛情

(分詠)

一片婆心輸佛子  
十分魔力困英雄  
南海朝宗花獻佛  
西方造像石司神

劫火憐他妙師父  
搗泥癡絕管夫人  
離合潘陳終是夢  
爾儂管趙欲無身

紅菊花

晴雲

(分詠)

獨抱丹心全晚節

生持晚節應啼血

最憐白骨誤虛名。  
三徑夕陽秋士影。  
一江寒豔美人魂。  
秋容嬌暈三分醉。  
芳詠癡招一縷魂。

### 萍社文虎

繡虎藁傳春社詠。  
蔭魚萍考夏侯文。  
蓮社高僧能伏虎。  
萍舟文士等浮鷗。  
虎乳子文興楚國。  
燕迎戊社到萍鄉。

死種愁根尙斷腸。  
漉巾處士酡顏對。  
撕扇佳人笑臉開。

### (碎錦)

春江萍聚營鶯社。  
文火茶煎品虎跑。  
秋闈龍虎開文榜。  
春社雞豚聚客萍。  
虎阜棠花喧社鼓。  
鴨江萍葉暖文茵。

### (分詠)

### 長至日

### 碧螺春

工部詩情葭瑄裏  
洞庭山色茗甌中

滕玉

鶴窈魂化千年碧  
驥索春回幾瓣紅

虞美人

錦幃幾叢新楚舞  
玉壺一片老彭心

夾竹桃

紅雨一簾湘女淚  
白雲兩袖野僧衣

吳西庚

東國觀光吳季子

九九消寒圖 (分詠)

冰豆腐

貞姬魂魄猶依草  
寒士家風並斷齋

袈裟

(碎錦)

京洛東遊吳道子

西。湖。浮。夢。葛。長。庚。  
南。謫。賈。生。庚。賦。鵬。  
西。征。吳。漢。甲。攀。龍。

染塵

染。衣。李。固。登。科。夢。  
塵。襪。陳。思。作。賦。才。

冰豆腐

草。先。螢。腐。螢。生。火。  
豆。以。蠶。名。蠶。喚。冰。  
冰。炭。不。容。詩。泣。豆。  
物。蟲。生。腐。語。徵。蘇。  
冰。硯。含。華。儒。不。腐。  
靈。沙。賁。豆。吏。偏。能。

夜。郎。西。謫。李。長。庚。  
西。子。亡。吳。蠶。去。國。  
長。庚。破。蔡。狗。邀。功。

(二唱)

染。色。非。真。悲。素。質。  
塵。心。未。淨。愧。青。山。

(鼎足)

腐。儒。坐。井。光。雙。豆。  
妃。子。敲。冰。玉。一。枝。  
冰。鼠。藏。毛。能。免。腐。  
野。蟲。響。豆。欲。催。寒。  
草。徵。先。腐。燐。生。火。  
豆。種。相。思。淚。結。冰。

腐根。浮。火。籬。開。豆。  
天。晝。留。冰。瓦。作。花。

鶴珍

杜。荀。鶴。豈。農。家。子。  
徐。伯。珍。真。隱。者。流。  
閩。苑。鶴。書。勞。使。者。  
靈。山。珍。囊。薦。君。王。  
刺。史。鶴。觴。來。北。海。  
至。尊。珍。御。重。南。都。

明思宗

冰箸

天。子。輕。生。山。萬。歲。  
貴。妃。好。弄。玉。交。枝。  
蓬。頭。去。冕。榮。非。辱。

(三唱)

衣。披。鶴。斃。神。仙。侶。  
斛。賜。珍。珠。薄。倖。郎。  
猴。嶺。鶴。昇。王。子。駕。  
邛。陽。珍。賞。簡。文。盤。  
華。表。鶴。呼。丁。令。字。  
握。中。珍。惜。浪。仙。詩。

(分詠)

直。使。風。聲。催。聖。駕。  
合。陪。雪。骨。侍。寒。筵。  
魂。淒。萬。歲。山。頭。月。



觸指排籤假亂真  
十七年來憂社稷  
一雙手冷玩琉璃  
尊終應識藏頭脚  
熱不因人度齒牙

慰萱

漢帝慰資懷夢草  
吳儂萱號療愁花  
故人慰沃通魚素  
別種萱名號鹿葱

孫夫人

學詩初步

(分詠)

投江終誤周郎計  
入室誰儲子建才

指冷長生殿裏人  
身亡紅閣垂奇烈  
牙列朱簷啄曉寒  
自經棠樹陪王監  
佐嚼梅花贈道人

膝下慰情憐弱女  
胸前萱怨帶宜男

江邊哭奠捐軀日  
門外推敲入手時

難得英雄爲贅壻

執刀婢每驚嬌客

漸知風雅啓蒙童

擊鉢君應讓宿儒

先主見時常戰競

後生習此解吟哦

守拙

(二唱)

守約獨推施舍勇

守鶴寒支風雪地

拙藏易盡魏收才

拙鳩樂喚雨晴天

守宮默默砂猶豔

拙宦年年釜有塵

珠圍翠繞

(碎流)

山色四圍浮遠翠

淚珠拋盡腰圍減

雨珠跳白繞船寒

翠鎖眉峯繞亂愁

暮捲珠簾寒翠袖

黃花。香。繞。小。腰。圍。

炭

國會議員

(分詠)

刺。趙。曾。聞。吞。豫。讓。

位。置。金。爐。雄。熾。獸。

入。燕。共。喜。作。劉。耶。

圍。攻。鐵。騎。險。成。禽。

南。海。孤。邱。生。異。木。

侍。女。行。廚。應。燕。玉。

北。京。兩。院。萃。英。材。

諸。君。入。院。戒。緘。金。

雪。中。相。送。由。來。少。

日。下。重。逢。此。輩。多。

福爾摩斯

守歲燭

(分詠)

說。部。大。名。齊。卡。脫。

偵。探。案。譯。華。生。筆。

火。山。烈。燄。侈。隋。煬。

博。塞。愁。消。杜。老。詩。

永茂

(一唱)

永。新。豔。著。宮。娥。號。

永。夜。愁。聽。更。四。五。

茂叔閒評君子花

永言孝思詩作則

茂才異等詔求賢

鄭康成

侍坐春風多慧婢

旅行蜜月小游仙

議員

代表黃人君有責

沈淪黑籍爾何冤

狄青

書授春秋師范氏

局翻黑白記楊妃

薛濤

茂林樂敘日重三

新婚

(分詠)

鴉片

(分詠)

貓

(分詠)

梅

(分詠)

枇杷門巷留遺跡  
松竹園林證舊盟

劍寒

劍閣鈴淋殘雨夜  
寒山鐘警曉霜天

范蠡

五湖歸隱朱無產  
一榻橫陳黑有鄉

墨床

(分詠)

名動詞人裙下拜  
夢回妃子額邊妝

(二唱)

上錄詩鐘係三年前萍社應課之作當時倉卒急就未暇推敲優劣互見續集所載未加選擇且多遺漏特就已錄者汰之未錄者補之得若干聯如左 枕亞埒識

張錦暉  
張篋編

口  
琴  
的  
吹  
法

一册定價  
大洋五角  
(七折)

本書編者黎張兩先生。爲當今音樂大家。所著音樂書籍。無不風行海內。本書爲其最近所輯。共分五大章。一二兩章說明口琴之基本學識。如口琴之歷史構造及音符譜表拍子等等。極爲詳盡。三四兩章指教口琴之吹演法。在一般之吹演法外。加入編者個人演奏口琴經驗所得之種種技竅。俾使學者得在最近期內學成演奏口琴之法。第五章乃爲選曲。有最近風行之新曲四十隻。以便學者按譜演奏。全書內容完善。編製週到。且以淺顯之文字。敷述高深之學理。能使雅俗共賞。不致學者因文字之程度。而有參差。此尤足爲同類書籍中之別出特點。備有口琴者。均宜人手一編。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